

國父的一生

蔣星德 編

民國 32 年 12 月

分類號	005.31
著者號	4462-2
種次號	

* 1116518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

中央決議尊稱

總理孫先生為

中華民國國父

編者謹將此書獻於

全國同胞以誌紀念

國史館藏書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176776

國父的一生

蔣星德編



國父遺像

編者敘言

國父中山先生逝世六十週年紀念，自非深不備，特將其生平一略，以誌哀思。二十一年一月一日。編者

傳記文學在我國歷史很早，但時至今日，我國爲傳記文學最不發達的國家，實在是一件很可遺憾的事。

寫傳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對那人的生平有透澈的了解，同時對於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有充分的認識，至於敘述忠實，文筆流利，尤其餘事。這幾個條件達到了，做一般的傳記可以勝任愉快，但做國父的傳記，還是要感覺很大的困難。

國父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思想家。這樣一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革命領袖，本不是區區文字所得形容他的生平於萬一的。但我們爲紀念國父的一生，予全國青年以永久的好模範起見，不得不把國父的生平，做一部忠實而活潑的

傳記。爲了敘述的方便，編制的醒目，以及使讀者容易得到時間和空間的概念計，本書將國父的一生，分爲三個時期。又根據這三個時期，分爲三大編，另加附編，合成全書四大編。本書的編制如下：

- 第一編 少年時期（一八六六——一八九一）
- 第二編 壯年時期（一八九二——一九一六）
- 第三編 晚年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五）
- 第四編 附編

國父中山先生的事業，是有聯貫性的，並且像國父這樣堅毅勇敢的革命家，可以說永久是年青的。但爲了方便起見，我們不得不把國父一生的事業和生活，分成少年壯年晚年三個時期。國父享壽六十歲，但我們不能很規律地把每一個時期定爲二十年，因爲這少年壯年晚年三個時期，雖然是人爲的區別，但在生活上却也有自然的區別。

從一八六六到一八九二年，是國父出生到脫離學校生活的一個時代；在二十七歲以前，國父在生活上是學校生活，在革命運動上是宣傳時期。從一八九二到一九一六，是國父實際革命的時代，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他親自指揮革命，他推倒滿清政府一手造成中華民國；並且從人類的年齡上，二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確是一生最壯健的時候，一九一七年，國父年五十二歲了，五十二歲在一般高齡的人也許還不算晚年，但從國父的一生看來，五十二歲以後他確乎入於晚年時期了；並且在革命方面，國父從實際革命走到確定革命理論時代了；在政治方面，國父從倒袁運動走到護法運動了。所以本書的三個時期，代表國父一生事業的三大階段，是最適當不過的。

寫成這樣一本書，所用的參攷資料之多，當然是在人們意料中的。在這裏把引用的參考資料，一一寫出來，是不可能的事，現在只把比較重要的寫在下面，以供讀者參攷。

本書重要參考資料

三十二年十二月於陪都南溫泉

附本書重要參考資料

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國父著 孫文自傳（孫文學說第七章：有志竟成）

國父著 倫敦被難記

國父著 倫敦被難後自撰之生傳

林百克編 孫逸仙傳記

宮崎寅藏著 孫逸仙傳

胡去非編 孫中山先生傳

胡漢民編 總理全集

甘乃光編 中山全書分類索引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 總理年譜

吳稚暉編 中山先生年表

甘乃光編 孫中山先生年譜

鄧慕韓編 孫中山先生年表 *Biography of Chinese Revolution*

馮自由編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册及中册

陳少白述 興中會革命史要

鄒魯編 中國國民黨史稿

文公直編 中華民國革命史

大同學會編 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

鄒魯編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

宮崎寅藏編 三十三年落花夢

斷水樓主人著 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

蔣中正著 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

國父的一生

古應芬著 大元帥東征日記

黃昌穀述 中山先生之生活

黃昌穀述 中山先生北上及逝世之經過

汪兆銘述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三民公司出版 孫中山先生軼事集

盧夫人述 中山先生歷史函

宋慶齡著 廣州脫險記

建國書店出版 建國月刊各期

Sun Yat Sen : "Kidnapped In London", Bristol : J. W. Arrowsmith Ltd.

Sun Yat Sen : "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

甘文忠譯 孫中山先生年譜

吳清源譯 中山先生年表

國父的一生

目錄

第一編 少年時期（一八六六—一八九一）

第一章 國父的幼年生活

- (一) 時代在需要着一位革命領袖……………(一)
- (二) 中山縣翠濠村……………(三)
- (三) 國父幼時的家庭……………(六)
- (四) 國父的父親……………(十二)
- (五) 讀書和遊戲……………(十五)

(六) 天才與懷疑.....(二九)

第二章 國父幼年的膽量和見識.....(二六)

(七) 一件劫案所生的感想.....(二六)

(八) 指斥惡吏.....(二九)

(九) 反對纏足和解放奴隸.....(三二)

(一〇) 革命思想的啓示.....(三四)

第三章 到火奴魯魯去.....(三九)

(一一) 大哥從海外歸來.....(三九)

(一二) 第一次離開祖國.....(四三)

(一三) 火奴魯魯.....(四七)

(一四) 在夏威夷的學校生活.....(五〇)

第四章 回到故鄉做宣傳工作……………(五六)

(一五) 回到家鄉來……………(五六)

(一六) 大事業必定要從小處做起……………(六〇)

(二七) 破壞偶像……………(六三)

第五章 「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學爲入世之媒」……………(六六)

(二八) 中法戰爭的一觀……………(六六)

(一九) 和盧慕貞結婚……………(七一)

(三〇) 決定研究醫學……………(七五)

第二編 壯年時期(一八九二—一九一六)……………(七五)

第六章 革命運動的開始……………(八七)

第六

(二一) 革命的醫家

(八七)

(二二) 上書李鴻章

(九三)

(二三) 創立興中會

(九七)

第七

第七章 第一次革命和倫敦被難

(一〇二)

(二四) 起事的籌備

(一〇二)

(二五) 失敗經過和黨人就義

(一〇六)

(二六) 脫險後赴日本

(一一一)

(二七) 倫敦被難的經過

(一一五)

第八章 革命的主義和宣傳

(一二九)

(二八) 三民主義的由來和赴日活動

(一二九)

(二九) 從黑暗的環境中求出路

(一三五)

(三〇) 聯絡會黨擴大與中會組織……………(一四〇)

(三一) 扶助弱小民族獨立運動……………(一四二)

第九章 鼓動起革命的高潮……………(二四六)

第十章 拳亂後的革命運動……………(二四六)

(三三) 第二次革命……………(一五〇)

(三四) 革命的理論戰……………(一五七)

(三五) 各地的革命潮……………(一六一)

第十章 同盟會成立前後……………(二六五)

(三六) 第二次漫遊歐美……………(一六五)

(三七) 歐行的收穫……………(一七二)

(三八) 組織起革命同盟會……………(二七九)

(三九) 法國武官和民報……………(二八四)

第十一章

繼續不斷的犧牲——奮鬥……………(一九〇)

第十二章

從第三次到第五次革命失敗……………(一九〇)

(四一) 從第六次到九次革命失敗……………(一九六)

(四二) 激勵精神貫徹始終……………(二〇四)

(四三) 第十次革命及其失敗……………(二二三)

第十三章 排滿革命的成功……………(二二〇)

(四四) 在美洲繼續致力宣傳和募款……………(二二〇)

(四五) 武昌起義和各省的響應……………(二二三)

(四六) 「外交戰」與「疆場戰」……………(二二七)

第十三章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總統……………(二三五)

(四七) 帶回來的是革命的精神……………(二三五)

(四八) 大政治家的本色……………(二四一)

(四九) 下野後致力鐵路建設……………(二四六)

第十四章 爲保護民國而討袁……………(二五二)

(五〇) 從宋案到反對大借款……………(二五二)

(五一) 二次革命的失敗……………(二五六)

(五二) 和宋慶齡結婚……………(二五九)

(五三) 指揮討袁軍事……………(二六四)

第三編 晚年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五)

第十五章 廣州大元帥時代……………(二七一)

(五四) 反對參加大戰……………(二七一)

(五五) 護法和討逆……………(二七六)

(五六) 海陸軍大元帥……………(二七九)

(五七) 砲擊督軍署教訓軍閥……………(二八三)

(五八) 回到上海從事著述……………(二九〇)

第十六章 護法大總統任內……………(二九八)

(五九) 指揮部下平定廣東……………(二九八)

(六〇) 中華民國大總統……………(三〇一)

(六一) 陳炯明的叛變……………(三〇八)

(六二) 五十五天的艦上生活……………(三一五)

第十七章 重組革命政府……………(三二五)

(六三) 回廣東執行大元帥職權……………(三二五)

(六四) 東征……………(三二九)

(六五) 力爭廣州關餘……………(三三三)

第十八章 黨國政策的確立……………(三三八)

(六六) 改組國民黨——確立主義和政綱……………(三三八)

(六七) 制定建國大綱……………(三四三)

(六八) 「聯俄」容共的初意……………(三四五)

第十九章 訓練黨軍進行北伐……………(三五二)

(六九) 創辦黨軍官學校……………(三五二)

- (七〇) 北伐……………(三五五)
- (七一) 處置商團事件……………(三五七)
- 第二十章 「北上經過」……………(三六四)
- (七二) 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三六四)
- (七三) 經過上海和日本……………(三六七)
- (七四) 在津京時的情形……………(三七二)
- 第二十一章 「和平」「奮鬥」「救中國」……………(三七七)
- (七五) 十年的積疾……………(三七七)
- (七六) 預備下兩份遺囑……………(三八五)
- (七七) 竟拋棄手創的民國而去了……………(三九一)

第二十二章 身後的哀榮……………(三九六)

(七八) 北京民衆的哀悼……………(三九六)

(七九) 消息傳到廣東……………(三九八)

(八〇) 世界哀音……………(三九九)

(八一) 安葬在紫金山上……………(四〇〇)

第四編 附編

第二十三章 國父的生活……………(四〇三)

(八二) 國父的家庭生活……………(四〇三)

(八三) 革命以外的嗜好……………(四〇五)

(八四) 國父的德性……………(四〇八)

(八五) 刻苦儉約的生活……………(四一八)

(八六) 苦過人的精力……………(四二二)

(八七) 革命生活的片段……………(四二三)

第二十四章 國父的主義……………(四一七)

第四節

(八八) 國父的主義……………(四一七)

(附) 國父年譜……………(四二一)

(八一) 史乘五葉金山……………(四二一)

(八〇) 蜀界交首……………(四二二)

(七九) 滬息騰波潮東……………(四二八)

(七八) 非京列來仰定朝……………(四二八)

第二十二章 復對四英集……………(四二六)

插圖目錄

- 一 國父遺像…………… 首頁
- 二 翠亨村的風景…………… (三)
- 三 翠亨村全景的飛機攝影…………… (七)
- 四 國父住宅前之風景…………… (九)
- 五 國父幼時讀書處——翠亨廟塾及其附近…………… (一一)
- 六 十八歲時的國父…………… (六五)
- 七 國父三十二歲時的攝影和簽字…………… (一一七)
- 八 民國紀元前三年（在法京巴黎）…………… (二〇七)
- 九 臨時大總統任內…………… (二三七)
- 十一 孫先生和宋夫人的儷影…………… (二六三)

- 十一 民國五年（在上海）……………（二六九）
- 十二 陸海軍大元帥（民國六年）……………（二八一）
- 十三 民國十年——在廣州就大總統職……………（三〇三）
- 十四 民國十一——攝於上海……………（三二一）
- 十五 力爭廣州關餘時的國父……………（三三五）
- 十六 演講時的國父……………（三四五）
- 十七 初抵天津行館攝影……………（三八一）
- 十八 奉安……………（四〇三）
- 十九 陵墓……………（四〇三）

第一編

少年時期

(一八六六—一八九二)

第一編 少年時期

中山求學第一章 國父的幼年生活

(一) 時代在需要着一位革命領袖

表示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他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

出半國父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即西曆一八六六年，到現在已經七十八年了。那時離英法聯軍入北京，才只六年，是洪楊軍消滅後三年，便是距離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也不過二十四個年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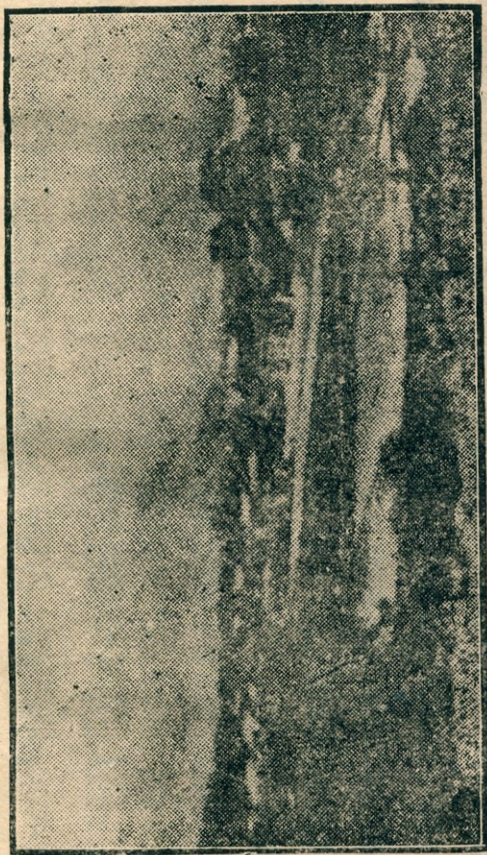
從鴉片戰爭的失敗到英法聯軍入北京，這一串恥辱的歷史，在表現着當時中國政治的腐敗，帝國主義對華開始積極的侵略。至於洪楊事變，更是當日滿清政府政治混濁的

一種反映，也是民衆受不住壓迫而發生反抗的端倪。在以前，中國民族守着傳統的習慣，做那閉關自守的迷夢；但是在國父出生前的二十多年內，外國人來強迫我們開放門戶，除了給我們以「堅甲利兵」的威脅外，還給我們與西方文明更多的接觸。在國內，洪楊事變雖然被曾胡等一批人平復了，但滿清政府的昏庸真相却更被發現了。在國父出生以前，中國的國勢一天弱似一天；官吏的昏庸暴斂，人民的生計日蹙，這一切都在表示着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一個大革命的開始，革命的條件都齊備了，時代在需要着一位革命領袖的產生。

在上面所述的時代背景之下，於是便產生了我們唯一的偉大革命領袖——國父孫中山先生。

- (一)關於國父誕生的年月，可參閱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頁一：「一歲。紀元前四十六年清同治五年西曆一八六六年，冬十月六日 總理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鄉。」；廿乃光緒中山全集頁一四——一五：「倫敦被難後自撰之生傳」（這篇文章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爾氏Haines于 國父倫敦被難後要

翠亭村風景



求先生自撰之生傳，民國二十年春送來南京政府保存的。又吳稚暉編中山先生年
系；甘乃光編中山先生年譜；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盧夫人
述中山先生歷史函（載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中。）

(二) 中山縣翠亨村

在中國南部廣東省，有一個中山縣；這縣原名香山，後來因為紀念國父，才改做中山縣。

我們知道廣東省的氣候很熱，可是中山縣的氣候却很多變化；所謂「窮臘久晴，或至搖扇；夏日連陰，復生淒寒」(一)。而且因為離海不過九十二里。所以人家說牠「境僻海隅，大類瓊島，地多卑濕，斥鹵皆田」了。中山縣因為臨海，所以颶風時作，當颶風來的時候，「伐木發屋，人無寧處」(二)。但也正因為這種氣候和地理的環境，使中山縣能產生堅毅不拔的革命家來。

中山縣屬有一個鄉村，名叫翠亨。翠亨村三面都是山，一面靠着水，（三）風景很是清幽。在那裏，有高大的喬木，深闊的河流，當果實成熟的時候，到處都流動着新鮮的香味，一種亞熱帶的美麗的景色，是值得人們留戀的；所以中山縣雖沒有什麼名山大川，但翠亨村確可算得是個山明水秀的地方。

翠亨村不是一個卑陋的村子，我們並不是因為牠產生了偉人而譽揚牠，實在因為牠有好的環境，更有好的風俗。翠亨村離廣州很近，離外國人停船的金星港也不遠；舊縣城石岐離翠亨五十四里多，澳門離翠亨也只有七十四里多，（四）因為交通便利，吸引廣州澳門的一般有閑階級，在那邊建築別墅，有時來住幾時，享受這鄉村的天然景色，於是使村中鄉人常常和市民有接觸的機會，常識和見聞要豐富得多。這些空曠的廣東鄉村，却是很有民治精神的，大人們對於他們的孩子，能夠讓他們自然地發展他們的個性而不加干涉，不像我國其他的地方，父母對於子女一切自然的發展，每加以無謂的不合理干涉；所以翠亨村的孩子們，每天的日常生活，很有相當的自由。他們除掉到村塾去

讀書外，每天總有些勞力的工作。這樣的農村生活，無形中養成小孩子有獨立的精神，強健的體魄。(五)

廣東人民和我國其他各部分的人民沒有什麼兩樣，但他們的民族性却格外卓越；廣東人民本以勇敢，耐勞，進取的精神著名的，他們因為環境的緣故，思想比較進步，財產也比較富有，僑商又很多，對於政治方面的覺悟比人家早，對於政治改革的要求也比人家切，所以在中國的革命史上，廣東很榮幸地被稱做「革命的發祥地」。國父四十年的革命運動，所得的助力，大半是廣東得來的。(六)廣東人民的進取精神，和翠亨村的良好環境，都是使國父成為偉大革命領袖的原因之一。

(一)見廣東省香山縣志輿地門氣象一節。

(二)同上。

(三)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一「翠亨村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水木明瑟，風景頗佳。」

(四)同上頁一「距舊城石岐五十四里餘距澳門七十四里餘。」；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說

國父的一生

第二章

(五)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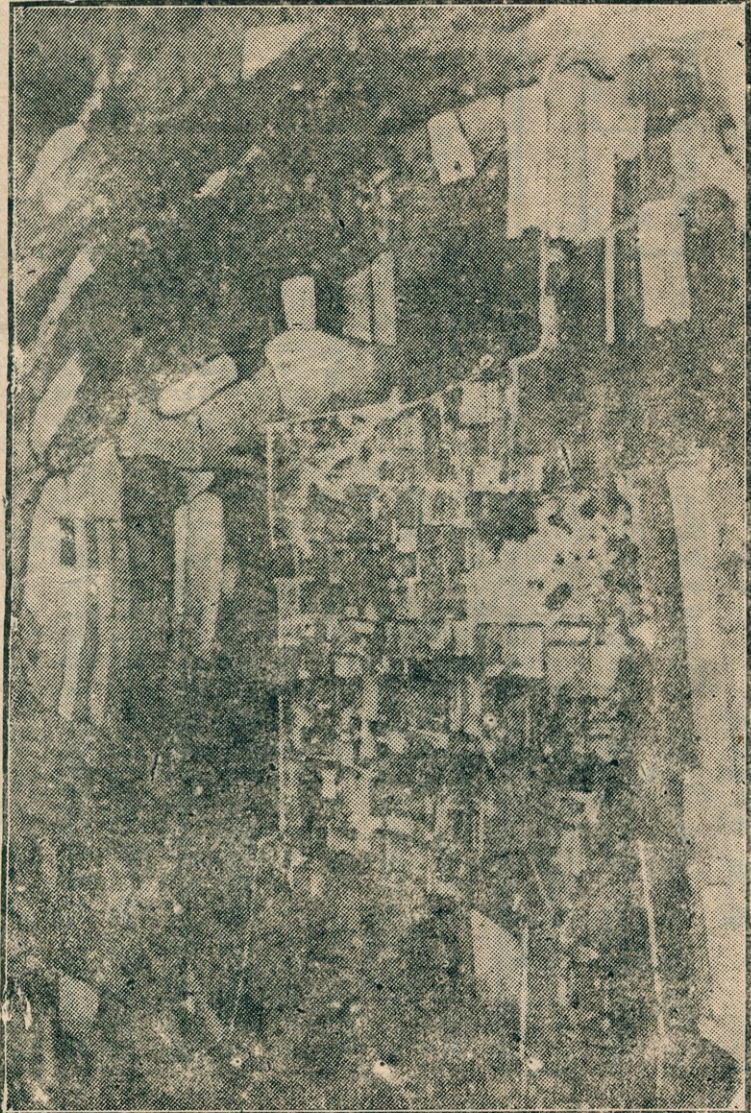
(六)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章。

(三) 國父幼時的家庭。

西曆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也就是清同治五年夏曆十月初六日，在那黎頭山下的翠亨村中，誕生了一個聰明的孩子。這孩子長大起來，一手創造了中華民國，他的偉大事業劃分了歷史的時期。這便是本書所要敘述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在翠亨村裏，只有百多家住戶；大半種田打魚或經商檀香山羣島，以姓孫的和姓楊陸何馮的最多。(一) 國父的住宅，就在村的西南方，當你一走進翠亨村，看見遠遠地一所淡紅色的屋子，那便是國父的故居。(二) 但國父的上代家族，當初並不住在翠亨村。

他們最初是南京人，後來在江甯住了一會，在杭州住了一會，國父的十五世祖名



翠亨村全景之飛機攝影

即常德，在元朝時遷到廣東莞縣員頭山居住，那是遷到廣州的開始。

後來國父的祖先，又從員頭山遷到上沙鄉，到明朝時，才搬到香山縣，居住在東

鎮的涌口村，最後又遷到現在的翠亨村，因為那邊人數太多了的緣故。(三)

國父世系，列表如下：

國將據樹刃，是開源開國林樹繼繼的父兄，其一為廣東德而合誠樹內人，合平中國前

遷祖 宋福院 元抗州刺史 貴榮公 員頭山鄉始祖 禮和公 廣公 能公

尤中倫 常德公 自南遷東莞 貴華公 上沙鄉始祖 禮公 受公 玄公 字禮贊

出管城 出居惠州三株竹 禮忠公 晟公 通公

貴武公 出居肇慶

禰宗公 字榮川 左步顯始祖

國父 始祖 文瑞 潘烈 派景 因魯 來育人 國父 學成公 德祐公

字榮南 翠亨村 劉星公 趙平公 啟朝公 恆輝公 敬賢公 官達成公 德彰公

遷翠亨 始祖 國初會 德成公 德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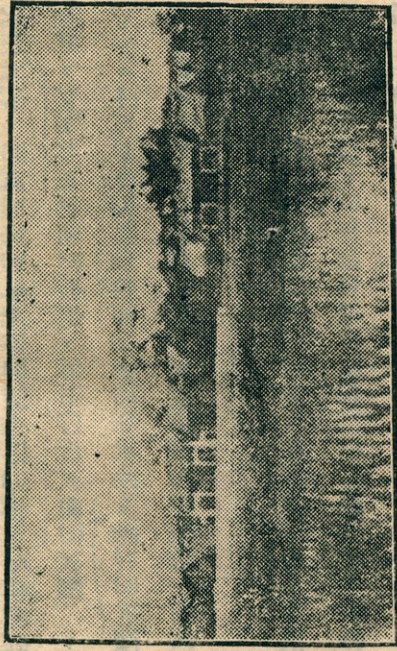
第一編 少年時期

國父曾經和他的朋友說：「其實我和我的幾代近祖，的確是生在翠亨村裏的。不過我家住在那裏只有幾代，我們的家廟，却在東江上的一個龔公村（譯音）裏。」（四）國父爲什麼要對他的朋友說這話呢？那是因爲後來有人說 國父是生在檀香山的，雖說檀香山是美國的領地，這樣的傳說於 國父的革命運動很有幫助，但 國父却不願借這個爲掩護，所以他明白地告訴他的朋友，他是誕生於翠亨村的。

國父的父親孫觀林，字達成，號道川，（五）是一位勤儉樸實而富於理解力的農民，關於他的性格和事業，因爲對於 國父影響太大了，所以在下節再詳細敘述。 國父的母親楊氏，是同鄉隔圍村楊騰輝的女兒，是一位溫雅端莊而有婦德的人，合乎中國所謂賢母良妻的標準，具有中國婦女特有的溫柔的風格，使人一見便覺得這是一位可敬可愛的老太太。 國父一家幾代，都是業農，家境很貧苦，但 國父的父母情愛很篤，在清苦的環境中，過着樸素而和好的生活。

國父一共有三個兄弟，三個姊妹，大哥名眉，號德彰，比 國父大十五歲，早年便

國父住宅之前風景



離開家鄉，到夏威夷（即檀香山）的首都火奴魯魯去經商，並且在那邊開墾土地，從事農業。（六）大姊金星和二哥德祐，都早年死去，國父的二姊名叫妙西，比國父大三歲。國父的小妹妹，名叫秋綺，比他小五歲。——她現在也死了多年了。（七）

中國一個家庭的組成，牠的份子照例是不會那麼簡單的，尤其在六十多年以前。

國父誕生時，國父的祖父早已去世，但他的祖母黃太夫人，直到國父年四歲時才去世，所以國父的幼時，時常在他年老祖母慈愛的撫育之下。（八）國父幼年的家庭，除掉他的祖母父母兄弟和姊妹外，還有兩位寡媳，她們也是很好的婦人。

當六七十年以前，正是美國和南洋招募華工極盛的時代；廣東通商最早，所以冒險向外發展的人也較多。在這些遠離故鄉開始海外飄泊的人們心中，都有一種美妙的夢想，他們憧憬着海外的財富，幻想着幾年之後滿載着資金回到故鄉。國父的兩位叔父，一個叫做學成，一個叫做觀成，也是爲着同樣的目的出去的。金星港最初一批華工到美

隨去，便有他們兩個。臨行的時候，他們用親愛勉勵和希望的語對妻子們安慰，這兩個孤單的婦人，時時刻刻期待着出門人的音信，竟一封也沒有。

時光一天天的過去，後來他們都回來了，並沒有達到他們的理想和希望，後來他們又到上海去作工，也不大順利，結果學成死在家鄉，觀成便死在上海。(九)

因爲國父的父親是這兩個死者的哥哥，於是便接了這兩位不幸的婦人到他家裏來，做了他們家族範圍中的人了。她們覺得海外財富的話在欺騙着她們，因此對於出洋冒險的事情，生出極大的反感，全家的人都一致主張以後不再放棄他們的孩子，不使他們出去冒險。然而這種一時的感情作用，終於限制不住青年人出外發展的志願的，所以在不久之後，國父終於離開了他的家鄉，到外面從事他偉大事業的開端。

(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第二頁。

(二) 見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附錄「中山故居之現狀」。

(三)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先世出金陵，其遠祖允中公，在宋神

宗時任樞密院使，因謫王安石青苗，謫江西，遂居以終。十五世祖常德公爲元杭州刺史，遷珠璣巷，後與莞伯何真公善，復借子貴榮貴華貴紹貴武，至東莞員頭山居，乃爲來粵之始。十四世祖貴華公，分居上沙鄉，迄明代，十三世祖禮贊公始遷香山縣，即今所稱中山縣者，居東鎮涌口村，生二子，長樂川次樂南，樂川又分居左沙頭，尋以田賦煩苛，胥返東莞避之。會擾世變，不復來香山，然自是有後於其地。

(四)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一章。

(五) 見建國月刊二卷一期鄧慕韓編孫中山先生年表附孫中山先生世系及略歷。

(六)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四；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一節，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二九；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五章。

(七)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編 總理年譜頁二：「娶同邑隔田鄉楊騰輝公女，閏十載而生德彰公，自是長女金星生，次子德祐，次女妙西，皆遞隔三載而生，長女及次

子天，丙寅生。總理，亦後於次女三載，再閱五年而生季女秋綺，秋綺今已卒。」

(八)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一：「四歲。紀元前四十三年清同治八年己酉曆一八六九年。秋九月五日祖母黃太夫人卒，黃太夫人壽七十有八，時 總理

已曉舉哀，家人以其稚也，抱之送殮，弗欲，擬負之縋帶，亦弗欲，卒隨衆行。」
〔九〕同前頁五：「二歲。紀元前四十五年清同治六年丁卯西曆一八六七年。秋八月八日叔觀成公卒，總理之叔，一學成公，會赴上海作工，甲子歲卒於鄉。二觀成公，自檀島歸後，亦作工於上海，至是卒，年皆三十有七。」；又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

(四) 國父的父親

國父的父親，是一位正直而純潔的人，從小便學做耕作。

因爲國父的祖父，迷信堪輿，生性又喜歡閑散，所以孫家便慢慢地窮了。(一)
國父的父親在年輕時候，曾到澳門去做過裁縫的學徒。

澳門，是中國南方的一個最早和外人通商的商埠，那兒離翠亨只有七十四里多，最初是中國政府指定爲西洋商人停泊船隻銷售貨物的地方，後來却成爲葡萄牙人侵略中國的根據地了。他們利用中國窮人的勞力和富人的資本，造成都市的繁榮。那邊有大規模的賭場，鴉片煙館，和妓院，種種造成罪惡的地方，吸收中國人的金錢。直到現在，澳

門這塊地方還是煙賭嫖等罪惡的淵藪，黑暗的陷人坑，正和國父的父親當年在那兒做學徒時沒有兩樣。

一個剛離鄉村的青年，到了處處誘惑人的萬惡都市中，大概要淹留在那勾魂攝魄的地方，不肯再回到簡樸的鄉村來了。但國父的父親却不是這樣，他有堅強的意志，雖然在這不良的環境中間，他只學會了裁縫的技術，沒有沾染繁華的習氣。他嫌惡繁華，他愛好自然，情願過他簡單勞苦而純潔的農村生活。他覺得萬惡的澳門，到處是可怕的陷阱，還不如回到卑陋的翠亨，盡些家庭的責任！他動了這個念頭，便覺得澳門不可久留，所以他在那兒住不多久，便拋棄了一般人所沉醉的都市生活，回到環境優美的翠亨去。(二)

國父的父親憑着他的刻苦耐勞，在澳門學會了縫紉的技術，他回到家鄉，每在農事的餘暇，便利用了這項技術，來補助種米種豆種棉的不足。

國父曾說過：「我的父親，是重視對於家庭的責任的。」這話是確實的，我們從種種

方面看，覺得他確鑿是一位誠樸而有責任心的父親。這重視「責任」，就是造成後來這位大革命家品性的基礎。國父的父親，能把家庭間的責任：看得比澳門的物質享樂還要注重，還要有趣，無怪他在少年時候，情願拋棄了繁華的都市生活，回去享受那卑陋，勞苦而淡泊的鄉村生活了。在他看來，這種生活比較他所拋去的繁華，該可愛得多吧！

我們常常想，國父爲什麼會成這樣偉大的事業呢？後來看到國父有這樣一位正直的，富於責任心的父親，於是才覺得國父的能夠成就偉業，並不是偶然的了。國

父的智慧道德和毅力，大半是他正直自重的父親所遺傳所感化！（三）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二：「達成公，名觀林，隴遠川，早歲業農

賦性，不肯，因其父信堪輿，耽遊涉，家以中落，遂赴澳門業縫工，間亦製革。」

（二）同上頁二「逾壯，仍返翠亨鄉，復舊業。」

（三）見陳少白述與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一節；鄧慕韓編孫中山先生年表附孫中山先生世系及略歷；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三章，徐遷軒編孫中山先生生活第一章；三

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第一章。

(五) 讀書和遊戲

上面所述的許多話，都是關於國父幼年時的環境和家庭的，現在開始敘述到國父的本身。

國父姓孫，單名一個「文」字，號「日新」，又號「逸仙」；幼時名「德樹」，字「帝象」，又字「載之」；（一）至於「中山」兩字，那是國父三十三歲時，避居日本，從日本人的習慣，自稱「中山樵」，或稱「高野」，以避免人家的注意，後來倒以「中山」兩字最爲人們所熟悉了。（二）

前面已經說過，國父是西曆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的，若要更詳細地說，那麼就是清同治五年，夏曆丙寅十月初六日的寅時，誕生於廣東中山縣翠亨村。（三）

國父生時，他的父親年五十四歲，他的母親年也已經三十九歲了。（四）

當國父出生後的一二年內，他還是他慈愛的母親懷抱中的小孩，我們對於他的慈

襁褓中的生活，當然無從描寫，並且照事實來推測，怕也很少值得敘述的。這時候的國父，也許有一兩件迥異於常孩的事情，但這只有他的母親知道，便是國父自己也不會曉得，我們當然更無從敘述了。誠然，歷史上的偉人，尤其是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對於他的嬰孩時期，每有許多過甚的神話，但這種傳說往往是不可靠的，我們對於一位神聖的革命領袖，不願用無稽的神話來裝演他。

慢慢 國父能夠離開他母親的懷抱，獨自營他簡單的富於模倣性的孩童生活了。前面曾經說過，翠亨的環境是幽美的，國父便在這充份的日光，新鮮的空氣中，在慈愛的雙親和家人愛護之下，像一顆滋養得宜的小樹一樣，欣欣向榮地長大起來。

天剛亮，當東方的太陽剛才升起，大地還籠罩在一股潤濕的朝氣裏時，國父的一家，便都起身了。（國父每天起身很早的習慣，便是幼年在家裏養成的。）大家起身後，到田裏工作的人，便吃些充足氣力的食物，但其餘的人，每天只吃兩餐規定的廣東飯：一餐大約在早晨九點鐘，還有一餐差不多在下午四點鐘。所吃的食品，雖然都是

田裏粗糙的產物，但都是很新鮮有益的。國父的幼年，便在這種簡樸的生活中獲得寶貴的健康。(五)

孩子們對於遊戲有特別的興趣，國父幼時也不能例外。雖然他的老師屢次對他說：「各種遊戲，都是浪費光陰的！」(六)但這有什麼用呢？遊戲是孩子們的恩物，對於孩子們有很多的益處，難道阻住孩子們活潑的心情，硬要他們跟大人們一樣莊重，這是合理的教育嗎？

國父幼時，最歡喜的是「鳥」。因為牠們有美麗的羽毛，活潑的身體，清脆的聲音，在空中自由地飛着，這是很能引起孩子們的興趣的。除了鳥外，國父還喜歡做一般村童愛玩的遊戲。譬如說，放風箏便是。國父很喜歡的玩意，當春風吹拂的時候，在淺草上奔跑着，這種遊戲是如何富有興趣，如何合於健康呵！還有踢毽子，跳田雞，量棒，劈甘蔗，這幾項遊戲，也曾使國父幼時的小小靈魂為之沉醉的。(七)

國父對於遊戲很有興趣，但他能做遊戲的時間，不但很短，而且是不常有的。因為

他的日常生活，正和別的小孩子一樣，要去上那煩雜的功課，沒有星期等休假。他們每天要讀千字文、三字經，還要寫映格字，背誦許多強記的艱難文句。所以，國父正和別的孩子一樣，很盼望節期和年假。因為節期到了，不但可以暢玩，而且還可加入家庭的享樂。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年假，放假的時間長，慶祝新年更具有特別的趣味。(八)

五、國父幼時，雖然喜歡遊戲，但決不是終日嬉皮的孩子。他的母親和父親，對於他有很高的期望。國父為要博他們的重視，所以一心上進。他的母親希望他能得家庭中的信仰，和全村人的敬禮；這位老年人的話，便支配了國父的一生。國父倘沒有這位賢母，就是他有領袖的天才，怕也不會有那麼大的成就的！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總理氏孫名文號日新又號逸仙，幼名德明字帝象又字載之，三十三歲時避地日本署名中山樵，後遂以中山稱焉。」又總理手著倫敦被難記內，也說到中國人名字之多，是一般的現象。

〔二〕見馮自由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一章「孫中山傳略」；大同學會編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第二章：孫中山之發起革命；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附錄；中

又是特中而二字之得名。

(三) 見盧夫人述中山先生歷史函；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

(四) 同上頁二：「總理生時，達成公年五十四，楊太夫人年三十九。」

(五)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六章。

(六) 同上。

(七) 量棒這遊戲，是用一根棒把另一根棒打出去，一個孩子便用衣襟來接，倘若能接

得住，便調個去打，到後來，便量出二人打出的長度來，做勝收的決斷。劈甘蔗的

遊戲，很像一種賭賽，先把甘蔗扶着豎在地上，手一鬆，乘牠沒有着地之先，用刀

猛力地一劈，劈下的甘蔗最大的，便算勝利。

(八) 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六章。

(六) 天才與懷疑

手以國父的天才，在幼小時便充份地顯露出來。

國父在七歲時，便每天拿了書包，到翠亨村的學塾裏

去讀書。他們讀的書本，是千字文、三字經等。村塾的蒙師並不把書中的意義講解給他

們知道，只是在教鞭的威脅之下，叫孩子們朗讀，背誦，以及強記；又要一頁一頁地鈔寫那些缺乏趣味的字句。這種遠背教育原理的教授法，在今日固然少見了，但在七十多年以前是頂普遍的，並且是唯一的。他們從早到晚的兀坐着，什麼星期休假是沒有的，把現在一般的小學生和那時相比，那麼現在的小朋友們，真是太幸福了！

國父那時年齡雖幼，但在他的心中，便能覺得這樣的教法終不大適合，他常常懷疑，這樣的讀書有什麼用處？（二）

一天，他實在忍不住了，大着胆子站起來向老師說：

「我一些不懂？儘是這樣『唱』，有什麼意思呢？我讀牠做什麼？」

一個年幼的孩子，居然能說出這種話來，當然是很驚人的。所以塾師聽了，震驚地站了起來，拿了一根戒尺，要想打他。後來忽然把舉起的手放下，只把戒尺在手中掂量。心中暗想，他是全熟中最會背誦的孩子，打他似乎不能使別人心服；而且他的父親，又是村中的長者，不好意思責罰他的兒子，想到這裏，便把戒尺做着要打人的姿勢，威



國父幼時讀書處
翠亨廟塾及其附近

嚇地喊道：

「什麼？你反對背經訓嗎？」

「不是，——我並不反對經訓。但是我一些不懂得書中的意義，爲什麼要天天這樣無意識地唸呢？」

「這……就是大不敬，就是反對先聖賢的教訓。」塾師可怕地說。

國父仍然不屈，抗辯着說：「我到這裏來，是要請老師教我的。但我，——竟不明白我所讀的是什麼？」

這時，全塾裏的孩童都嚇得一聲不敢響，望望他，又偷偷地望望塾師。塾師聽了他的話，也覺得無言可答，兀自震驚着不響了。

但 國父從小說話便肯負責任，他說這話絕不是和老師鬧意氣，而是探求真理的真誠，所以他又說道：「可否請老師教導我，使我明白所讀的書中的意義？——世界上不論什麼事情，我想都有理由的，爲什麼這種文字沒有意義呢？」

陸氏對孫師的態度軟下來了，但是竟沒有話可以回答他。

國父入學的年齡，以及「開蒙」的經過，傳說不一，據「孫總理少年時期逸事」中說：「國父幼小時，讀書不進，其父曾與孫師商議，而孫師亦與西真

總理長兄眉公九歲開學讀書，惟因天資魯鈍，讀書多年成績不佳。其父母又有迷信以為兒子於此年歲開學為不吉，故總理十歲始行開學。總理最初上學之處即在翠亨本鄉之陸氏祠（即陸皓東之祖祠）。其第一個業師姓王，鄉人奉以綽號為「蠅王」。總理自幼聰慧過人，勤力向學，老師所教之功課，一讀即識，而且日日依時上學，從不偷懶，以故進步神速。王老師嘗對其父達成公言：「讓帝象在我這裏讀書三年，勝過他人讀十年了。」不幸入學甫一年，王患癱病逝世。總理乃轉入鄭帝根塾中，達成公業農，全家均極儉樸；總理於夜間讀書，如在月亮朗照之夜，即不許點燈，只可于月下看書耳，至在無月亮之夜，則可點油燈，惟只許用燈草一條。總理童時讀書，好在晨興之後及就寢之前，其讀書習慣，不好高聲朗誦，只如蒼蠅之作嗡嗡聲暗自低聲默念，家中婦女每于夜間抹牌為戲，總理一概不理不問，精神專注，自行靜坐用功。吾人細想，總理一生最好讀書，居常手不離卷，其勤學之品性，自其童時已然矣！」——見逸經第十七期。

國父幼時的求知慾是很強的，但他讀書的環境是這樣壞，跟現在比起來，我們對於

這位沒有良師沒有益友的幼童，是何等底同情呵！但環境是限制不住天才的，當他在雜亂的經書裏面做工夫時，他自己安慰自己道：「一定有別的真理，可以在翠亨之外尋求到的，我總有一天要出去尋求這個真理，於是就可以不再悶在黑暗中了。」（三）

在翠亨村的周圍，村人們的生活，一向少有變動的。國父對於這樣頑固的社會，常常發生許多懷疑。

有一天，他向母親道：「青天是怎樣做成的？」他母親道：「這是像一隻覆着的飯碗。」他說：「但是，有沒有別碗，合在第一隻碗上呢？」母親不能回答他。

國父聽人家稱皇帝做「萬歲爺」，便向他母親說：「萬歲是什麼意思呢？」他母親說：「這是一個極長的時間，沒有方法計算。」

國父因此曉得所謂皇帝萬歲，完全是騙人的話。

他常常聽人說，治理中國的不是中國人，是滿洲人。這話使他受了很深的印象。他想：「中國人的操權者，不是中國人嗎？爲什麼呢？」

一天，他又感到「死」的問題，向母親道：「人死了怎麼樣呢？」他母親嘆息着說：「種種事情都完了，死，便完結了一切！」國父想了一想，說道：「但是我將來死了以後，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結。」（四）

國父從小便有死後不朽的思想！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九：「七歲。紀元前四十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西曆一八七二年，始受讀。」

又吳稚暉編 中山先生年系：「丁丑清光緒三年西曆一八七七年十二歲：以前從美敦士克爾學英語；十三歲：入其叔所設之私塾。」林百克書附年譜「十二歲：以

上數年在翠亨廟塾內讀書。」甘乃光編孫中山先生年譜「十三歲入塾。」這裏所說的入塾，大概是指入他叔父設立的私塾，中國兒童入學年齡普通在七八歲間，林百克編傳記第七章「中山與三字經。」問難塾師，三字經是兒童初學的讀本，那麼中山先生入學年齡當在七八歲之間，十三歲非指入學之年。

（二）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九：「業師循例授三字經，總理琅琅上口，無何，覺口誦而不能心領，意頗非之，因詰其師，師怒甚，臨以夏楚，總理

益竊詰不已，師無以難也。」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七章。

(三) 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七章。

(四) 同上第十一章；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九：「前人稱領皇帝為萬歲，總理不勝其意，嘗以問楊太夫人，太夫人曰：此乃極長時間，無由得知。」

總理因悟萬歲云者，欺人語耳；又嘗問太夫人，青天何以造風？曰：天似覆碗。總理曰：然則碗之上，又爲何物？太夫人驚其穎悟，撫摩至再。又問吾人死後何如？

曰：死者萬緣俱了。總理遽然曰：兒不欲如是。太夫人益奇之。」

此段文字，係孫逸仙自述，其意謂：總理年譜頁一九：「前人稱領皇帝為萬歲，總理不勝其意，嘗以問楊太夫人，太夫人曰：此乃極長時間，無由得知。」

總理因悟萬歲云者，欺人語耳；又嘗問太夫人，青天何以造風？曰：天似覆碗。總理曰：然則碗之上，又爲何物？太夫人驚其穎悟，撫摩至再。又問吾人死後何如？

曰：死者萬緣俱了。總理遽然曰：兒不欲如是。太夫人益奇之。」

此段文字，係孫逸仙自述，其意謂：總理年譜頁一九：「前人稱領皇帝為萬歲，總理不勝其意，嘗以問楊太夫人，太夫人曰：此乃極長時間，無由得知。」

總理因悟萬歲云者，欺人語耳；又嘗問太夫人，青天何以造風？曰：天似覆碗。總理曰：然則碗之上，又爲何物？太夫人驚其穎悟，撫摩至再。又問吾人死後何如？

曰：死者萬緣俱了。總理遽然曰：兒不欲如是。太夫人益奇之。」

此段文字，係孫逸仙自述，其意謂：總理年譜頁一九：「前人稱領皇帝為萬歲，總理不勝其意，嘗以問楊太夫人，太夫人曰：此乃極長時間，無由得知。」

總理因悟萬歲云者，欺人語耳；又嘗問太夫人，青天何以造風？曰：天似覆碗。總理曰：然則碗之上，又爲何物？太夫人驚其穎悟，撫摩至再。又問吾人死後何如？

第二章 國父幼年的膽量和見識

(七) 一件劫案所生的感想

滿清的時候，政治是皇帝家以及少數人的私物，幼時的國父，當然更沒有知道國家政治的機會了。不過國父從小對於政治便有特別的興趣，他只看見他的父親處理家務井井有條，他敏銳的天才就使他相信這樣一個大家庭各人互相尊重各人的權利，接受家長治家的規則，可以自治；那麼在許多像這樣的家庭中間，有了一個政府，只要各家互相尊重各家的權利，各盡其義務，也就能夠治理得井井有條了。他這種觀念雖是簡單，却是民主主義的初步理論。直到水盜的事情發作後，他對於改革中國政治的雄心格外堅強了。

國父年紀大了些，在十歲時便離開村塾，每天到村裏的馮氏宗祠去，受業於何鐵士

程植生兩老師。(一)

一天正在讀書，忽然外面起了極大的喊殺聲，伴着擊牆碎石聲，鬧成一片，震動了翠亨全村，這是水盜對於一個由美國經商回來的同村人住宅的攻擊。這時全村的人都驚駭失色，學塾裏的塾師、學生，聽到強盜來了，紛紛的四散奔逃，只有勇敢而鎮靜的國父立着不動，他一步步往前走，毫不遲疑地，到水盜搶劫的地方去。

國父這時毫不驚慌，站着看他們的攻擊，水盜們對於站立在旁面的一位小孩，當然也不會去注意，後來牆壁被猛烈的攻擊，一塊塊粉碎下來，國父依舊立着不動，不怕水盜的兇猛，不怕紛飛的木片，也不怕雨點般的碎石。後來牆門倒了，水盜們蜂湧着到屋子裏去。國父心裏想：「我升國中國教育水國派對面去學，我升國國林人。我升國國林人。」

不一會，水盜們歡笑着出來；他們負了許多東西下船的時候，掠過國父身旁。國父臉上現出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氣，好像大罵暴行的不是。水盜開船走了，過了一會從那毀壞的屋子裏，走出一個身體和心靈都受了重大創痛的人，瘋狂地而又頹喪地喊：

會道：「我完結了！水盜把我所有的都搶去了，許多年來我冒了生命的危險，在洋人的地方辛苦積聚的金錢，都被強盜搶去了。我懊悔沒有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邊有法律的保護，而在中國只有禁令而沒有保護的！」

氣于真國父聽後，心裏想：「爲什麼中國沒有外國那樣的法律？爲什麼這個村人，冒了危險辛辛苦苦掙到了錢，而在中國竟得不到保護？從此他便想到外國去，看看外國人維持治安的種種方法。」

國父從小膽量便很大，而且很剛直。我們只要看下面這一段記事，便可想見：

父立誓不願「總理剛強不屈的意志和品性，殆與生俱來，在在表現于幼年生活中。他從不自動欺侮人家，但如有欺侮他，無論如何，他定必還擊，以抵敵，報復，甚至追趕多遠的路程，亦必求得直，這真是尋命的種子！」一日，隣村來一客家人，名「豆腐秀」者，肩挑大瓦鍋到翠亭賣油炸豆腐。總理與同鄉好友楊氏童子從竹籬外隙隙窺之。豆腐秀察覺，在暴怒之下，一運以滾油向竹籬澆灌，傷楊氏。總理大怒，以爲如此暴行重可致命，輕亦可令人盲目；一時激於義憤，打抱不平，即走至竹籬稍遠處，檢拾一塊石頭，飛擲籬內，滴中瓦鍋。鍋穿油

漏，生意完了。豆腐秀憤憤抗議，走告孫家。其母執總理大罵，即欲嚴責。長兄眉公，治弟素嚴，但爲人正直講理，主張先行審問肇事情形，再判曲直。總理理直力壯，一申辯更。及是非既明，其母及眉公不特不打不罵，反力言豆腐秀之不是；豆腐秀乃抱頭鼠竄。此出來總理十三歲時事也。」——逸經十七期：孫總理少年時期逸事。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二七：「十歲。紀元前三十七年清光緒元年乙亥西曆一八七五年。受業於何公鐵士程公植生。嬰俗居恆多着木屐，總理獨布鞋毡底，每往塾，衣服稱潔，師以是益重之，時塾設於馮氏家祠。」

（二）見同上頁二七：「一日，總理在塾，忽聞有海盜，劫村中富商，村人逃竄失措。總理殊從容，且往視之，至則盜收括畢矣。總理目睨其去，若甚怒然，盜亦不省。既而富商泣訴，謂曩者經商海外，猶得法律保障，不圖一返故鄉，而累年艱辛所獲，劫奪一空，何祖國法紀之蕩然也！總理聞之錯愕，恆舉以詢諸師友，類不能答。」又林百寬編孫逸仙傳記第八章：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

（八）指斥惡吏。孫家丁數十名，同丁指斥惡吏，由孫家對面言。孫家翠亨村上有一家人家，弟兄三個，他們本是窮的。因爲能夠吃苦耐勞，後來便慢慢有錢了。爲了他們的錢來得很正當，孫家都尊敬他們，他們和孫家也非常親暱。

育他他家裏有一所很好的花園，國父從小便愛好自然，所以常常喜歡到這個花園裏遊戲。

一天，國父正在園裏，忽然來了幾十名滿清兵士，同了許多衙役，由強盜般的官吏指揮着，包圍了他們的住宅，把三弟兄拖出，上了腳鐐手銬，押去受刑。這幾個官吏竟留在那裏，估據了他們的財產和住宅。

這事給予 國父很大的刺激。

後來，聽到三弟兄中的一個，竟和盧治水盜似的，在廣州刑場上斬決了。還有兩個，都呻吟憔悴地被囚在獄中。翠亨村的人，都不知道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大家只有暗暗地忿恨，不平。雖然曉得惡吏們的目的，在劫掠三弟兄的財產，但誰也不敢公然地說出來。

國父對於這件事，氣憤極了，決意要反抗，雖然明曉得自己的能力很弱。他仗着勇氣，挺起身子，走進他家的園裏。這花園對於 國父是很熟悉的，可是現在呢？樹木衰

敗了，建築物被毀壞了，一切都變動了，這在國父看了，是何等的忿忿呢？

國父走過一道鐵牆，一個滿清官吏佩着刀，走出來問道：「你來這裏幹什麼？」

「這是二弟兄的園子，他們是我的朋友，我來玩賞他們的花園。」

官吏覺得這話觸犯了他的尊嚴，大怒道：「你說的什麼話？」

國父答道：「我說我到這裏來賞玩我的朋友的花園。這是他們的花園，你們爲什麼

把他們捉去？爲什麼把他們上錄加銜？」

官吏想不到年幼的國父有這樣大胆，居然敢這樣抗議，益發大怒道：「好！我要

教導你怎樣賞玩你朋友的花園！」說着，兇猛地拿刀子來刺站在面前的小孩子。國父

見他有武器，自己要吃虧，急忙向園外走跑了。

但國父慶幸他把不公平的事提出抗議，心中感覺到不少的安慰。(一)

然則國父之言。一、其言其理。二、其言其理。三、其言其理。四、其言其理。

(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編理年譜頁二十七：「翠亨鄉有某妹兄弟三人，素貧，因

勤樸而漸富。其總釋放學時，輒遊其園。一日，見衙役備營勇持武器，圍其宅捕之。

去，產被封，其遺孀刑，餘即囚禁。村人咸不平，然末如何也。總理挺身出，

一詰料吏，黃怒，蘇方賴，總理，手總理知不敵，引避之。自是遂深恨民權不振，慨然引爲己責。」又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九章；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

(九) 反對纏足和解放奴隸

總之在今日，我們從都市乃至鄉村，很少看到纏足的小姐們了，但在六七十年前的中國，女子纏足的習慣是很普遍的。孫家的人對於女子纏足的風俗，雖然曉得是女子極痛苦的一件事，但因爲這是中國的積習，改不掉的。於是國父的姊姊，自然也免不了受這個痛苦了。他的脚被布帶緊裹着，肌肉不能發達，血液受了阻礙，骨節也損壞了。在這種積習犧牲下的女孩子，只有忍受着大呻吟着，一天到夜的受着折磨。

國父看到這種情形，覺得不能再忍下去了，他懇求母親說：「母親阿！這種痛苦對於姊姊太厲害了，請不要再纏她的脚罷！」——去出來問這話來，母親說：「這是一國國父對於風俗改造的第一次努力。」

但他的母親憂愁地搖頭說：「怕與不」

「孩子，倘若你姊姊現在不忍受些痛苦，將來她的脚成個什麼樣子呢？——倘使我們違背了祖傳的風俗，不替你姊姊纏足，她便和那些客民一樣，受人家的輕視，她長大時要嗔怪我們的。」太太人言最毒。然

國父聽完了母親的話，又復抗議說：「中國女子把兩足毀傷，實在是毫無理由的。」母親雖然愛她的兒子，憐她的女兒，但是終敵不過社會積習，依舊把女兒的雙足，纏得小小的。（一）

國父受了這種社會舊習慣的刺激，越加覺悟到要努力來改造社會。公平與

黎亨村裏有三家畜奴的。與的制。黎亨村

買賣奴隸是中國舊社會的惡習慣。奴隸們有了過失，主人可以任意鞭打責罰，簡直沒有「人」的權利和自由。這種殘酷悲慘的制度，在鄉村社會裏時常可以看到。做奴隸的，尤其以女孩子爲多，一直要到嫁了之後才可得到自由，她們青年的幸福完全爲這種黑

贈制度所斷送了。——這要推翻了這套東西，我們自有自由。——獻酬青爭的幸，這完全意義，這黑

國父幼時，對於這種制度極力反對。他說：「這種制度是違背人道的，沒有人有以別人爲奴隸的權利，那有小孩子生下來就應當做奴隸的道理？這種束縛是道義所不許的！」——國父宣傳反對這種奴隸制度的時候，翠亨村的那些老先生們聽了，都覺得聞所未聞，意下頗不以爲然。他還說：「就是村中的父老們也是奴隸，因爲在不公平的政府權力底下受着壓迫，得不到自由，也就是過的受鞭打的生活。」（一）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九：「總理見其姊苦於纏足，懇太夫人解放，太夫人曰：如是，則人以爲客民矣。弗納。時粵中客民受歧視，其女子天足者尤多，故太夫人有是語。然 總理意非釋也」；又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二章；

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

（二）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三章。

（一〇）革命思想的啓示

國父家裏從前有好多畝田地，後來因為急需，賣掉了一部份，照習慣用「白契」轉讓，因為若是要官吏在白契上蓋印，將「白契」改爲「紅契」，要費很多的錢，並且手續是很麻煩的。所以讓與者不過給一張正式合同與受主，當口張註冊的地契，這種辦法使受主得了田地，而地冊上的主人名義依舊是讓與者的。

孫家雖然賣掉了許多田地，在地冊上仍爲地主，繼續負付稅的責任。

收稅員每年到孫家來，向家長收取那些地稅，孫家要再向那些持有白契的人家經過許多困難才能收回這些地稅，有時收不足數，總要由孫家賠累。這些田產過戶到別家年代一久，界石有更換的，有埋在地下的，很難找尋那些真地主，孫家負了這個責任，如同被訟事牽累了一般，全家的人都感覺到非常憂煩。除了納賄給收稅員之外，沒有別的方法；若要免除這種困難，就要很麻煩很費錢的到官廳去另換新契。

這事情使國父直接受了深刻的印象，他幼小的心中常常想：「一定有補救的方法反對官吏的罪惡的！」這事實給予他改造社會的有力啓示。（一）

在國父以前，做革命事業的，大家知道有一個洪秀全。

不過洪秀全的革命事業，國父沒有能親自經歷到，因為在國父出世時，洪秀全已死去了三年，太平天國的革命勢力也已消滅了。

但當年從事革命身經戰役的許多退伍兵士，仍散滿在民間。國父幼年也時常聽到許多前輩講些洪楊事變的故事，覺得十分興奮，但是這些話都是零碎的，得不到真確的觀念。

後來他遇到一位老年的兵士，曾經過跟洪秀全打過清兵的，常常告訴他許多太平天國的革命故事。這老兵說：

「洪秀全是我們廣東花縣人，他恨滿清的專制，和楊秀清在廣西金田村起兵，從廣西打到湖南湖北，一直攻破了南京，做了都城。太平天國的制度法律，最緊要的，就是解放奴隸，禁止娶妾，買娼，纏足，薙髮；主張人類一律平等，努力替人民爭自由。可惜後來內部分裂，終於給清政府消滅了。」

國父聽到太平天國許多社會改革，非常同情；後來聽到他們因自相殘殺而滅亡，感覺十分惋惜。（二）

國父幼時除習中文外，又從美教士克爾學英語，十三歲後，轉入他叔父所設立的學塾，（三）學塾中的老師，都是從洪楊事變中經歷過來的，每每把洪楊的故事，講給學生們聽，這比起鄉民的口述，要詳盡得多了，所以學生們無形中受了極大的感化，對於洪楊這班人很表同情，尤其是國父最受感動。

國父從小聰慧，而國父的叔父也是一位新穎人物，所以對於國父很看重。便是塾裏的同學，也都喜歡和國父親近。天色晚時，學塾散課了，有些學生往往不急於回去，和國父留在一起玩耍。在平曠的草野，國父每是這一羣孩童的領袖，他們模倣打仗的情形，而稱國父做「洪秀全第二」，國父也以能做洪秀全第二為榮，可見洪楊革命，對於國父的事業是個極大的啓示！（四）

（一）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章；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徐濟軒編孫中山生

第三章 到火奴魯魯去

(十一) 大哥從海外歸來

國父的大哥孫眉，字德彰，年紀比國父大十五歲。

德彰幼小的時候，很是聰明，但十分放蕩，從小不肯唸書。他的父親想叫他出去跑跑，換換環境，得些新的智識。

德彰的舅舅，在檀香山羣島經商，剛剛因事回來，於是國父的父母，便託他帶同德彰出去，賣掉幾畝田，籌上一筆款子，預備往檀香山。

他舅舅覺得小孩子的頑皮，也是出於天性。年紀大了，或者也很可以成家立業的，所以很高興地帶德彰到火奴魯魯去了。(一)

德彰到檀香山去時，國父年六歲。

德彰去了幾年，在紀元前三十六年的秋天（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他們就接到了他的消息，他很平安地到了火奴魯魯，並且十分順利。（那時寄一封信很不容易，要等候使人代帶，往往要隔幾年才能通一封信。）

在他的信裏，展開了一片熱帶海島上的美麗景色。在那裏，有肥沃的土地，豐富的食物，海濱繞滿了高大的棕樹，果園和葡萄園到處都是，時時透出新鮮的香味。那邊沒有海盜，貧民沒有重稅的負擔，居民沒有被劫的危險。這一切，在國父小小的心靈中，是如何地驚奇而羨慕呵！（二）

德彰的意志和毅力，同他的弟弟相彷彿，所以在火奴魯魯的事業，開始便很順利。他一到檀香山，便爲人作傭工，後來便在那邊經營商業，兼做開墾的工作，憑着他的智慧和勞苦，享受很優的利益，不多時候便成了有錢的人了。並且因爲他的耐勞刻苦，很受當地社會的尊敬，土人都稱他做「茂宜王」（King of Mani）。

關於德彰在火奴魯魯的事業，這裏不妨略提一下。

「眉公是先生胞兄，居長，早歲離鄉到檀香山大學附近之茂宜小島營畜殖業。那時，他光景已漸發達，事業擴充，自有大牧場，領地六千英畝（合華畝約二萬）。其中畜牛、馬、豬、雞、火雞等牲口數萬頭，場地有山林，有平原，工人逾千，華人土人各半。眉公爲全部主人，宛似府而稱孤之「小國之君」也。其政治勢力在該島上亦居重要地位，美國官員亦常與聯絡而借重其力以統治該島，時「孫阿眉」之名已爲人所共知了。」——逸經第四期，孫中山先生逸事。

到火奴魯魯的大哥，過了幾年，坐船回來了。

那是紀元前三十五年（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冬天的事，在火奴魯魯的德彰，奉了父親的命令，回來和譚夫人結婚。（三）

德彰回來時，孫家的人都十分高興，家中設筵相慶，很是熱鬧。德彰出去的時候，是一個窮苦的農家子，歸來的時候已富有了；不但富於金錢，並且富於做事的經驗，知道西方經營事業的方法了。

德彰把夏威夷島上的情形告訴那些驚奇的聽衆。在那邊，有黃金似的奇怪的沙灘，

海水的顏色是靛青似的，海浪在海邊澎湃着，水流不絕的泉水跟水晶一樣，凸入溫暖海水中的紫色的山，遮護着那些物產豐富土地肥沃的山谷。在這時聽衆的臉上，充滿着新奇，懷疑和幻想。

這些事情既然使翠亨村的人這樣高興聽，於是德彰又把自己在珠港附近開墾海濱濕地的成績，向他們敘述。他說那邊的墾田非常多，充滿着香的花和活潑的鳥，山谷中滿栽着棕樹，香櫨樹和波羅蜜等各種熱帶樹木，這些使聽衆感到十分欣羨。(四)

德彰結婚後，因為檀香山經營的事業，要親自照料，所以沒多時便回去了。

(一)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一節；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編 總理年譜頁一七。

(二)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五章。

(三) 見馮自由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章；大同學會編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第二章第二節；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先生長兄（按即孫眉字德彰）年少氣盛，不顧艱難勤繼祖父業，隻身遠渡重洋，至檀香山，業商賈，兼務農業，勞其精力，

獲得萬金，不數年，爲當地巨家，檀島土人見華人耕田之得法，反竭力鼓勵華人來島，以資開墾，因之先生殖人多有從其兄之後，而渡海赴檀島者。」

(四)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六章。

(五)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三三。

(一二) 第一次離開祖國

德彰回到翠亨不久，就預備要動身到火奴魯魯去，繼續經營他的事業。

國父很久想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這時見機會來了，便不肯錯過，向他的父母懇求着，要想跟大哥同去，但是他的父母堅決地不准他去。他們的意思，以爲有一個兒子出去冒險已經夠了，他們不能讓小兒子離開他們。

國父聽他父親吩咐，不敢違拗，看着他的大哥乘風破浪地去了，自己留在村中，覺得非常的失望。

沒有多時，和德彰合股的同事，得到了一隻英國輪船叫做「格蘭諾去」，招集許多僑

民預備離開澳門到夏威夷去。

書匯了一隻英國郵船回澳，林爾道去。港業預備

國父的母親，這時也想到火奴魯魯去，看看他的弟弟，也看看德彰在那邊的事業。

（一）

國父到這時，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於是重向父親懇求道：「現在，我已經十三歲了

。爲什麼我不應該出去長些知識呢？況且路上有母親同行的，在那裏又有大哥照顧。村塾

裏所能教我的，我統統學會了，我要到海外去找尋工作和知識。」（二）

他父親見他一心向上，無法再阻住他了，好在有母親一同照料着，於是就答應了他

。國父得到了家庭的許可，憧憬着海外的知識，心裏非常高興。

西曆一八七八年，即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夏曆五月，國父年十三歲。他隨着母親

由水道從翠亨村直接到澳門，乘上二千噸的輪船「格蘭諾去」號到火奴魯魯去，這是

國父第一次離開祖國。

國父到了澳門的時候，看見這輝煌的都市中有賭館，鴉片館，花船，妓女等等的引

誘，

（一）

（二）

誘物。他知道這些都是不正當的東西，因為犯了這些事情，結果要使人失望的。這些都
市的繁華，大背國父的天性，所以他雖然年幼，也知道痛恨這些，他甚至不願意登
陸。

「格蘭諾去」號離開了澳門，於是國父開始了旅途的生活。他在這二千噸的輪船中
，得到很多的感觸；巧妙的機器和汽鍋，貫連着船的兩邊的一根大鉄梁，都使他佩服外
國人的應用機械的能力。（三）

汽船正在海中航行，途中忽然死了一個水手。這水手是英國人，在他的屍體剛冷的
時候，已經把他繞在一隻粗帆布袋裏。國父在一旁看着，不曉得他們將怎樣處置這個
屍體。置有屍體的帆布袋，慢慢地將要從船旁的洞裏流入海了。水手們把一面顏色鮮明
的旗幟，包着布袋，送葬的鐘聲響了，空氣頓時嚴重起來，船長從一本書中讀了幾句，
砰的一聲，冰花四散。這水手的遺體已和海神去了。國父看着這簡單而莊嚴的葬禮，
覺到非常驚異。

汽船「格蘭諾去」號滿載了中國僑民，但國父在他們的中間，找不着一個親密的朋
友。在這二十多天航海的行程中，他除掉跟着母親外，差不多是獨自思想，獨自觀覽，
以消磨這些光陰罷了。

海水是碧色的，遙遠地接着青天，白雲在天空凝滯不動，除掉有時看到遼遠的一兩
片孤帆外，只有活潑的海鳥在點綴着寂寞的海洋了。國父眼望着四周的海景，思想到
翠亨的景物，和家庭生活的快樂。犁頭山下的草地，該還是那麼青青的吧！親愛的父親
呢？那些一天到晚在一起的朋友們呢？呵！他們都遠了。平時所不覺得的家鄉的一切，
到這時都覺得更可愛了。可憐一個十三歲的少年，初次離開祖國，這些思想是免不掉的
呵！

但是國父爲了前途的希望，不得不拋棄思家的念頭，去向光明的路上努力。我們
對於這位遠離家鄉的少年，只有更多的同情和欽佩了。（四）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三五·一十三歲。紀元前三十四年清光緒四

年戊寅西曆一八七八年，夏五月，隨侍楊太夫人赴檀香山。去歲德彰公移民赴檀，至是繼往者，乘英船格爾諾去號，將由澳門開行，總理乃向達成公再申前請，適楊太夫人亦欲一親德彰公之宏圖，達成公遂允總理隨行。

(二) 見甘乃光緒中山先生年譜「一八七九——十四歲從其兄德彰赴夏威夷入耶教學校」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附年譜「十四歲西曆一八七九年；隨其兄眉赴夏威夷入耶教學校。」吳稚暉編中山先生年系「戊寅清光緒四年西曆一八七八年十三歲，入其叔所設之私塾，……旋赴檀香山入耶教學校。」又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三五，也說 國父是十三歲赴檀，不是十四歲。關於 國父十三歲出國，還有一個證據，那便是註(三)。

(三) 見甘乃光編中山全書頁一五中山先生自傳親書生傳(一八九六)：「十二歲畢業，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

(四)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八章第十九節。

(一三) 火奴魯魯

國父到了火奴魯魯，那邊一切的事情和制度都使他感到新奇，有趣。他第一次看到郵政局，使他對於外國的交通制度感到便利。國父覺得夏威夷羣島非常繁盛，並且物

產豐富，人民都得到安適愉快的幸福。國父在火奴魯魯住了些時，使他感觸最深的，是地方上有良好的秩序，隨時隨地看得見尊重法律，信任保護的證據，因此使他生出研究西方文明的心思來。

國父到了這新的地方之後，對於這裏的種種事情，無論好的壞的，他都放寬容受。拿中國和火奴魯魯比較的時候，他總是要回想到在那太平洋西岸的祖國，雖然在這新環境裏，他覺得自由自在，也受人家的尊敬，但他到底覺得中國才是他所愛的地方。

(一) 到了火奴魯魯之後，住了一會，國父的母親便歸國了，只有國父獨留在這裏。

(二) 在火奴魯魯，國父住了些時，對於這裏的風俗人情也有些知道了，於是他大哥就領他到一個名叫「愛槐」(三)的地方去。

在這地方他大哥開着一間商店，因此便叫他在那裏學習。國父照顧店務，學習帳

目，很是刻苦。爲了事實上的需要，國父很留心地學習「楷奈楷」(四)人的方言，不到幾天，就學會了，後來很是精通；因此和當地土人說話，毫無困難。他既學得了記帳法，算盤也學會了，天天做着麻煩的事，覺得學習商業雖也是自立的基础，可是對於人生的意義，是沒有多大價值的。

他在愛槐沒有學習英語的機會，這是他最覺得不快樂的一樁事。他大哥雖然能夠說英語，但他要在離店兩英里的地方從事耕種，工作很忙，所以沒有工夫教他的弟弟學習英語。

國父在店裏，對顧客所用的是「楷奈楷」語，和店中的同事講的是廣東語。後來對於商店的情形，統統都知道了。他覺得這種生活，終於太枯燥乏味了；似乎「入」的責任，不能夠這樣就算完了。「人生」的問題，不能夠只顧自己能獨立生活，就算解決，所以他很想脫離這枯燥的商店生活，進學校去學習英語，做研究學問的一種基礎。(五)

(一)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九章。

(二)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三五：「……未幾太夫人歸國，總理獨留。」

(三)愛槐——地名，在珠港區域內。

(四)稽奈稽族是住在夏威夷的土人。

(五)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十三歲……居茂宜島愛槐鎮習商業，總理

在檀，德彰公令其習商，居愛槐鎮所設商肆，未久，即諳熟稽奈稽人語，並通曉中

國式之記帳法，珠算應用法，然非其志也。」又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十二章。

(一四) 在夏威夷的學校生活

火奴魯魯的英國教會學校，是德彰平日所信任的，他因為 國父有志要受一種英語的教育，便送他到火奴魯魯英國教會學校去。(一) 這個學校名叫埃奧蘭尼 Iolani 中學，校長是英人韋禮士主教 Bishop Alfred Willis。這學校是英國的基督教會所辦的。

國父進了學校，最初很感困難。教師們使他坐着觀看了十天，因為他不懂英語，他們和他交談，不得不做手勢，這情形當然是很可笑的，但我們一念到 國父當日的熱心，便覺得這十三歲的在外國孩子圍繞中的一個中國孩子，他的環境是太可憐太值得同情

了。

在這十天裏，他靜坐在書桌旁，但是他對於四周所見的，很是注意，那時他的心裏，好像波濤洶湧一般。他靜默了十天之後，漸漸的明白了，他覺得英文和中文的異點，英文每一個字可以分成幾個字母，字母又可用來拚成別的字，學習起來非常容易，覺得很高興，讀寫兩種都有很快的進步。至於算術，他本來學會了珠算，學習自然更加容易了。(二)

他正在高興的時候，不久煩惱便來了，那是同學們對他的欺侮。

國父那時穿着長袍大褂，腦後還拖着髮辮。校中比他年長的士人，和混血種的兒童，見他那異樣的裝束，都開始拖住他的髮辮來取樂。國父起初忍耐了好久，不和他們計較，後來因為要防護自己，漸漸忍不住了，於是便和他們公開作戰，無論單獨的，全部的，總是盡力的對付他們。國父因曾在翠亨田間工作，這時的體力已很發展，那些欺侮他的同學，都敵他不過，後來對他不敢無理了；因此他得享受和平與安寧。但是後

來那些年長的同學，想得了一個比較安穩的計策；他們指使許多幼童來拖他的髮辮。

國父可以用體力來打退那些比他年長的學童，但他覺得這些小孩子，不過是受人的指使，若是打傷了他們，是不公平的。他的天性覺得傷害弱者不算勇敢，因此一任他們戲弄，總是不動手，日子一久，他們也就慢慢的厭倦下來了。——武力與和平兼施，這是國父的戰略。（三）

火奴魯魯有一個游泳池，遮蔽在深綠的樹木裏，池水是很清澈的，一般學童常常到那兒去游泳。

國父雖然應用了他的戰略，戰勝了玩弄他髮辮的兒童，究竟因種族關係，感情上起了不少衝突。但是後來無論是混血種人，楷奈楷人和其他外國人，都一致的接受了他，當作他們中間的一員，他爲着能夠自重，和繼續不斷的努力，終於得到了他們的尊敬和友誼。

那時 國父爲了髮辮，常常受到不少麻煩，和他要好的外國人有時問他，「你爲什

麼不把你的髮辮剪掉呢？」

關於這個問題，他自己也常常懷疑着，但是他以爲一個人洗去恥辱，是很易的事；要大多數人統統洗去恥辱，非經長時間的努力，是不會成功的。他現在雖然可以把髮辮剪掉，做人家的表率，但這種個人的行動，有什麼用處呢？所以，他嘗對人說，我們把剪髮作爲最後的目的，應該大家聯合起來，等到全體的中國人，都可剪髮的時候，才把髮辮剪掉。這種愚蠢的風俗，是滿洲人強迫我們做的。必須等全體的中國人決心把牠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個大多數，使全世界知道了才行。——並且這髮辮，不過是中國人所受許多恥辱中的一種，我們應該把許多恥辱，立刻全體都去掉！（四）

那時火奴魯魯的英國教會學校，有救火會的組織，第三學年後又有了兵式體操。國父對於校中的救火會非常熱心注意，並且極感覺興趣，他想起了他的故鄉，因對於消防沒有一點預備，一有火警，就要大起恐慌，於是覺得外國人的消防組織和制度是值得模倣的。第三學年有了兵式操，因此他更是高興，他對於兵式操等事情非常熱心，這是

很有益於他後來的革命運動的。(五)

時光過得真快，這時國父已十六歲了。

國父在英國教會學校裏受了三年教育，身心上都起了很大的變化，渴望中國改造的熱度，一天深似一天。他對於校中的紀律，竭誠地遵守，對於各種學科，很勤力的學習。這時是西曆一八八一年，他在英國教會學校畢業了，因為他的成績很好，考試得了第一名。夏威夷的國王，特地親手給他一種獎品——一本講中國事情的書，這是因為國父的英文優良，所以獎給他的。我想這時的國父，回想他初入校時過的十天嗶劇生活，不免失笑罷！國父在學校裏得到這種殊遇，在火奴魯魯的華僑都引為中國的光榮。

(六)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三九：「十四歲。紀元前三十三年，清光緒五年己卯，西曆一八七九年，入火奴魯魯英國教會學校習英文。」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章。

(二)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編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三九：「初入校，發習令其靜

觀十日，始教以英文字母及拼音法聯句法，總理極感興趣，寫讀俱佳，算術亦多心得。」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章。

(三)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章；胡去非編孫中山先生傳。

(四) 同上第二十章。

(五)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四一：「十五歲。紀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六年庚辰，西曆一八八〇年，仍肄業英國教會學校，總理研習各科學，均勤勉，游泳救火諸事，亦旁及之。尤喜練兵式體操。」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章。

(六)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四三：「十六歲。紀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七年辛巳，西曆一八八一年，冬畢業於火奴魯魯英國教會學校，全校學生數百，而以英美人與土人爲多，總理科學均優，英文尤冠全校，故名列第一，夏莫威王親獎之，華僑亦引爲國榮。」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章；陸友白編孫文全集外傳二。

第四章

同治始創勸業工部

第一編 少年時期

第四章 回到故鄉做宣傳工作

(一五) 回到家鄉來

從火奴魯魯的英國教會學校畢業後，國父又回到他大哥的商店裏，做了半年生意。後來進了火奴魯魯的高等學校，那時叫做聖魯易學校，是美國教會所設，教學都用美國制度。這時國父年十七，他在那裏讀了一學期，又轉學到夏威夷大學。(一)

夏威夷大學是美國政府設立的，是夏威夷羣島的最高學府。(二) 國父進了夏威夷大學，正好努力學問，循序漸進，不料他的大哥忽然命令他退學了。他大哥的思想，雖然不怎樣頑固，但商人的頭腦，大半是趨重於保守的。他以為他的弟弟在教會學校裏畢業，為他自己的利益着想，所受的外國教育已經夠了，不要他再受外國教育而有所損害。國父當時聽了大哥的話，很是憂慮，後來明白了大哥的意思，也就不去反對，所

以他就依了大哥的命令，乘船回家鄉去。這時候，國父還只有十八歲，但已成爲一個有學識的新人物了。（三）

除掉上述的原因以外，國父的大哥之所以迫他的弟弟返國，還有一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國父這時信奉了耶穌教。國父在教會學校讀書，受耶教的薰陶已久，他覺得基督教是以仁愛和救人爲宗旨的，與他的良心沒有什麼不合，並且有幫助；所以他在轉入夏威夷大學後，毅然決然地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德彰對於他的弟弟的這種舉動，很不高興，要勸他弟弟出教。國父不聽他哥哥的話，反勸他大哥也做基督教的信徒。他大哥怕他留在夏威夷島，對於一切洋化沾染更深，所以就迫他回國了。（四）

紀元前二十九年的夏天，國父從火奴魯魯歸國，船到香港，改乘一隻中國沙船開往翠亨。

沙船從香港開往翠亨，途中經過一個小島，這個小島上有稅務釐捐局。船還沒有到小島時，船主關照乘客，叫他們小心謹慎；所以船到了小島後，一般搭客對於釐卡吏員

是忍受着。這些吏員但知強取勒索，絕不注意他們的職務。許多旅客恐怕這些貪吏把他們的東西充公，或者要逮捕他們，罰他們的錢，要求太平無事，不得不拿些禮物孝敬他們。

國父見他們拿了許多東西去，以爲可以太平無事了，誰知剛把行李收拾後，不料又來了一批。國父向他們申述已經檢查過，爲什麼又來麻煩呢？這些狡猾的吏員都說上次的檢查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他們是收釐捐的。國父聽了這句話，不回答，只得把他的行李打開。第二次的檢查完結了，他從新把他的行李收拾起來。像第一次一樣，再上了鎖，不料過了一會，第三批的員吏又到甲板上來了，於是國父抗議說：「我已經過兩次檢查了。」這新的一批很輕侮地說道：「他們不過是收本地的關稅和釐捐罷了，我們是查禁私運鴉片保護百姓的官吏。」國父准他們第三次搜查了。正預備開船，第四批又來了。他們穿了制服攜着軍械，不顧衆人的抗議，說是來搜查私運火油的。

國父到這時真是忍無可忍了，便駁他們道：「這是胡說，看到我們行李的數目形狀，便可以知道沒地位可藏火油的，你們爲什麼屢次來麻煩我們呢？」這些官吏用許多話恐嚇國父，但是他總是不肯給他們檢查，對於他們的無理要求不肯服從，因此別的旅客都來懇求他道：「這一回也聽他們的檢查罷！否則他們要無緣無故扣留我們在這裏的。」國父仍舊不肯，過了一刻果然不出所料，乘客真的受着麻煩了，因爲這些官吏把沙船扣留，不准開行，直到第二天早晨，船主納賄給他們，沙船才得開行。這納賄的金錢，吏員們都很體面的叫做罰款。（五）

國父受了這事的刺激，對於改革中國的念頭格外尖銳了。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四七：「十七歲。紀元前三十年，清光緒八年壬午，西曆一八八二年，秋入聖路易高等學校肄業。總理去歲畢業後，復居茂宜島愛槐鎮商肆，助兄貿易，越半載，乃入是校，校爲美教會所設，用美國制。」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章，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頁一。

（二）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五一：「十八歲。紀元前二十九年

，清光緒九年癸未，西曆一八八三年，春轉入夏威夷大學肄業，校爲美政府所設，禮中最高學府也。」

（三）見孫逸仙傳記第二十章，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頁二。

（四）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五一：「夏六月歸國，總理肄業教會學校，受耶教薰陶已久，入大學後，毅然受洗禮，德彰公甚非之，故迫令回國。」三民圖書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頁九。

（五）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一章，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第二頁：「船將抵香山時，關吏搜索行裝至四次之多，中山即起而與之辯爭。改革之念，至此益顯。」

（一六）大事業必定要從小處做起

離別了翠亨好久的 國父，終於回到故鄉來了。

黎頭山的高峯，背着碧藍的天，依然是那麼美麗。高大的樹木，清澈的河流，翠亨村的一切，依然和三年前一樣，便是鄉村的居民，也和三年前一樣的天真可愛，但時隔三年， 國父已經增加不少的知識和見解了。

在這愚昧的鄉村中，國父開始做宣傳改革的工作。他明明知道力量不大，但他知道大事業必定要從小處做起。這時鄉村的人們，因為國父從海外歸來，都喜歡來和國父閒談。國父正好借此機會，宣傳中國朝廷的腐敗，以及改革政治的必要。聽的人雖未必覺得都贊同，但仍極願聽他的言論。（一）

關於政治的改革，國父知道把那些遠的較隔膜的對鄉民講，是不會使他們瞭解的，所以他就近的較深切的事實來講。他說：「你們的縣衙門，是在香山城裏，這衙門替你們幹些什麼事呢？每年衙役到翠亨來一次，向你們收取他所規定的錢，錢收到了，就去了。你們不向他們要什麼，他也沒有什麼利益給你們。」許多環繞着聽的人，都覺得這是聞所未聞的話。他又說道：「這衙役平日對於村中所發生的事情，無論怎樣的重要，他們都不幫你們處理，好像沒有關係的。你們不要縣衙門干涉你們的事，縣衙門也不要你們預聞他們的事，所以中間就有了隔閡，他們拿了你們的錢，而你們沒有得着出錢的益處。本來一個政府應該替人民管理種種事情，正像家長應該注意到家中各人一樣，

這種取錢而不做事的縣衙門，我們要牠做什麼？」（二）

國父見鄉民喜歡聽他的談話，於是又譬喻給他們聽：現在我們若是要一條路，我們自己要來造，或者要我們自己捐錢來造，甚至清兵所用的橋也要我們出錢造。我們既然出了稅，他們每年應該做些事情給我們看的。無論是建造學校，橋梁，馬路，我們所出的錢到那裏去了？我想我們這些道路橋梁由自己造，學校由自己來辦，要比讓滿清人來替我們做，省掉不少錢呢！

有一天 國父拿了一個銅錢，問一般鄉民道：「中國的元首是誰？」

「皇帝就是中國的元首。」

「這皇帝是中國人嗎？」

他們回答：「自然是，除了中國人以外，還有誰來做皇帝呢！」

於是 國父把銅錢給他們看，「你們瞧這銅錢上的字，反面不是中國字，是滿洲字。你可知道統治中國的，不是中國人，是滿洲人呢？滿洲人做了皇帝，對於政治上不

替你們幹什麼。並且對於種種道德教育，都是忽略的，這種不負責任的皇帝我們要他做什麼？（一）（三）

（一）見胡去非編孫中山先生傳第三節；陸友白編孫文全集外傳二；三民圖書公司出版
孫逸仙軼事集頁七；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二章。

（二）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二章；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

（三）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二章；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頁七。

（一七）破壞偶像

國父幼時，正和旁的孩子一樣，曾由父母帶過他去拜過村廟中的神像。廟裏共有三個偶像，是北帝，天后，和王母。

自從海外歸來後，國父見村民不論男女老幼，都迷信鬼神，他認為這種迷信就是貧弱的記號，中國的人民應當向前求進步，但迷信是愚昧的原因，他們相信了這種偶像和經懺的事，就永不能進步了。因此他早就存着心思，要設法破除迷信。

陸皓東是國父的同鄉，也是翠亨村人。從小和國父要好，這時因為分別了好多年，兩人的感情格外親密了。他們常常招集了村上的青年，講述太平天國的軼事，以及華盛頓這班人的革命事蹟。

有一天國父和陸皓東領了幾個朋友，走進北帝廟去，他看見這廟比從前破舊多了，但是偶像却是新裝飾的，知道廟也快要修理了，很引起他的惡感。同伴們有的提議要向偶像禮拜，一國父和陸皓東把他們拉起來，推他們在後面，國父上前去抓住了北帝的木手。同伴們看見他褻瀆神像，大為吃驚。但國父却喊道：「我們為什麼敬禮這個木偶？牠們自己還不能幫助自己，誰說牠能幫助我們？現在，看我拉掉牠的手指，牠能不能阻擋我？」

於是把北帝的木手用力一拉，就拉斷了。把偶像的手指握在手中，說道：「現在，你們看見這樣的所謂保護鄉村的神道了。我折了牠的手指，牠還照舊笑著，這樣的神道，那有能力來保護我們鄉村？」



父國 的時歲八十

他同來的人，都震驚着逃出廟門去了。

不多一會，這個新聞傳遍全村，國父的名字被大家詛咒，大家都來責問孫家。他的父母對於這件事情很難爲情，他們雖然愛他們的兒子，但是到底以爲是褻瀆神靈，是
不可寬宥的。國父的父親要平鄉中父老的氣，於是立即把破壞的偶像修復，又把國
父逐出翠亨村。

於是，國父避往香港，陸皓東也往上海去求學。(一)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五一：「秋偕陸皓東毀鄉中北帝神像，皓東走上海，總理走香港入拔萃書院。皓東與總理，幼小締交，別已六七年，總理自海外歸，學識長進，皓東亦素習國學，重聚後，契洽逾恆，每集羣兒，演說太平天國，及拿破崙華盛頓革命事實。一日率羣兒出遊，過北帝廟，見有向神座頂禮者，總理睇以木偶無知，勸勿信，尋斷北帝像手，皓東助之，毀神像三。磯頭，鄉人大譁，羣詰達成公，達成公操杖覓總理，總理因避至香港，投拔萃書院，續習英文，皓東亦赴上海求學。一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三章；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第八頁；胡去非編孫中山先生傳第三節。

第五章 「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學爲入世之媒」

(二八) 中法戰爭的一課

國父到香港後，進了拔萃書院，繼續研究英文。香港有一個皇仁書院，在香港政府所設立的學校中，以皇仁書院設備最好，所以第二年的春天，國父便轉學到皇仁書院去。(一)

國父對基督教既有了深切的信仰，先前在檀香山信教又受了挫折，這時他再不能忍耐了，便使用其信教的自由權，向一西牧師名嘉嘉理牧師處受洗禮爲基督教徒，而以「日新」二字爲名，因爲這和逸仙同音，復取大學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同日受洗者有陸皓東，名籍下註陸中桂，後死於廣州之役，國父稱其爲我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犧牲流血的第一人。

嘉理堂前洗禮記錄冊中之二頁孫日新即 國父陸中桂即陸皓東
香港光澤基督號借用

1 宋毓林	香港	Remond
2 孫日新	山城	Remond
3 八孺	翠亨鄉	Remond
4 陸中桂	香山翠亨鄉	Remond
5 唐雄	香"唐家"	Remond
6 任顯德	香"港"	Remond
7 宋連文	" "	Remond
8 宋江燾	" "	Remond
9 周慈愛	" "	Remond
10 任顯日	" "	Remond
11 陳柳重	恩平長灣林	Remond

當國父到香港時，正是中法兩國爲安南問題而起爭執的時候。那時法國想併吞我們的屬地安南，黑旗軍劉永福把他們打退。後來交涉不得解決，滿清政府在紀元前二十八年（一八八四）的七月，正式和法國宣戰。（二）

這時關於戰爭的消息，政府不給人民知道。國父因爲在香港的緣故，有機會曉得戰爭的情形。他對於祖國的對外戰爭，十分注意，他當然希望中國能戰勝，但對於清軍的腐敗，事實上使得他不得不抱悲觀。

一八八四年的夏曆五月，中法兩國談判和約，法軍却乘機進軍諒山，被中國軍隊打敗，這事情使一般中國人很高興，以爲中國是天朝上國，打敗夷邦是不成問題的。國父見他們如在睡夢之中，剴切地向他們說道：

「法國有鐵甲艦，而我們只有木製的沙船；法國有新式的砲和精練的砲手，我們的槍是很難放一響的；我們的兵沒有紀律，全憑血氣之勇，你們怎敢說我國必定勝利

果然在這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國元帥戈白從海口進了閩江，到了福州的馬尾船廠，七分鐘的砲火毀了中國水師的十一隻木製的大戰船，於是中國的南洋海軍完全覆滅。

(三)

第二年的夏曆二月，廣西提督馮子材，在鎮南關外大敗法軍，收復諒山，雲南軍隊也打了勝仗。法國人於是請英國公使出來講和，滿清政府這時不曉得利用時機，一味害怕，結果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承認安南爲法國的保護國。國父看到滿清政府這樣昧於事理，氣忿得很。

不過當時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中國人已經慢慢覺悟：

當初，有一隻法國兵輪從台灣開來，因大受損傷，到香港修理。中國工人因爲這是敵艦，修好之後，要去打自己國裏的人，於是大家一致拒絕代他們修理。(四)

這事情雖小，但給予國父不少鼓勵，使他知道中國的民族性還沒有泯滅。

中法戰爭是過去了，但這次戰爭對於國父有很大的影響。他乘這個機會，考察滿

清兵備的人數和軍器，得到完滿的報告。所以中法戰爭的一幕，不啻滿清政府實力的估計。國父曉得他們並不用外國式的槍砲和機槍，他進行推翻滿清的心愈加厲害了。

國父在他的自傳上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可見中法戰爭的一幕，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影響。(五)

(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五五：「十九歲。紀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甲申，西曆一八八四年，春正月轉入皇仁書院。時港政府所設學校，惟是院設備最完，故轉入之。」又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

(二) 同前第五六頁：「清廷下詔興法宣戰，旋命左宗棠督辦福建軍務，楊昌濬爲閩浙總督，何璟革職。」

(三)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四章，中央黨部總理年譜頁五六：「七月，法將孤拔率艦十三艘，闖入馬江，轟沉中經多艘，並毀馬尾船廠，中國南洋海軍全滅。」

(四)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四章。關於中國戰勝反袁割地之痛史，可參閱邵元

圖卷四。 冲著中國之革命運動及其背景。

(五)見孫文自傳；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四章。

(一九) 和盧慕貞結婚

當國父在火奴魯魯時，幫助他大哥德彰經營商業，很得大哥的歡心，他大哥以為應當把商業所賺利益的一半分給他的弟弟，並請了一個律師來證明。這種財產在火奴魯魯是常常漲價的，國父有了這筆錢，所以能在離鄉之後，到香港去求學。

德彰對於他弟弟有很大的期許，他自己在遼遠的地方，不能回家鄉服務，希望他弟弟回到翠亭去拿這筆財產可以在家鄉好好經營，增加家庭的榮譽。

不料從翠亭來的消息，說國父做了褻瀆村廟神像的事，因而被家鄉所不容。德彰聽到以後，受了很大的刺激，決意以為這個財產在國父手裏，是很危險的，必須立刻收回去，但這事很為難，因為財產已在他弟弟名下，要收回，必須叫他弟弟重到火奴魯魯

來。於是他便寫了好幾次信，叫國父趕快出來。國父這時正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見大哥屢次寫信叫他，很是驚異；他也不再問究竟，立刻乘船再到火奴魯魯來。國父到了火奴魯魯，因而對大哥說：「德彰見了他弟弟，露出一種憂慮的樣子，評論國父的任性妄為，不遵守中國習慣，和毀壞神像的不是。德彰並且說，他當初給他弟弟一半的財產，是希望他能好好地安身立業的，現在他弟弟這樣的任性妄為，一家都要受害了，難道他給他弟弟許多財產，為的是供給他任性妄為嗎？因此他現在很懊悔。」

國父為欲恢復兄弟間的感情，毫無猶豫地同着他大哥到律師辦事處，把財產依法簽字後，完全歸還給大哥。德彰看到國父這樣爽直，也就不十分苛責他了，於是他們兄弟間的友愛，沒有因此減去。（二）

國父是紀元前二十八年十月到檀香山去的，到第二年三月才回來，在檀香山就了四個月。

大哥雖然埋怨他弟弟不該侮辱神像，因而把財產收剝，但畢竟是愛他弟弟的。因此國父到了火奴魯魯之後，德彰便不讓他回來，這時德彰事情很忙，自己常常在農場照料，讓國父留在愛槐的商店裏，意思是要他弟弟在店裏多住些日子，把那種少年的盛氣磨滅了些。

時候隔了一年多，國父對於店中的情形也生疎了，尤其是和店中的同事們，感情不免隔閡，國父覺得在店裏沒有趣味，那時他的姊丈楊子輝也在那邊，於是國父便告訴他的姊丈，說是要到火奴魯魯去，不願在愛槐多耽下去了。剛剛遇到美教士佛蘭爹文，送給他三百美金，於是他便決定離開檀香山。

國父寫信給大哥告別，大哥不願意他去，便親自來慰留。他告訴大哥說不願再耽下去了，大哥不允許他走，並且表示不給他路費，但終於留不住他了。

離開了檀香山，國父想這是擴張見聞的一個機會，於是便上美洲去。在美洲游覽了許多都市，觀察這個新興獨立國的政治制度以及各種建設，使他對於中國革命運動得

到不少參攷。回到中國來的時候又經過日本，這和中國密邇的島國，當然也引起國父不少的注意。後來繞道上海歸家，到翠亨的時候，身邊只贖得美金一圓了，於是便把這一圓美金給了父母，並且把帶來的東西分送給家裏的人。(二)

德彰自從他弟弟走後，回想他弟弟的允直，覺得對於他未便督責過嚴了，十分地懊恨自己過分的舉動，因此便寄了一筆款子給父親，說是給他弟弟作為學費的，並且說弟弟已成年了，也該為他成婚了。(三)

國父再從檀香山歸國時，年已十九。在夏曆四月十三日，聽奉了父母親的命令，和盧夫人結婚。盧夫人名叫慕貞，家在離翠亨不遠的瑩鄉，父親名叫盧耀顯，是讀書出身，後來經營商業。

新婚後的國父，在翠亨住了三個月，又復動身到香港，回到皇仁書院裏讀書。

這一年國父停止學習英語，因此自稱為「浪費之年」，其實他並沒有把光陰浪費掉，在這時他研究中國的經史，國學方面有顯著的進步。(四)

(一) 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五章；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頁九：「在檀島時助兄經營，兄授以財產之半，值銀萬，及先生至香港，其兄聞其在本鄉種種反抗故俗褻瀆神道事，不欲助以金錢以資其狂妄之行爲，乃召先生至檀島，責其舉動浮躁，且述悔投資財意，先生欲恢復兄弟感情，遂毅然延律師，將財產盡簽字而還之。兄，兄甚喜其克直，友愛得不致稍減。」

(二)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五九：「春三月復歸自檀香山。時德彰公恆往農場，因留 總理居肆，欲以少折其氣……不能堪……遂決行。先馳書德彰公告別……旋遍遊美洲各都市，經日本至上海而歸，餘美金一元，奉父母，並分贈家人物品。」

(三) 見同上「既而德彰公轉念督責過嚴，頗悔之，即以鉅款寄達成公，助 總理求學，並請速爲授室。」

(四) 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秋七月復入皇仁書院肄業， 總理是年停習英文，常自稱爲浪費之年，然鑽研經史，國學於以深遂。」

(二〇) 決定研究醫學

自從中法戰爭後，國父感覺到中國的環境，已不容許再那樣敷衍苟活下去了，他

覺得中國需要一次大的改革，而這種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這時 國父還在皇仁書院讀書，聽說廣州傳道會的博濟醫院成立。於是他便到廣州去進博濟醫院附設的醫校學習醫術。(一)

要做革命事業，國父知道必先憑藉一種職業，做藏身的地步。職業當然是個人獨

立的工具，但這是最小的問題。他要拿一種職業，做宣傳革命的掩護，最後決定研究醫學。因為醫生這種職業，在社會上一般人的眼中，最是善良守法的人。國父想將來可

以靠了醫生的牌子，秘密進行他的計劃。他選定廣州，因為那裏可以做發展革命的中心

。這個學校是英美傳道會辦的，教員是美國人，國父在裏面讀了一年書。(二)

國父在這時開始學醫，但他決心學醫的念頭，從小在火奴魯魯時便已有了。據孫逸

仙博士醫學院籌備委員會近編一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週年紀念史略一文，中

說：

「先生少寓檀香山時，日往訪教會司鐸柯甫山君，見其架上有醫科書籍，問何以需此？」

杜君謂范文正公有云，不爲良相，當爲良醫，竊採此意耳。公頷之。異日再見杜君曰，君爲我奉范氏之言，竊以爲未當，吾國人讀書，非遽能從政，即從政矣，未必驟秉國鈞，倘殫心力以求作相，久不可期，然後爲醫，無論良醫不易爲，即努力爲之，晚矣！我意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醫術，懸其鵠以求之，庶有獲也。此段言語，杜在南洋對譚慕韓所述，先生於救國學醫併行之志，已肇於此時矣。

廣州博濟醫院，開始於一八三五年，爲中國和遠東各國西醫西藥之祖。國父入該院時，院長爲美國嘉約翰先生 Dr. John I. Kerr。此博濟醫院現已改爲「國立孫逸仙博士紀念醫院」了。當國父在博濟醫院讀書的時候，學費每年二十元，國父住醫院內哥支堂十號宿舍，（即今四十八號病房），同學男十二人，女四人。該校初時只收男生，一八七九年因真光女校的請求兼收女生，實開中國男女同學之祖。——同上

國父在廣州博濟醫學校，常以改造中國自任，每每碰到一個人，總要和他談革命，不管他是教師，是學生，是工人商人；也不管他贊成不贊成，了解不了解，一時大家都把他看做革命狂。只有一個人和國父表同情，那就是國父的同學鄭士良。士良號炳臣，是三點會的會員。會中祕密黨員很多，鄭士良和他們結交極廣，後來對於國父的

革命事業，極有幫助。那時國父和鄭士良既是同處一校，又是志同道合，所以兩個人感情很好。（三）

在廣州醫學校時，有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師，名叫區鳳墀，也是和國父表同情的。區鳳墀時常和國父在一起，研究教義，並且討論革命運動，於是教會中人，都曉得國父是一個有志的青年。後來歷次革命中，區氏做實際的工作，擔任會計長的職務。

（四）

國父在校將及一年，因為校中教育方法不良，就轉學到香港雅麗斯醫校，那是附設在雅麗斯醫院的。原來香港有個何啓博士，在英國學法律，畢業後和英國雅麗斯 Alice 女士結了婚，回國後過了幾年，他的愛妻去世了，並且遺下幾萬鎊的財產。何啓博士便在西曆一八七七年，辦了一座雅麗斯醫院以紀念她，附設這個雅麗斯醫校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現在已經改組為香港大學醫學部）。這位何啓博士，便是後來資助與中會的一個人。那時雅麗斯醫校的校長兼外科主任，是英國人康德黎 Mr.

James Cantle 君，教員統統是當地的有名西醫，設備又極完全，所以 國父就毫無猶豫地加入了。

國父在博濟醫學校的時候，雖然遇了志同道合的鄭士良，但在廣州省城，耳目衆多，言論也不免受束縛，不如在香港的自由。國父進香港雅麗斯醫校，已經二十二歲了（一八八七），他進校之後，天天談革命。同學中很少和他談的，有些以爲他大逆不道而避他的，也有笑他中風病狂的，並且還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洪秀全」，因爲 國父平時常常談起洪秀全，稱他爲反對清朝的英雄。（五）

不過青年人是富於熱血，尤其富於同情的，國父在香港不久，便交結了陳白、尤烈、黃詠襄、楊鶴齡、陸皓東一般有志的青年；陳白號少白，和 國父在香港雅麗斯同學。黃詠襄是香港議政局議員黃勝的兒子，是大家注意的一位有志青年，尤烈號少統，是洪門會中的人，在香港華民政務司擔任書記的職務。至於鶴齡和皓東，都是 國父的鄉鄰。前面已經述過，皓東因爲跟着 國父打壞神像，逃往上海，這時新從上海回港；

鶴齡有祖宗遺下來的一升耀記商店在香港，國父常常借此為聚會的地方。這時，國父和陳少白、尤少統、黃詠襄都住在香港，鄭士良也常常來香港聚會，大家志趣相合，覺得十分興奮，於是一有空閒便聚在一處，不免高談闊論。他們還組織一個會，可是沒有定名稱，一時香港的親友，稱這班好事青年中陳少白、尤烈、楊鶴齡和國父四人，叫做「四大寇」。(六)

關於所謂「四大寇」訂交的始末，下面有一段很詳細而有趣的記載：

「四大寇者，革命時代，孫總理陳少白尤烈楊鶴齡四人之綽號也。楊為廣東檀香山翠亨村人，生於澳門，家世豪富，性不羈，喜諧謔，與總理結識最早。有商店在香港歌賦街曰楊耀記，嘗在店內獨闢一樓，為友朋聚集談話之所。總理至港，恆下榻其間。尤烈，字少統，順德人，自幼好與洪門會黨遊，久有興漢逐滿之志。當總理習醫于廣州博濟醫院時，有尤裕堂者，博濟舊學生，早已畢業，歷輩順德鄉間，每年必有數次來省，購辦西藥，又必一至博濟，探望舊友。是日適與其族人尤少統同行，在城外登龍街某銀號下榻，晚鐘後擬到博濟一行，道經十三行果攤間，見有數人在此雀角，裕堂細認之，非他人，乃博濟學生孫逸仙、鄧景暉及鄧景暉也。事因孫等數人，欲買荔枝同館同食，乃三人囊中皆不名一錢，既碎菓

上手，乃告之曰，我等博濟學生，請你明早往收菓價便是。賣菓者不願意，是以彼此起而爭論也。裕堂適有碎金在腰，乃教訓賣菓者一番，再秤別的水菓數款，其價總共不消半元，於是同回博濟，大發議論，以水菓消夜，然後各散。由是孫逸仙、鄭弼臣、尤少純三人，漸次密結，其談語有非旁人所諳曉也者。有人執而問之，先生每高唱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以亂之而已。（博濟化學教師何瞭然，喜談佛偈，嘗曰，不有而有，有而不有。先生聞之，發一大笑，嗣後每日必有數次唱此二語，亦一趣聞也。）博濟某同學醫生說，先生年少聰明過人，記憶力極強，無事不言不笑，有事諸論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語，竹床瓦枕，安然就寢，珍饈藜藿，甘之如飴，此其特異之性也。

一陳少白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粵之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開創時爲第一期學生。其父子橋之友區鳳墀以其少負奇氣，乃介紹之至香港雅麗氏醫學校訪總理，少白從之。晤總理後，一見如故，總理勸其改入醫校，以後晨夕切磋，少白於是遷港。同學二載，以天性不近輟學。在此期內，少白亦在港任華民政務司署書記。故孫陳尤楊四人每日在楊耀記高談造反覆滿，興高采烈，故時人咸以四大寇稱之。——逸經第七期革命逸史；孫逸仙博士醫學院編總理業醫生活史。

第二年的春天，國父遭遇到一件不幸的事，那便是他老父的去世。前面已經說過，國父的父親是一位刻苦耐勞的鄉人，並且一生不變更他的操守。

所以孫家的田地雖不多，也是夠清貧的生活。國父的父親雖節儉而不吝嗇，有一個朋友在他家閑住了十多年，他始終不拒絕，並且不以爲這對於他的朋友是了不得的恩惠。他既是這樣一位儉於自奉厚於待人的，所以對待他的兩個兒子，又慈愛又嚴厲。他雖曾因兒子毀壞神像的事情而把兒子趕出家庭，但他對於他的兒子永久是慈愛的，關心的。國父也極愛戴他的老父，每年幾次假期必要回去和父親親近親近。在去年的冬天，他病了，國父剛剛年假回家，因此能有機會在父親病榻前侍奉。德彰聽見消息也從火奴魯魯趕回來，但他的年紀畢竟大了，一月後便離去這繁囂的世界。他死時是紀元前二十四年（一八八八）二月二十五日，年七十六歲。（七）

老父死去以後，國父當然十分悲哀，但他不能忘記他的事業，所以在家裏就了一會，仍舊到香港讀書。這時滿清政府的政治，真是愈來愈壞了。李鴻章籌備了一筆款子振興海軍，却被太后那拉氏拿去修頤和園，對於中法戰爭的恥辱，已經完全忘掉了。

國父看到這種情形，和志同道合的青年們討論革命愈加厲害。

從廿二歲轉學香港（一八八七）到廿六歲（一八九一）這五年中，國父一直肄業香港雅麗斯醫院，除掉專心研究醫術外，便討論革命的理論和方法。紀元前二十年的春天，國父年二十七歲，在雅麗斯醫校畢業了。國父天資既好，人又用功，各種成績都十分優良，師長和同學都很欽佩他，尤能博得校長康德黎的看重。畢業時成績第一，學校方面特別開一個會議，獎國父以博士學位。（八）（九）

- （一）見馮自由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二頁；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建國月刊一卷三期），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六三；富崎寅藏著孫逸仙傳第二章；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六章。
- （二）見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六章。
- （三）見馮自由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二頁；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八節；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六三；富崎寅藏著孫逸仙傳第二章；林百克編孫逸仙傳記第二十六章；中山先生自傳。

- （四）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六三；三民公司孫中山軼事集頁十二。
- （五）見馮自由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二頁；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
- （六）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二節。史史博覽會冷編：富崎寅藏著

(六)見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上卷第二頁；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年譜；宮崎寅藏編孫逸仙傳第二章；中山先生自傳。史文編卷二頁；

(七)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七一；「二十三歲。紀元前二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子西曆一八八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達成公卒。」

(八)同上頁廿九；廿三時壽。紀元前二十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西曆一八九二年，春三畢業雅麗醫學校得博士學位；「陳少白述與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三節：「孫先生求學的用心，實我所僅見。在雅麗氏學校讀書，平時無論什麼學科，都是滿分。到了二十七歲畢業的時候，其中有一科是九十幾分。校中教員與考試官就爲他開了一個會議，覺得這是本校中最好的學生，學科統統滿分，有一科稍爲欠缺些。會議結果，他們就送給他幾分，使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所以在畢業證書上是註明滿分的。」

事對式而(九)關於香港醫校和國父在校的情形，國立孫逸仙博士醫學院編總理業醫生活史中說：「一八七七年，香港何啓律師創辦一醫院，以紀念其英籍亡妻雅麗氏，同年簡地利醫生自英來港，與萬臣佐頓，赫鉄根，威廉容各醫生，及牧師兼醫生翟爾瑪氏，爲華人開辦一醫學校，設有管理委員七人，醫校即在雅麗氏醫院內，分班上課。

香港譯讀使，使生徒實地練習，簡氏自任校長兼外科主任，其他各科均香港有名醫生擔任，多屬義務，何啓爲醫校開辦人之一，兼教授醫學法律。博濟附設之醫校，全用華文教

授，香港醫校則全用英文教授，而兩校皆注重外科，兩校長皆兼外科主任。當時能外科爲華人所信用也。據簡氏書云：博濟醫學校，由素宇衆望一位外科醫生嘉約翰主持，他對於醫藥與外科興味，非常濃厚。兩位醫師之相得可知。先生先後得力於兩位醫師不少，先生既在博濟一年，醫學根底自比其他初來學生爲優，記憶力之強與研究之專精，又非常人所能及，經過五年時間，各科考試，均滿百分之數，以第一人畢業。其證書經校長及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及牧師書記官簽字，由香港總督羅便臣爵士手給，准其以內外科產科行世，是爲香港第一張醫照，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所發。香港醫校所在地，即雅麗氏醫院，與道濟會堂房相連，同爲倫敦傳道會所管，醫校學生在雅麗氏醫院上課，星期日則在道濟會堂禮拜。先生所畢業之香港醫校，今已歸併於香港大學；所實習之雅麗氏醫院，早已遷往般舍道上與邦打素醫院何妙齡醫院聯合一處；所禮拜聚集之道濟會堂，亦已改爲合一堂，均非原址荷里活道之舊。先生在香港醫學時所有遺跡，已不可復識矣。」

第二編

壯年時期

(一八九二—一九二六)

的志趣的。

於是 國父便在廣州和澳門，掛牌行醫。他爲人治病是以救人濟世爲宗旨的，凡是勞工和窮人，到他這裏求醫，非特不受酬金，並且有時送錢給他們，和他們大談革命。但對於有錢的人，他就索取較多的診金。因爲他的醫術高明，尤其善於解剖術，不久遠近都曉得他的盛名了。(二)澳門中國醫局的華董，特別把 國父招致去，爲他設立醫室和病房，並向倫敦訂購藥料和應用的器械。(三)同時 國父在澳門康公廟前，開辦了一座中西醫藥局，一時遠近的病人都來求醫，營業很是興盛。(四)

國父醫術很精，茲記其在澳門業醫時的情形如下：

「澳門原屬香山縣治，與先生故鄉陸路相通，又與香港廣州水路汽船往來不絕，便於革命運動。當先生在香港學醫時，偶爾返鄉，道經澳門，澳紳曹子基何穗田家人，久病不愈，延之診治，一藥便瘳，驚爲神奇。及先生畢業，曹何與澳紳陳廣慶，資助先生組澳門中西藥局，掛牌行醫。鏡湖醫院者，爲澳門華人所設立，向用中醫中藥施治貧病，總理屢請其兼用西醫西藥，以濟中醫所不及，並願充當義務，不受薪金，該醫院竟破例從之。由是中外人

士多就。總理診治，莫不着手成春，稱爲國手。對於解剖術，尤爲精妙。先生醫術最精者，爲割症與助產兩科，助產器具，乃在香港考取醫照時爲英政府所賞給，割症更有淵源，先生前後學醫於博濟與香港醫校，前者院長爲美人嘉約翰，後者爲英人簡地利，均以外科聖手著名，先生經多年觀察與實習，手術之精，一時無兩。當在鏡湖醫院初試手術，割一砂淋，其大如鷄卵，權之重一兩七錢有奇，當時詫爲罕見。據簡地利所述，在中國施行外科手術情形，與英國截然不同，華人醫院值理，坐在手術室內監視，至於病者親屬，亦環立參觀，對於施割腎卵，華人尤感興趣。因腎卵不是常見之症，當割完之時，觀者皆大驚服，同聲歡呼勝利。先生每有重要割症，簡以敬愛先生之故，數次由香港到澳門幫忙工作，並力讚先生斷診之明確，手術之熟練而敏捷云云。在澳門開業，不及數月，求醫者日衆，不止華人信仰，即葡人亦多就先生診治，大爲葡籍醫生所忌，以先生未有葡國醫照，控准澳門政府勒令停業，先生於是回廣州。——見 總理業醫生活史一頁。

這時中國的西醫很少，國父採用新法醫人，剛剛提起東方人的信仰，立刻又引起西歐人的嫉妒。原來照葡萄牙人的法律，不得葡萄牙政府的醫業執照，便不許在她的境內行醫。國父聲名既盛，澳門的葡萄牙醫生便多方和他爲難，最初禁止他不許爲葡萄牙人醫病。後來令各藥房不准爲他國醫生配方，國父的醫業，因此受了頓挫，損失不

少的資本，不得已才遷到廣州。(五)

國父在廣州行醫，其聲譽不減於澳門，我們看下面一段記載便知道了：

一先生初在廣州開業，懸壺於雙門底聖教書樓，書樓內進爲基督敬禮拜堂，傳教士爲王質甫。先生既結束澳門中西藥局，來廣州後，復設東西藥房於洗基，每日十時至十二時贈診，出外謝步隨意致送，若難產服毒急症，不論貧富，一邀即至，其濟人利物，豈今所謂自號名醫，而昂其診金者所能及耶？先生不特醫術精良，而醫品尤慈祥而廉潔，當時官紳及民衆多知孫醫生之名，所得診金藥資，盡充作交結官衙聯絡會黨之用。東西藥房司理爲博濟同學隴文卿，所常往來者，則同學廖德山梁乾初等，此時均表同情於先生革命矣。

業醫生活史一頁

……

興盛。然而革命的事業不能拋棄，所以國父便請了一位尹文楷做助手，管理醫藥局的事務，自己讓出工夫來做革命運動。(六)

這時候尤少純正做廣雅書局內的廣東輿圖局的測繪生，書局的南園有一個抗風軒，地方很幽靜，因此國父和尤少純、魏友琴、鄭士良、程耀宸、程奎光，以及陸皓東這些人，在裏面祕密集會，商談國家的大局和革命運動。

國父最早提議創設團體做進行革命的機關，以驅除滿清恢復中華為宗旨，那時大家雖贊成國父的主張，但是會員很少，所以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組織。(七)

國父深曉得中國民族受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一般人民尤其是過高等生活的，早就沒有民族思想了；真正的民族思想，要往下流社會的會黨中去尋。鄭士良是會黨的首領，國父便和他着手聯絡會黨，一方面也交結官紳，把醫藥方面的收入，都用在這方面，同時因為自己不去開藥房的事，營業方面也就慢慢衰落下去了。(八)

(一) 見國父自傳：「數年如一日……此為予革命言論時代也。及予畢業之後，懸壺

於澳門羊城兩地以聞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開始也。」

(二)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三頁；宮崎寅藏編孫逸仙傳第二章；三民主義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第十三頁。

(三) 見 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七九

「設藥肆於澳門。」

(四)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二頁；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三節。

(五) 見 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一章；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三頁；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七九；「冬遷藥肆于廣州。」

(六)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七九；「未幾，營業發展，比在澳門爲勝，然會務久不暇及，因聘尹文楷爲助手，得間，遂專策會務。」

(七)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三頁；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頁八一。

(八)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三節。

(三二一) 上書李鴻章

當時這幾個革命青年，雖然熱烈地希望改造中國，但也未嘗不想避免重大的犧牲，倘若可能的話。他們知道革命免不了流血，更免不了傷國家的元氣，所以在採用武力之前，願意先用和平方法，便是偏重請願或上書等事，以促起政府的警覺。(一)

會中人都推國父和陸皓東，到北方去看看機會。國父想假此機會，看看滿清政府的實力和真相，也是好的；又想到李鴻章在當時算為識時務的大員，便決計上書給李鴻章，請求革新。(二)於是便回到翠亨，關起門來寫了一封條陳變法的信，把底稿帶到陳少白等人那裏商議一番，便同了陸皓東動身到上海。(三)

國父到了上海，找着同鄉鄭官應，託他想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他那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主翰。王韜號叫紫銓，曾經和洪秀全在一起做過革命事業，也到過歐美各國，太平天國覆滅以後，他閉居在上海，別號天南邈叟，在上海研究學術從事著作，很得中外人士的欽佩。王老先生一見國父，很是看重。這時候王韜有一位朋友，名叫羅豐祿，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一封介紹信，關照他的朋友。國父到了

天津後，又請一位徐秋畦介紹，便把信送給李鴻章。（四）

信上的大意是這樣的：

歐美富強的根本原因，不是全靠「船堅，炮利，學固，兵強」，尤其要「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才是根本的辦法。

怎樣才是「人能盡其才」呢？那要「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才行；

怎樣才是「地能盡其利」呢？那要「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才行；

怎樣才是「物能盡其用」呢？那要「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才行

怎樣才是「貨能暢其流」呢？那要「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路之載

運」才行。（五）

這封信有五千多字長，對於革新中國的方法說得很透澈，最後並說農是立國的大本，願意到法國去研究蠶桑，攷察各國的農業，預備回國後改革中國的農業。國父是紀元前二十年（一八九四）的秋天到的天津，這時正發生中日戰爭，李鴻章正在蘆台督師，

軍事很忙，（六）看了國父的信，雖然很贊許，但因自己年紀大了，沒有勇氣做改革的事業，所以僅給國父一農桑會籌款的護照，對於國父的條陳沒有能採用。（七）

國父見希望不能達到，便從天津、北平、漢口、武昌，一路遊歷，細細地觀察華北和華中一帶的山川形勢，及民間的狀況。這時候中日已正式宣戰，中國軍隊着着失利，滿清政府很是驚慌，國父到這時曉得滿清政府腐敗到如此，決沒有和平改革的可能，同時又感到中日戰爭，實在是革命運動的一個好機會，於是便回到上海，轉往檀香山去。

（八）

（一）見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一章。

（二）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八一。一經多數會員表決，推舉總理及陪都東北上，上書請願。」

（三）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四節；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革命史上冊第四頁。

（四）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四節；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八

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四頁。

(五) 國父上李鴻章的信，因為篇幅過長，這裏不能照錄，讀者可參閱胡漢民編

總理全集第三集九一頁所載的原文。

(六)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第一章第四節；胡漢民編總理全集三集頁九一

(七)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八五；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上冊第三頁

(八)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第一章第五節；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

創立興中會

國父在紀元前十八年（一八九四）的秋天，重到檀香山，積極籌備革命運動。

檀香山這個地方，有華僑四萬人。前面已經說過，國父的大哥在茂宜島經營畜牧

業，已有十多年的歷史，這時有千百頭牛，幾百頃畝田，大家稱他為「茂宜王」。

到了檀香山之後，第一步先宣傳革命運動，和舊日的親友商議「反清復漢」的事情，可是

那時華僑的風氣，還是十分閉塞，聽國父講革命的話，都嚇得走遠了。因此國父在那裏宣傳了幾個月，只有他大哥德彰，和巨商鄧蔭南（三伯）願意傾家相助。（一）此外還有同志數十人而已。

於是在卑涉銀行華經理何寬的寓所，開第一次的會議，到會的有何寬、李昌、李祿、劉祥、鄧蔭南、程蔚南、鍾本賢、黃華恢、宋居仁等十多個人，由國父爲主席，決定創立一個會社，定名爲「興中會」，於是就推舉國父爲會長，永泰和司事黃華恢爲司庫，李昌等爲幹事，並發起募借起義軍費，規定成功後加倍償還，當時捐到了一點錢。（二）以國父的大哥和鄧蔭南捐得最多。

這時中日戰爭，清軍大敗，北洋海軍完全覆滅，陸軍也從朝鮮敗退，國人因爲受這樣重大的恥辱，民氣十分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寫信請國父趕快回國，國父也覺得這是很好的機會，於是便回了鄧蔭南幾個人，回到香港，召集尤少統一般人商議，決定擴大興中會的組織，聯合全國的有志之士，共同計劃進行步驟。（三）

那時香港有個「輔仁文社」，是楊衢雲謝纘泰一般人組織的，以革命為宗旨。國父以為革命的力量宜聚不宜散，他們的目的既同，便和他們商量合併。楊謝及其餘的人表示贊成，並且願意取銷他們的名義，於是在紀元前十七年（一八九五）的正月二十七日，與中會幹部正式成立於香港。（四）

與中會幹部的會址，設在香港士丹頓街十三號，爲了避人注目，就題了「乾亨行」的名號，裝作做買賣的樣子，暗裏是革命的總機關，當時入會的人一律都要宣誓，宣誓詞是：（五）

「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

與中會成立後，便頒佈宣言書和章程十條，爲避免滿清和英國政府的干涉，宣言書中只標明救亡的宗旨，沒有公然說出「排滿」和組織政府的意向。宣言書中的大意，是說中國政府的腐敗，人民的無知，所以弄到「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類」的地步；並且很忿懣的說，「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

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最後述明「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所以「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的緣故。（六）後面附訂章程十條，申述「會名宜正，本旨宜明，志向宜定，人員宜得，交友宜擇，支會宜廣，人才宜集，款項宜籌，公所宜設，變通宜善」等要旨。（七）

二月間幹部會議開會，討論革命軍事的實際發動，結果決定選擇會黨三千人，從香港運往廣州，一面和廣東內地的鄉團和綠林聯絡好，約期舉事，便襲取廣州作為根據地。爲了革命運動需要一個表識，陸皓東特別創出青天白日旗的格式，也經會議通過。與中會這時已組織完備，到了實力發動的時期了。（八）

（一）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四頁；陳少白述與中會革命史要第
章第五節；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八五；宮崎寅藏編孫逸仙傳。

（二）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四頁；陳少白述與中會革命史要；建
國月刊九卷一期與中會創立時間及地點之考證；又十一卷一期與中會創立地點事蹟
考。

(三) 見 國父自傳；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上卷第三頁。

(四)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册第七頁；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

頁八六。

(五)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册第七頁。

(六) 同上第八頁。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册第七頁。

(七) 同上八—十一頁。

(八)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九三；一月幹部會議議決軍事策劃及青天

白日旗。是會討論結果，決選會黨三千人，由香港航運廣州，即襲廣州為根據地。

會黨事實上由馮自由、官長、官紳、大紳、開辦軍隊軍事而影響之。由 國父自傳；各報內詳述其

詳見 國父自傳；各報內詳述其詳。

詳見 國父自傳；各報內詳述其詳。

詳見 國父自傳；各報內詳述其詳。

(二四) 決事內詳述

第一章 第一卷

第一卷

第七章 第一次革命和倫敦被難

(二四) 起事的籌備

與中會最初成立的時候，因為規模較小，所以會中的重要職員，好久沒有決定。不過事實上的任務，可分為兩大樁：關於廣州軍事的運動，由國父擔任；香港的接應和財務的調度，由楊衢雲擔任。後來因為廣州運動成熟，大家覺得要推舉一個會長，叫做 President，就是起事後的合衆政府大總統。那時楊衢雲以這個位置相要挾，國父覺得很痛心，但不願因此惹起黨內的糾紛，表示退讓，結果楊衢雲當選了會長，國父主持廣州軍事的策動。(一)

會務分配停妥後，國父便和鄭士良陸皓東以及歐美技師幾人到廣州，留楊衢雲陳少白黃詠襄鄧蔭南任香港後方的事務。國父到了廣州之後，假振興農務爲名，創設農

學會做秘密的軍事機關，並且在雙門底王家廟雲崗別墅，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以及河南等地，設立分機關，政界要人和當地士紳，不曉得內中的隱蔽，也都加入。同時國父又借醫術為聯絡，一面高談闊論，毫不忌諱，雖然所宣傳的不外乎革命，但一般人也不過以為書生的空話，官府們也不加注意。(二)

那時兩廣總督李瀚章，是李鴻章的弟弟，專門敲詐百姓，收受賄賂，廣東人十分痛恨他。中日戰爭起後，李瀚章募了不少新兵，等到和議成功後，換了個譚鍾麟做兩廣總督，於是把新募的兵解散一大部份，這般被解散的兵，流落在廣州，沒有歸宿，十分怨忿，願為革命效力；同時廣州的巡防隊的兵丁，把軍服脫去，到人家去劫掠，廣州人民憤極，舉代表去見官署，要求官吏維持治安，誰料官署方面竟指人民為作亂，把代表捉起十多個關起來，於是格外引起人民的怨恨，革命的時機也就一天天成熟了。(三)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一八九五)的秋天，興中會的總機關「乾亨行」已經為偵探所注目了，於是便改在香港西營盤的杏花樓，在七月初八借那邊開會，討論進攻的方法。到會

的除掉會員以外，還有香港律師何啓，以及英人黎德(Thomas H. Reid)和鄧勤(Cheam) Duncan 等列席。何啓的生平前面已經說過，他非常看重國父，並且同情與中會，這時是香港議政局的議員，對於國父的革命運動，時常參加討論，但只允在暗中幫助，不願列名黨籍。至於黎德乃是德臣西報的記者，鄧勤是士蔑西報記者，兩報對於滿清政治，時常努力抨擊。當時開會大家推何啓做主席，議決關於軍事的策動，歸國父主持，由朱淇起草討滿清的檄文，何啓和鄧勤起草對外宣言，至於運動英政府承認革命，由黎德擔任這個使命。(四)

國父在廣州經營了幾個月，民衆表同情的很多，像鄭金部下的安勇，城外三元里的團防，北江西江汕頭香山順德的綠林——大砲梁，李杞，侯愛存等，都表示願服從與中會的指揮，爲義軍的基本隊伍。便是廣州城中的防營，也大半聯絡妥當。於是國父便於八月間計劃軍事的實際發動，預備不久便在廣州發難。(五)

軍事發動的計劃，是以廣州附近的防軍綠林和團練，爲中部主力；以汕頭軍爲左翼

，從東南路進攻廣州；西北江沿岸軍爲右翼，從西南進攻廣州。國父又叫陳清率領了敢死隊，在各要口施放炸彈示威，一面保衛總部。一切的計劃都安排好了，約定九月初九發動——因爲照廣東風俗，這天是秋祭掃墓的日子，軍隊和黨人容易混入城市。

(六)

這時省河南北分設小機關幾十處，並且買了兩艘小火輪以便利運輸。預備把在香港招集的會黨三千人，初八的晚上坐河南輪船進省，並用木桶裝載短槍，冒充士敏土，初九早上到廣州時，一齊用刀斧劈開木桶，拿出槍械，首先向城內各重要衙門進攻，各方埋伏的軍隊便出來接應。預定以紅帶子做記號，口號是「除暴安良」四字，一切的計劃，布置得非常周密。(六)

(一)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六節；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十三，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九五。

(二) 見國父自傳「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十七；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九四。

(三) 見 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宮崎滔天著孫逸仙傳第二章；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九四。

(四)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十三—十四；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九四；「秋七月八日開會議於香港西營盤杏花樓討論攻取方略。」

(五)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十七；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年譜頁九五：「八月軍事部署大定期發難於廣州」。

(六) 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宮崎寅藏編孫逸仙傳第二章；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六節；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一七；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九五。

(二五) 失敗經過和黨人就義

興中會員朱洪，有一個哥哥名叫廕生，一向辦理清平局的事務，曉得他的弟弟在興中會中，深恐一旦事情敗露，牽連到他一家的安寧，於是便冒用朱洪的名義，叫他局裏的一個兵丁，把廣州黨人的祕密運動，偷偷地報告給緝捕委員李家焯，希望借此「將功贖罪」。李得到報告後，覺得這事情十分重大，便一面派兵士監視 國父的行動；一面

親自到總督衙門去稟報機密。(一)

這時 國父剛在某紳士家宴會，看見有兵士守候在左右，曉得事情不妙，便和其他的客人說：「這些兵大概是來捉我的吧！」態度很是安閑，做出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氣，等到回去的時候，兵士們看見 國父的氣概，都不敢攔阻他。(二)

兩廣總督聽得李家焯報告有人造反，急問是誰，李說是「孫文」，兩廣總督譚鍾麟只才把心放下，大笑說，「孫文不過是一個狂士，那裏能真的造反？」堅不肯相信，李家焯來時是一肚子高興，回去時只落得垂頭喪氣了。(三)

初九日的早上，鄭士良陳少白和綠林防軍民團各首領，齊集農學會的總機關中聽命，大家熱血沸騰，只候時間一到便開始發動。忽然 國父形色忽忽的拿了一個電報來，說是香港 倫雲發來的，電文是「貨未能來，請展期二日。」(四)大家看到這個電報，十分失望，因為香港軍隊不到，廣州不能單獨行動，又因事情過了期，風聲必定走漏，正在憂急的當兒，不料港船運兵的計劃，已為駐港偵探韋寶珊探悉，於是電告廣州營

局，叫他們加以戒備。同時黨軍所私運的短槍六百多桿，也被廣州海關發覺。初十那天譚督聽到這消息，才知道造反的話是真的，頓時驚慌起來，趕快調回駐長洲的兵士一千五百名，回廣東省城防衛，一面命令李家焯帶領了兵士，到王家祠鹹蝦欄等處搜尋，結果把黨人陸皓東、程耀辰、程懷、程次、梁榮五人捉去，並且把起義的旗幟和軍用品等搜出不少。同時東南西北各部義軍，都報告軍事進行阻礙。（五）

國父曉得事情已經洩露，沒有發動的可能，於是便急電香港楊衢雲，電報上只說「止辦」兩字，叫他阻止所派的二百人勿來，誰知電報到達時，楊衢雲已經派了丘四朱貴全等人帶了集中九龍的二百多人，以及軍械子彈七箱，乘坐保安船上廣州來，中途無從阻止。於是便覆國父說「貨已上船，勢不及止。」更不幸的是保安輪開行後，黨人所備用的軍械子彈七箱，因為其他的原因，臨時船中的貨物被水手們搬換位置，這儲藏彈藥的七個箱子，忽然被多數雜貨所積壓住，到臨時沒有方法取用。丘四等四十多人，在那天早上船到廣州時，便被南海縣令捉去，其餘的人看見大事已去，一閃而散，於是國

受第一次的舉義，便歸於失敗了。（六）

國父的同志們被捉後，都能覺得這樣死是光榮的，直認主張反對滿清，並不隱諱；其中尤以陸皓東的供詞，最是慷慨激昂。當他被提詢時，南海縣令叫他跪下，他不肯跪，並且要了紙筆，當時就寫出一篇可歌可泣的供辭，裏面說到中國官吏的無恥：「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靦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最後更慷慨地說：「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旣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七）

南海縣令因爲陸皓東的措辭激烈，又不肯供出同黨，於是便以非刑審訊，像「釘插手足」「鑿齒」等慘無人道的刑罰，一件件加在陸皓東身上，黑暗慘痛，真不能形容，陸

皓東因此死而復活，那樣熬了幾次，仍舊不肯供出同黨。並且說：「你雖對我用嚴酷的刑具，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又有什麼辦法？」這時廣州的美國領事，親自去拜訪南海縣令，說陸皓東是電報翻譯生，可以保證他不是所謂「亂黨」。南海縣令便把陸皓東的供辭給他看，美領事沒有辦法而去。（八）

陸皓東雖然這樣強硬，可是南海縣令對於他的英雄和才氣，十分敬佩，稱他做「鐵漢」。在九月二十一日的一天，兩廣總督下令把陸皓東朱貴全丘四取決，於是這三個人便遇害了——這是國父的信徒第一次為革命而犧牲的。

此外曾任廣東水師統帶的程奎光，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後來瘐死獄中；程耀宸監囚在南海縣獄大有倉，結果也死在獄中。其餘程次程懷等四十多人，一律被當局指為被煽惑的愚民，每名發給川資一元，分別遣散。另外再出賞，捉拿國父和楊衢雲陳少白等人。（九）

（一）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十八；關於朱洪告密這件事，後來引起

驚人極端的憤恨，但馮自由爲這件事，特將歐鳳暉的辯白文登錄在他的書中，可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頁二三「朱洪寶黨問題」。

(二)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十八。

(三)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九六。

(四) 同上；又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六節。

(五)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頁十八。

(六) 見 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一章；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十九。

(七) 陸皓東受詢時的供辭，非常慷慨激昂，這裏因爲限於篇幅，不能照錄，要看原文，可參閱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革命史上冊頁十九、二十。

(八) 同上頁二十。

(九) 見 國父自傳：「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又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二二。

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九七。

(二六) 脫險後赴日本

第二編 壯年時期

那時 國父曉得消息已經洩漏，大事不濟，便叫尤烈歐鳳墀鄭士良陳少白等，分路離開廣州。國父自己回到雙門底聖教書樓設立的機關裏，把各種黨冊檄文和短槍等物，拋在井裏，滅去痕跡。這時滿清官吏對於廣州的革命黨搜捕得很厲害，國父的信徒在香港，等候他不到，以為是被捕了，焦急得很。那時 國父在逃避的時候，屢次遇險，後來租到一艘小汽船，從廣州駛到香港唐家灣，坐轎子到澳門，再搭船到香港。在國父被捉的傳說中，國父和陳少白等會晤了。（一）

國父到香港後，便去訪問他從前在雅麗斯醫校時的教師康德黎君，討論此後的行止，康德黎便介紹他去見達尼思律師 Mr. Dennis，這時剛剛滿清政府請求香港當局引渡革命黨人，香港總督便判令 國父出境五年，於是律師便請 國父快快離港，國父來不及和康德黎握別，便同了鄭士良、陳少白坐廣島丸到日本去。船一出口便遭遇大風，經過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戶。那時日本的報紙，已經載滿了 國父革命的事情了。

國父在神戶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同了鄭、陳兩人到橫濱。

上次國父從檀香山回來，經過橫濱的時候，有一個廣東人陳清，到船上兜賣東西，國父便和他談革命，（國父那時就是和一個做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上來的。

）並且因他的介紹認得了譚奮初、馮鏡如、馮紫珊，便把興中會討論滿章程一大卷，託他們在日本廣為宣傳。所以革命的種子，那時已經佈發於橫濱。等到國父到了橫濱，馮鏡如等便召集同志僑商二十多人，開會歡迎，大家商議善後的辦法，後來由國父提議，設立興中會橫濱支部，會所設在橫濱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選舉馮鏡如為會長，趙明樂為司庫，趙嶧琴為書記，此外幹事十人，由馮紫珊等担任。規模粗具，會務也一天天發達起來。（三）

中日戰爭結束後，這時兩國的和議成功，滿清政府新派的公使和領事，也將受命來日本，外面便謠傳說，日本政府將允許把革命黨人引渡給滿清。國父因為在橫濱一時期也沒有什麼活動，便剪去髮辮，換了西裝，預備和陳少白一同到美國去，可是因為美國

移民律的限制，陳少白不得到美國去，國父因為從小在檀島，所以美國領事簽發了護照，而國父也就到檀香山德彰處暫住了。(四)

到了檀香山，國父就去看大哥德彰，告訴他以前經過的一切，他哥哥說：「這不算一回事，還應繼續幹下去！」國父的革命勇氣，因他哥哥的鼓勵而格外堅強了。

(五) 而東，能到...

(一) 見國父自傳；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

頁二三。

(二) 見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二章；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一章第六節；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九七。

(三) 關於這一段的記載，以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三十一「申山到日情形」說得最詳。

(四)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二章第一節；又國父自傳：「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

(五) 同上。

(二七) 倫敦被難的經過

檀香山是國父舊遊之地，在這裏有不少的親戚故好，尤其那時楊太夫人和盧夫人也先後到了檀香山，住在德彰家中。這種良好的環境，對於國父當然是極好的休息機會，可是國父因為革命初次失敗，深恐同志們灰心，而使會務停頓，又想到美洲華僑很多，大可聯絡爲助，便決計到美國去。(一)

關於國父家屬遷檀的經過，鄭照述「孫中山先生逸事」中曾說：

「在此時期，孫先生家人離粵到檀，其逸事亦頗足述。自先生領導革命失敗之後，聲勢日大，清吏捕索甚急，而其家人則仍居住鄉間，甚爲危險。時，達成公早已去世，其母則尚健在。盧氏夫人居家奉姑養子，（公子科已出世數年）是年僑居檀島之陸燦君適回粵結婚，見此險狀，乃自告奮勇担任搬取先生及眉公家眷之事。於是老夫人，眉公夫人，盧氏夫人及公子科全家隨其遷往澳門，復至香港得陳少白兄之接濟而趁輪赴檀，抵岸後，全體先在舍下（指鄭照家）暫住，旋遷往茂宜島居處，始得安居焉。陸君與先生同村，爲陸皓東烈士之姪，爲人俠義可嘉，吾人常以此事比之「趙子龍單騎救阿斗」也。」——逸經第四期。

當國父在火奴魯魯時，有一次在街上忽然遇到康德黎君和他的家屬，這時康德黎他們正預備回英國，繞道火奴魯魯順便上岸遊覽的。這時國父換了裝束，他們都不大認識了，見面後談了一會，很是高興。（二二）

國父在一八九六年（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六月，離火奴魯魯往舊金山，舊金山的華僑，大半是洪門會中人，待國父很好。國父在舊金山住了一個月，乘火車橫過美洲大陸，以達大西洋西岸的紐約，沿途經芝加哥等个城市，有時留幾天，有時勾留十幾天，每到一地便向華僑懇切地說明革命救國的真理，希望他們熱心於祖國的政治改革。但是真能信奉國父的人，十分的少。沿路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差不多看出每一個地方的華僑都有洪門會致公堂的組織，洪門會是廣東福建等地三合會的支派，會員很多。宗旨是「反清復明」，不過考察他的實際，僅僅是僑商們聯絡感情，相互扶助的工具，絕沒有政治的意味，把他們的原來宗旨，早就忘掉了。國父因此為他們解說「反清復明」的本來意志，並且勸他們聯絡內地的革命黨，共同進行排滿的革命運動。不過美



Photo Taken, San Francisco

孫逸仙

字簽和影攝的時歲一十三父國

(市藩三國美在時)

洲華僑的風氣很蔽塞，真真能領悟 國父的勸導的，每處不過幾十人或僅幾人而已。

(二)

國父在美國耽擱了四個月，慢慢被駐美清使館和領事署中的人知道了。他們對於國父的行跡，極爲注意。國父得到友人的報告，說清使館有不利於他的消息，勸他離開。他也因爲在美國沒有什麼工作，便決計到英國去。(四)

一八九六年的十月十一日（舊曆九月初五日），我們這位革命領袖到了倫敦。最初住在赫胥旅館，第二天便到波德蘭區 Portland Place 的單文省街 Devonshire Street

訪問康德黎，康德黎和他的夫人招待得很殷勤，並且請 國父搬到相近的葛蘭旅館，以便時常見面。國父每天到各處遊覽，看到這個西方大都市的規模和繁華，把他來和中國一對比，使 國父發生很大的感觸。這時 國父差不多每天到康德黎家去，有一天在他家吃飯的時候，康德黎和 國父說笑，說中國使館離這裏很近，何妨去拜訪拜訪呢？他夫人連說不好去，說得大家都笑了。(五)

當國父沒有離開檀香山時，兩廣總督曾經打電報給北京政府，說國父正在新加坡，預備購買大批的軍火，運回香港澳門，再作起事的準備。不過這時滿清政府早就探聽到國父的行跡，所以電告駐美公使楊儒，說國父早從橫濱到了檀香山，現在正到美國去，叫駐美公使注意。電報來來往往，十分緊張。後來國父到了美國，並且運動洪門會中的僑胞，滿清政府聽了這個消息，格外恐懼。但是因為中美兩國沒有訂立交換人犯的條約，所以沒有辦法可想。後來聽得國父將到英國去，滿清政府便叫駐美公使轉知照駐英公使龔照璦，叫龔使根據中英香港和緬甸的兩個交犯約，向英政府交涉，請求等國父到英後，便把他捉住。等到國父在美動身，楊使便把國父來英的船名和日期，電告龔照璦。於是龔照璦便派使館參贊英人馬凱尼 *Sir Halliday Marcartney* 去見英國外部當局，請捉拿國父，英國外部說交犯約只能行於香港緬甸，不肯做這件事。

（六）

龔使英使館沒有辦法，於是只得派人到利物浦偵查國父的行跡，並且決定等候機會

，把國父驅進公使館裏面去。

十月十一那天，正是星期日，國父在上午十點半鐘出去，預備去看康德黎，正在路上慢慢地走，忽然一個中國人從後面走上來，用英文對國父說：「你是日本人呢？還是中國人呢？」國父回答說是中國人。那人又問是那一省份，國父說是廣東。於是那人說：「這樣說來，我們竟是同鄉了！」這時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忽然國父右面又來了一個中國人，大家談了一會，走到一座屋子前面，兩個人堅約國父到他們的住處坐，國父說有事不能奉陪，誰料正在謙讓時，已給他們似勸非勸的推進屋門，而門也就緊閉了。

進去應酬了一會，他們便請國父登樓，看見屋子很大，並且有很多穿公服的中國人，國父十分驚奇，突然想到大概這裏便是公使館了，但既給他們騙來了，有什麼辦法呢？後來又給他們送上三樓，把國父安頓在一個有鐵窗的屋子。早識國父的來頭，一會兒來了一位鬚髮都白了的老年外人，對國父說：「這裏是中國，你到這裏便。」

和到了中國一樣。」於是坐着慢慢地向國父說：「你是孫文罷！」國父說：「是的。」那老人很得意地說：「實在告訴你罷！我們得到駐美公使的電報，早就曉得你坐了麥竭夫的號的輪船到此地來，並且叫我們捉住你。」國父要求把這事通知友人，老人不允許，只答應國父可以寫信到住的地方，搬取行李。國父便寫了封信給他的朋友孟生博士 Dr. Mason 叫他轉告康德黎，請他把行李送來。老人問爲什麼不直接寫信到旅館去呢？國父回答說不住在旅館裏。

後來這老人便是計畫國父的主謀馬凱尼，他想騙取國父的住址，以便搜索他的箱子及行李。

馬凱尼走後，使館對於國父監禁更加嚴密，叫匠人在房門外添上鎖鍵，並且派了三四個衛士，在門外從白天到晚上守衛不息。並且派人搜查身畔，把國父的零物搜去，幸而另一個小口袋中的鈔票，沒有被他們看見。（七）

被拘禁在這個小小的屋子裏，國父因爲自己的命運不知究竟得到怎樣的歸宿，心

裏十分煩悶，吃東西也吃不下去，晚上想睡也睡不着。這時使館裏的館員鄧廷鏗，屢次來和 國父談話， 國父認得這鄧廷鏗，便是當初騙他進來的人，他想設法騙 國父寫目首書給馬凱尼，作爲將來事發後的辯證，後來沒有達到目的，便不大來了。

有兩個英國僕役，每天到屋裏來掃地做雜事， 國父便託兩個僕役送信給康德黎求救。後來其中一個說信已送去，另一個名叫柯爾的，說他不能出公使館，所以給他的一封信還沒有送去。其實 國父所寫求救的許多信，都給他們送上使館中的上司了。

這時的 國父，正和悶在鍋子裏的魚一樣，對於求救已經絕望了。可是 國父想到中國革命的事業，革命信徒對於他的熱望，覺得就死在這個地方，實在不甘心，於是便把所能得到的零碎紙片，把被囚的事實撩草地寫上幾字，裹着錢幣拋出窗外，希望萬一給外人拾得，可以把消息透露出去。這種方法當然是笨拙的，但我們一想到當時 國父的困難環境，便覺得這是無可想法中的唯一方法了。

可是紙團拋擲出去，力量很弱，只能達到鄰家的屋子，有時且落在自己的窗外，被

館中人覺察了，於是防範更密。這時從鄧廷鏗的談話中，曉得使館已經雇到一艘不搭乘客的貨船，預備幾天之後解送國父回國。

死神的黑色的羽翼，已經蓋在國父的身上了！
人們到了沒有生路時，只有求天。國父是基督教的信徒，這時便祈禱上帝，以安慰他自己的心靈。

十六日的上午，國父祈禱以後，等到比較誠實的英僕柯爾來了，試探着作最後一

次的努力。

「你能救我嗎？」
「你是怎樣的人呢？」柯爾反問國父。

「我是中國的國事犯，此刻逃到海外來的。」柯爾對於「國事犯」的名稱，不能領會牠的意義，於是國父便對他講述土耳其大使誘殺亞美尼亞基督教徒的故事，（八）他曉得柯爾是基督教徒，所以說土耳其反對基督教，所以殺掉亞美尼亞的基督教徒。中國

皇帝反對基督教，因為他是基督教徒，所以中國皇帝要捉他並且殺死他。而現在能救他的，只有柯爾；柯爾願不願救一個好人，還是願意幫助一個壞人。

第二天柯爾送煤到屋裏，暗暗的指一下煤篋中的紙片而去。國父的心臟在跳躍着，趕快拿出來細看，只見上面寫着：

「我可以替你送信給你的朋友。但你寫信時切不可在桌上寫，因為監守的人伺察得極嚴密，能够在鑰孔中看見你的行動，頂好你能躺在床上寫。」

國父便照他的話，在名片上寫了幾句，送給康德黎。近正午時，柯爾又來，使用同樣的方法把信拿出去。一會兒柯爾拿了一個紙條來，上面寫着：

「等待着，不要怕，我國政府正爲你設法，幾天之內你便可釋出了。康德黎」

這時的高興，除掉國父本人，我敢說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像到的。國父緊張的神經，到這時才舒展下來，能夠好好的飲食和睡眠了。

十七日的夜間，康德黎看到柯爾叫他妻子送去的信，十分着急，雖然時候已是深夜，恐營救遲了來不及，連夜跑去尋馬凱尼，因為康德黎想不到這種不名譽事情的主謀就是馬凱尼，還想找他設法呢。時間已是近午夜了，街上黑暗得很，馬凱尼家的門口沒有一個人。奔走了半夜，回來時已經夜半後一點鐘了，事情還是沒有眉目。

第二天早上，他去訪晤孟生博士，才到門，看見一個人站在門外猶豫着，這人便是使館僕役柯爾，剛從康德黎的家中起來，於是他便把國父用名片寫的那封信取出給康德黎和孟生博士看。他們看了後，便商議怎樣去尋訪馬凱尼，柯爾聽他們這樣計議，便說出馬凱尼天天在公使館，並且捉囚國父就是他主謀，這時他們才明白真相。

兩個熱心的朋友，這時再到蘇格蘭場警察署，請他們設法；又到外務部，請他們出來主持公道，都沒有結果。這時他們怕中國使館把國父提前解回，便由孟生博士單獨到使館，說國父幽禁在使館裏，英國方面已經知道，這樣警告他們，使他們不敢冒昧從事，公使館方面出見的是鄧廷鏗，很從容的說沒有這事，竭力為使館辯白。

康孟爾氏到此沒有辦法，好容易設法雇到兩名私人偵探，叫他們在使館門外日夜偵察，以防使館方面臨時把國父押解上船或移匿他處。一面又把事情告訴泰晤士報，請他們登載。那時英外部已在格來輪船公司，探聽到中國使館雇船的事情，才曉得康德黎的話是確實的，於是叫康氏敘述事情的始末，繕寫下來，英政府便開始和中國使館正式交涉。

英國外相沙侯 Lord Salisbury 看了康德黎的呈文，又看見報上載着英國民衆爲了這事，圍繞使館的激昂情形，便把馬凱尼叫去，要求立即釋放國父，那是十月二十三日。沙侯又囑咐一書，是國父一紙辭大印一書，是國父一紙辭不取。

大前一天柯爾到國父房裏，剪下地球報的一頁給國父看，只見上面很足注目的標題：「可驚可駭的新聞！」「革命家被誘於倫敦！」裏面詳述國父被捕的情形。國父這時看了，十分欣慰，真像臨刑而逢到大赦一樣。

十月二十三日的下午，英外部使者和蘇格蘭場偵探長，陪同康德黎到使館，把國父接

了出來。這時使館門外聚集了很多民衆和新聞記者，只得從側門出去，在羣衆的擁擠中同到康德黎家。據國父自己說，那時的羣衆和記者的推拉，國父，比公使館人拉他進去時還厲害；而他們的探問消息，比公使館人需要他的頭顱還要性急。國父回去以後，大家在極大的愉快中吃了一頓喜慶的晚飯。

倫敦蒙難的一幕，是國父一生極大的一件事，倘若那時竟遇害了，那麼不用說國父的事業就此葬送，對於中國革命也是極大挫折。因爲國父竟被解回國，滿清政府必定聲說是英國移解的，使黨人見難而退，況且中國革命團體失了這樣一個領袖，怕沒有以後的一串歷史了。

國父出險後，居康德黎的家裏約一月。曾寫信給香港道濟會堂的區鳳墀，敘述這件事情的經過。(九)這時倫敦和各國的人士，都去訪問國父，爲便於接見的緣故，仍舊搬出住在葛蘭旅館。各國的學者，都指這件事是外交上的法律問題，在報章上互相研究，國父的聲名越大，訪問的人也越多。國父感到十分困難，因此著作了一本「倫

敦被難記」Sun Yat Sen: "Kidnapped" In London. (十) 滿足衆人的慾望。原書是用英文寫的，由不列斯脫的箭匠書店出版 Bristol: J. W. Arrowsmith Ltd.，又會應康橋大學教授霍爾斯的請求，自己做生傳一篇。(十一)

(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〇七；國父自傳。

(二)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〇七；國父自傳；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一章。

(三)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三六一—三七；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二章第一節。

(四)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〇八；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三七；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二章；國父自傳。

(五) 見 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二章。

(六) 見吳宗濂著隨軛筆記，那時吳宗濂是駐英公使龔照瑗的隨員，對於誘解 國父回國的事，他也是裏面的一員。原文見吳稚暉編中山先生年表。

(七) 見 國父著倫敦被難記第三章；又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二章第一節：「……孫先生身上所有的紙，也都收了去。所賸的，祇有一枝鉛筆和幾張金鈔票，還

有幾張名片，因為藏在鞋子裏面，到也沒有搜去。

(八) 見倫敦被難記第四章。所謂亞美尼亞 Armenia，是土耳其的屬國，是歐洲基督教徒的弱小民族。土耳其大使因為宗教不同的緣故，設法把亞美尼亞一個基督教徒殺死了，事情很殘酷。

(九) 國父出險後寫給香港道濟會堂區鳳輝長老的信，原文太長，這裏不能照錄，閱者可參考三民公司出版孫中山軼事集頁三四所錄原文。

(十) Sun Yat Sen: 'Kidnapped In London' 一書，是國父親自做的，西曆一八九七年在英倫出版，離現在靠近四十年了，原書在外國已不多，在中國更不易找到。我的朋友朱文浦，在上海無意中購到一冊，書面雖已很舊，但全書仍舊完好無缺，承他借這本書給我參考，因此得到不少可靠的材料。關於這書的譯本，有日人宮崎寅藏譯的「函囚錄」，三民公司譯的倫敦被難記，以及建國月刊的譯本。讀者要曉得國父被難的詳細情形，可以參閱這些譯本。

(十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一五。

大正九年五月廿一日。自上海去函一書。(十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一五。

英文原稿。由本館代印。西曆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一日。自上海去函一書。(十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一五。

第八章 革命的主義和宣傳

(二八) 三民主義的由來和赴日活動

國父自從使館脫險後，便在倫敦住了幾時，每天都到博物院或圖書館，研究種種的學問。其餘的時候，便細心考察英國一切的政治設施和社會現象。又復橫渡歐洲大陸，參觀法、德、比利時等國，攷察他們的政治、經濟、風俗、人情。大約經過兩年，對於歐洲各國的政治情形，有了更進一層的瞭解，這才感覺到強盛像歐美，也不免政治制度有缺陷，人民的貧富很是不均，以致釀成社會的危機。因此想到中國今後的革命，應該設法使牠「一勞永逸」，於是採取歐美政治各家的學說，在民族和民權之外，加入一個民生主義。(一)不過這時所完成的，是三民主義的思想；至於「三民主義」名辭，直到一九〇五年創設同盟會時才成立。(二)

那時陳少白在日本，聯絡留日華僑和日本志士，爲使利革命的宣傳起見，預備由與中會橫濱支會，組織學校教育華僑的子弟，和國父函商。國父極贊成，覆信叫他趕快進行，但直到後來，國父到了橫濱，學校才成立。（三）

國父確定了三民主義之後，對於革命的進行格外不肯放鬆。這時歐洲還少有中國留學生，僑胞也不多見，雖然想做革命運動的宣傳工作，可是缺乏對象。但國父生平志趣，以革命爲唯一的天職，不想在歐洲多住，空廢掉革命家的寶貴光陰，因想到日本多華僑，而且和中國極近，那時陳少白馮鏡如等在橫濱已確立了與中會的基礎，足以做活動的根據，所以便決心到日本去。（四）

於是我們這位革命家，便從英國搭了輪船到加拿大的孟特耳，又經過溫古華坐了印度皇后號輪船，在一八九八年二月開到了日本橫濱。（五）

當陳少白在日本的時候，和日本民黨有相當的聯絡。那時日本民黨有一個叫做宮崎寅藏（滔天）的，在暹羅經營墾殖事業，倒了霉回來。後來奉了進步黨領袖犬養毅的命

令，關心中國的變動，因日人會根俊虎的介紹，會見了陳少白。少白於是把與中會組織的志趣，和國父的生平，告訴宮崎；並且把國父的倫敦被難記送給他看。兩人談得十分投機，後來宮崎告訴少白，他最近要到中國的南部，以及香港等處有事，少白便寫了幾封介紹信給他，使他認識在澳門的革命同志何君等。宮崎從香港到了澳門，便去訪問何君，因何君而又見到香港與中會的會計歐君，從談話中才知道國父已從倫敦到日本的消息。於是宮崎急忙地回到日本，趕到橫濱謁見國父。

宮崎見了國父後，敍了一番仰慕的意思，便探問國父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和辦法。國父生平最喜歡人家問他革命的意見，而他也最歡喜詳談革命方法的，這時便把他的意見，很有條理的對來客說了一篇。宮崎當日的佩服，可以從下面一段文字中看出：（六）

「彼何其能簡而盡乎？言貫理義之精，語挾風霜之氣，若不勝如饑之熱情，然而而上；又不勝如花之辯舌，燦以發舒。此實自然之音樂也；革命之律呂也；此真布魯東巴克寧之流。」

盡矣。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懺悔。彼其胸中，具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忤；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百年老樹中零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孫君者，可謂東亞之珍寶也。我島國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笑。嗚呼！不愧死，亦當羞死！」

宮崎和森國父談了幾次，便把一國父的爲人告訴了犬養毅。犬養毅這時充任日本衆議院的議員，聽了宮崎的說話，筆着要見一國父，便派宮崎和平山兩人到橫濱，歡迎國父到東京。犬養毅和一國父見面後，談得很投機，約一國父住在東京，請平山周作伴，門口寫着「中山樵寓」的字條，以防人家的注意。

犬養毅有心聯絡中國的民黨，又心敬一國父的爲人，於是把一國父介紹給日本的政界名流，和大隈、大石、尾崎等認識，後來又結識了副島種臣以及在野的志士像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其中對於中國革命事業最肯資助的，有久原犬塚等人；始終爲中國革命奔走的，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人；爲革命盡力的，有副島博士和寺尾博士等。（七）

因爲日本這樣信仰 國父，使華僑對於 國父的主張更增一層認識了。這時長崎、神戶、馬關各處，先後都成立了興中支會。

前面所說的預備在橫濱設立學校，教育華僑子弟，在 國父到橫濱後，便開辦成功了。 國父特別取名「中西學校」，並着梁啓超充當教授，因爲梁啓超那時在上海辦時務報，很有革新的思想。誰料他們派顧汝馨帶着信到上海，康有爲不放梁啓超離開，轉荐了徐勤、陳默菴、湯覺頓幾個人來做教員，並且把校名改爲「大同學校」。

徐勤等都是康有爲的信徒，初到橫濱時，和陳少白等來往得極熱鬧，後來包辦了學校的一切事情，又和僑商們熟識了，慢慢反客爲主，和革命黨人對立了。而在興中會方面呢？ 國父奔走各部，不能專門注意橫濱的事，只有陳少白楊衢雲一兩個人在那邊活動，因此在橫濱的勢力慢慢地變孤單了。（八）

（一）關於 國父倫敦被難後住在歐洲的時間問題，各書所載不同：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說 國父在歐洲一年多；鄧慕韓編孫中山先生年表說 國父在二八九七年便

離開英國赴美洲；現在根據國父自傳的話：「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
「此三民主義之完成也。」

- (二) 據建國月刊一卷四期鄧慕韓述「孫先生自述」拾遺，說到三民主義的確立，有下面的一段話：「按三民主義之意義，當時雖已完成，然三民主義之名詞猶未確定，至乙巳（清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中國同盟會成立，創辦民報，爲本黨宣傳機關，推孫先生爲序文，孫先生命意，胡漢民撰述。孫先生欲以民字總括種族政治經濟三項革命，種族曰民族，政治曰民權，但經濟尚未有一妥適名詞。是時余在旁，偶憶我國向以國計民生連用，因獻議可否定爲民生，衆曰善，三民主義於是成立。」
- (三)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三章第二節。
- (四) 見國父自傳：「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劃也。」又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一九。
- (五) 關於國父離英赴美赴日的年月，各各不同，有說是一八九七年七八月間的，有說是一八九八年二月的，但照國父自傳，他在歐洲住了兩年左右，而國父是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到的倫敦，那麼離英該是一八九八年，所以這裏依照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和林百克編年譜，確定國父是一八九八年二月到橫濱。

(六) 見宮崎寅藏著三十二年落花夢，遺本書有中文譯本，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又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三章。

(七)見 國父自傳；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二。

(八)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四一；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三章

第二節。

(二九) 從黑暗的環境中求出路

國父到了日本之後，雖然有日本朝野的同情，但他當時的環境實在艱難困苦。因為自從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國父在國內的根據，個人的事業，活動的地位，以及十多年來建立的革命基礎，幾乎完全毀滅了。國父在日本從事主義的宣傳，這時是很努力的，但真真能瞭解他的，真真能奉行他的主義而始終不變的，能有多少？正在這勢力弱弱的時候，而又遇到保皇黨的發生，他們「助紂為虐」，對於革命勢力的摧殘，比滿清政府還要厲害。國父的信徒，有許多信念不堅的，竟為他們誘惑了去，這是國父最感痛心的。(一)

國父被犬養毅約到東京之後，犬養毅又叫宮崎到廣東，希望和康有爲的一派聯絡。那時光緒決心變法，康有爲的一派正在得志，對於宮崎不大兜攬。不久便發生了戊戌（一八九八）政變，清光緒帝被那拉氏軟禁了，康有爲逃到香港，想避到日本來，請宮崎求日本政府答應保護他，於是到了東京，這時梁啟超已經先來了。犬養毅和宮崎等人，心想康梁也是爲了革新而逃亡的，想拉攏他們和國父聯合。那時他們正在設立保皇黨，不贊成革命，並且和國父隱隱地對立着。甚至於在大同學校中，寫着拒絕國父進校的字條。（二）

正在國父革命勢力孤弱的時候，忽然有一種誘惑的力量到來；這種誘惑對於旁人也許是不可抗的，但加在國父身上却全無用處。這誘惑力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那時的駐日清公使是李盛鐸，是后黨要人榮祿門下的一員。滿清政府叫他做駐日公使，暗裏實在使他監視康有爲梁啟超，尤其是負有招致國父的使命。因爲滿清政府費了千方萬計，還是捉不到他們心目中的危險人物——國父，心想倒不如許國父

宦官；那麼不是可以高枕無憂了嗎？李公使受了滿清政府的秘密囑咐，到日本之後，屢次託日本名流介紹，慢慢和國父熟識了，趁此機會便把清政府想請他做官的話，告訴了國父，並且竭力敦勸。國父放棄排滿運動，爲滿清政府做事。國父是有他的一貫的主義的，對於這種中途變節的事，他怎麼會肯做呢？結果滿清政府的計劃，顯然失敗了。（三）

那時康有爲自稱有清帝的密諭，在日本到處招搖，華僑受他欺騙的很多，革命基礎的興中會也幾乎動搖。所以在紀元前十三年（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國父年三十四歲）的前半年中，國父住在橫濱，往來東京長崎各處，忙於革命宣傳。每到一地，便向華僑和同志講述革命的主義，不惜費盡口舌，在惡劣的環境中奮鬥到底，終於戰勝了康有爲。（四）

那時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僅有一百左右。其中像吳祿貞、戢翼翬、沈雲翔、林奎、馮自由、鄭貫一、蔡良寅、吳念慈等人，都傾向於國父。至於說到康派呢？只有徐勤

、麥孟華還肯相依，其他像梁啓超、韓文舉、王照等比較開通的人，平常都有贊成革命的言論，在他們的清議報上發表。後來他們內部都不和，日本當局便不准康有爲勾留下，去，康於是離開日本，到新嘉坡去。（五）

康有爲離開了日本，梁啓超因爲宮崎從中拉攏，慢慢接近國父，於是便有兩派合併的計劃，主張傾向於革命，國父素來最能寬容，當然不拒絕他們，這時便預備別組一個會社，以國父爲會長，梁啓超爲副會長。有幾個忠實於康黨的，便把這消息透給康有爲，康大怒，於是立刻派人逼迫梁啓超離開日本，到檀香山去主持保皇黨的會務。

（六）

梁啓超到檀香山之前，向國父說始終合作，決不變心，因爲檀香山是興中會的策源地，請國父給他寫信介紹幾位熟人。國父便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大哥和友好，所以到檀島後很受優待，德彰甚至叫他的兒子阿昌拜啓超爲師。誰料沒有多時，啓超便慢慢宣傳保皇來。說保皇黨名雖保皇，實際是革命的；華僑受了他的愚弄，捐助給他漢口起

事的軍餉共有十萬元之多。

等。等到 國父曉得這件事，寫信去責問梁啟超，但已太遲了。從此檀香山的興中會員

們，都爲保皇黨所利用。(七) 同前卷，對其詳見日本志，據孫士務編，孫先生與革命人羅

國父

(一) 見 國父自傳；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二〇。

(二) 見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落花夢；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四二；陳

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第三章第五節：「有一天，孫先生到大同學校去看那些教員

們……房間內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桌上有一張條子，上面寫「不得招待 孫逸仙」

幾個字，並無下款。孫先生看見，很奇怪，並不說什麼就出來了。」(日人著)

(三)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二二。冬十二月駐日清公使李盛鐸說總

理歸國 總理拒之。」又鄧慕韓著「孫先生自述」拾遺。

(四) 同上頁一二七。

(五)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五四；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

頁一二七。

(六)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四四。

(七) 同上頁四七、四八；又關於這一節的事實，可以參考建國月刊「清代康梁維新

運動與革命黨之關係及影響。

(三〇) 聯絡會黨擴大與中會組織

中國的秘密會黨，雖然都是些沒有多大智識的人，但他們的力量很大，尤其包圍着民族主義的色彩，只缺乏人們去鼓吹聯絡罷了。國父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在紀元前十三年（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的冬天，叫史堅如經由長江一帶回廣東，叫日人平山周跟着畢永年到湖南湖北，分別聯絡會黨，進行擴充會務的工作。（一）

史堅如是廣東番禺縣人，和東亞同文會的會長日本人高橋謙是朋友。高橋謙很佩服國父，因此勸史堅如到東京去拜訪。國父，並且介紹他到香港見陳少白和楊衢雲，先加入興中會。史堅如加入革命團體後，便動身到日本去，經過上海時，遇到了長沙人畢永年。

畢永年又是怎樣一個人呢？原來也是一位不滿於現狀有志青年。在一八九七—一九八

年間，曾經和皮鹿門唐才常等，設立「南學會」並創辦湘報，而且和會黨的大頭目，有相當的熟識，這時也正預備到東京去。

兩人見面之後，很是高興，於是史堅如便約他一同先回漢口，和湖南湖北的一般志士豪傑交結，等到聯絡好後，才一同到東京去見國父。國父和他兩人在一起，談了十多天，覺得他們兩人很有才幹，可以重用，便派史堅如經長江流域疏通會黨，再回廣東和鄭士良商議着，設法進行革命的事業。史堅如走後，國父又派平山周跟着畢永年到湖南湖北一帶去，聯絡內地的會黨。(二)

那時還有一位名叫唐才常的，也去見國父。唐才常是畢永年的朋友，很懂得地理和軍事學。見了國父之後，便商議怎樣聯絡長江各省和福建廣東的會黨，和與中會士分接近。後來唐才常創立正氣會，自立會，並開國會等，對於排滿也有相當的力量。(三)

自從史堅如和畢永年，在日本領了國父的吩咐，到中國內地聯絡會黨後，各省的洪門會，再不像從前那樣聲氣隔閡了。史堅如已把各會的首領，邀齊了在香港聚會。

國父並且早已叫鄭士良在香港設好了招待機關。於是在紀元前十二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的春天三月間，長江流域和福建廣東各會黨的首領，在香港與中會本部集會，大家歃血爲盟，公推國父擔任總會長，並且鑄了印信，以便利指揮。於是哥老會和三合會的大部份首領，都加入與中會的革命活動。（四）

（一）見國父自傳：「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與中會之事也。」

（二）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二八——一二九。

（三）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六五。

（四）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三五：「三十五歲。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西曆一九〇〇年。春三月，長江閩粵各會首大會於香港，加入與中會，舉總理任總會長。」

（三二）扶助弱小民族獨立運動

辛酉，一八九九年 國父在日本，雖然不問在他本身或中國革命運動上，都是艱難困苦的

時期，但國父在這個當兒，非特不懈於中國革命的事業，還幹了一番扶助弱小民族——菲列濱的獨立運動。

我們曉得菲列濱羣島和古巴羣島，同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列濱在一八九七年，發生獨立革命，反抗西班牙的統治，結果沒有成功，一八九八年的四月間，美國和西班牙發生戰爭，於是美國便派人暗中運動古巴和菲列濱，組織獨立軍作爲內應。這兩個民族都答應了，後來西班牙軍隊果然大敗。誰料事成之後，美國允許古巴獨立，而對於菲列濱却違背信約，並且佔領了成爲牠的屬地。

後來菲列濱獨立軍的首領阿奎那度，起來領導菲列濱的羣衆反抗美國，因爲缺乏軍械，終於被美國壓伏了。但阿奎那度並不因此而灰心，他一面通電向亞洲各國請求幫助，一面秘密派代表彭西(Pase)到日本去購買彈藥，預備繼續抗爭。會黨的熱心士

彭西久已聽得國父是一位實際的革命家，尤其對於弱小民族具有同情心，並且和中國國民黨有關係，對於菲列濱羣島的革命運動一定肯幫助，因此在香港派人處得了一封

介紹信，便到日本來見國父，請國父幫他辦理購買彈藥軍械的全部事情。

國父對於他的真誠的請求，當然不會拒絕的。美國固然是國父的朋友，但扶助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更是他的天職。國父的意見，以為最好是用中國革命黨的整個力量，先助菲列濱人獨立，等到成功之後，便把這得勝的軍力回轉來做中國的革命的主力軍。

(二) 這樣一個完善的計劃，彭西和其他的黨人當然十分贊成。國父便派平山周陪着日

本現職武官遠藤，帶領了他的部下五人，到菲列濱去佈置軍事。一面派宮崎去轉商犬養毅，想法購買軍火。最後商請了日本進步黨的幹事衆議院議員中村彌六，在民國紀元前十三年（一八九九）的冬天購買了不少軍火，租了三井公司的布引丸運載，預備第二年（庚子）的正月裏開行。誰料後來這船開到上海時，不幸竟沉到海裏去了，運械員日人林和高野都因此送了命。國父這次幫助菲列濱雖沒有成功，但他的扶助弱小民族革命運動的精神已爲人佩服了。(三)

到了第二年布引丸沉沒之後，國父又依從中村的建議，和彭西商議並且籌備了一大筆款子，繼續購買軍火。契約已經訂好了，忽然被日政府暗中監視着，結果這大批軍火不能出境，援助菲列濱的事情中途停頓下來。恰巧那時北京義和團的事變發生了，楊衢雲報告說惠州的軍事行動已經準備好，國父認為時機已到，趕快向彭西商議借這筆軍火，彭西很高興地答應了，於是國父便決計回廣東指揮軍事。(四)

(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二九：「總理力助菲列濱獨立未成。」
(二) 見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落花夢「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活動」「與孫逸仙書」各節，又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二九。

(三) 同上。

(四)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編 總理年譜頁一三五：「再助菲列濱訂購軍械不獲啓運。」

第九章 鼓動起革命的高潮

民國

(三二) 拳亂後的革命運動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的夏天，中國發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故，那就是北京義和團仇殺外國教士攻打各國公使館的事變。

那時一般愚民托着一扶清滅洋的口號，企圖用那些沒有組織的民衆把外人趕逐出去，這種冒失的舉動當然是可笑的，而滿清政府居然獎勵他們，結果鬧出了歷史上空前

的大笑話，爲了政府的愚妄和缺乏現代智識，還空給中國民族加上許多恥辱。

那時國父在日本，看到了北京紛亂的情形，真是又氣憤又焦急。正在這個當兒，忽然接到廣東劉學詢的信，說兩廣總督李鴻章因爲北方在無政府的状态下，想把兩廣獨立起來，希望一國父的幫助，快些到廣東來共圖進行這件事。國父這時正在籌備惠州一

革命，同時也不相信李鴻章能有這種魄力。但想到這事情倘若成功，對於中國的情形也有好處，所以也覺得不妨一試。

於是國父便陪同楊衢雲以及日人宮崎平山等，在夏五月間坐法輪烟狄斯號往香港。到香港的時候，廣州當局已經派了安瀾齋來迎接。國父得到香港同志的報告，曉得李鴻章還沒有獨立的決心，所以僅派宮崎到廣州去作代表。國父接洽一切，國父自己便換坐另一艘法郵船到法屬安南的西貢去。宮崎到廣州之後，劉學詢轉述李鴻章的意見，在各國聯軍沒有攻下北京之前，不便有什麼表示，叫宮崎轉達國父，於是宮崎便回香港。

香港議政局的議員何啟，那時早已和鎮中會的陳少白接洽，主張革命黨和李鴻章聯合救國，由香港總督卜氏勸告李鴻章，向滿清政府宣告兩廣獨立，由國父率領黨員幫忙。這事情的發起，本來受了香港總督的暗示的，這時便用國父和楊衢雲陳少白等的章名義，寫了一封信給香港總督，並草擬了平治章程六條，（三）託他和李鴻章接洽，倘

若贊成，便電邀國父回國組織新政府。李鴻章對於香港總督的意見，完全接受，而那時滿清政府也幾次三番的電告李鴻章，要他趕快北上和各國議和。李鴻章在這種環境下，便採觀望的態度，倘若那時李氏毅然地實行獨立，以後的中國將另是一種局面了。

國父曉得李鴻章以八十歲的老翁，未必有遠大的思想，所以在去西貢以前，仍舊命令各同志分別準備軍事，一面派宮崎到新嘉坡去收集款子。誰料宮崎到新嘉坡後，又想去見康有為勸他和國父合作。康有為的一派因為宮崎是從廣州來的，竟疑料他是李鴻章派來的刺客，求當地的英國官吏保護，把宮崎監禁起來。國父聽見這消息，便到新嘉坡去設法解釋，把宮崎救了出來。(二)

後來國父率領着宮崎和美國人摩根坐了佐渡丸，在夏曆六月中回香港，預備祕密到內地去，指揮軍事的策勳。那時李鴻章已經北上，香港總督對於他的最後勸告，他沒有能接受。又因為宮崎在新嘉坡的事情，國父等被香港水警監視了，沒有能夠登陸。

國父不得已，只得於廿一日在佐渡船上舉行軍事會議。以惠州軍事發動的全權，交給鄭士良，日人遠藤做參謀長。派史堅如鄧蔭南回廣州，組織軍隊接應他們，派陳少白楊衢雲李紀堂留在香港，籌備軍需的接濟。國父自己便和宮崎，坐着原船回日本神戶。後來在夏曆八月間又到上海，再往台灣，在那邊接應惠州的軍事。(三)

義和團在北京的騷亂，引起了八國聯軍的報復舉動，一時滿清政府手足無措，全國的人心也萬分恐慌。大家都感覺到革命事業，不能再緩了。所以在惠州革命以前，先後有秦力山在大通的自立軍，和唐才常在兩湖的軍事行動，成爲惠州革命的前奏曲。這兩起軍事動作雖都沒有國父的指揮，但多少都是受了國父革命運動的感應的。雖然都沒有成功，但給後來的革命增加不少力量。(四)

(四)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編 革命年譜頁一三十一—一三三八；鄧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

(一)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五九—六四。

(二) 見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落花夢「新嘉坡之入獄」；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三六。

(三) 見國父自傳：「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

(二)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船一抵滬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劃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

(三)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滬爲之接濟。予期折回日本，轉渡台灣，擬由台灣設

一法潛渡內地。也

(四)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三七——一三八；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

前革命史上冊頁七〇——七八九。

(三三) 第二次革命

廣東歸善縣三洲田這個地方，向來是會黨嘯聚的區域。國父派鄭士良負責惠州方

面的軍事策動後，鄭士良便以三洲田這個地方做軍事的根據地。(一)

鄭士良到了三洲田，聚集了六百多個精壯的人，等候國父的命令。國父因爲時

機未到，叫他們暫時不要發動。鄭士良在那邊等候了幾個月，糧食發生了恐慌，於是僅

留八十人留守，其餘的暫時分居在各村。又怕人家洩漏機密，凡是到戒備線裏面來的生

人，都不放他們回去，因此外面便有謠言，說三洲田有幾萬會黨預備起事。(二)

那時兩廣總督是滿洲人德壽，聽到這消息十分驚慌，在夏曆閏八月間，調派水師提督何長清領了虎門防軍四千，駐紮在深埗，又派陸軍前後堵截。

鄭士良看到風聲已洩漏，便打電報到台灣向國父請示，國父因爲一切沒有籌備好，叫他們暫時解散，但清軍已移到沙灣，逼近三洲田。鄭士良爲先發制人起見，在十三日晚上便派了敢死隊八十人襲取沙灣，得到了勝利，革命的軍威大振。(三)

鄭士良自從沙灣獲勝後，便想進攻新安，一直打到廣州去。這時國父在台灣，台灣總督兒玉源大郎，因爲滿清政府縱容義和團胡鬧，使得北方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所以很贊成中國革命，派他的民政長官後藤，和國父接洽，允許起事之後，他可以幫助。(四)國父當然表示歡迎，於是叫宮崎趕快提出預備菲列濱用的那批彈藥，從台灣運到中國，一面叫鄭士良改從海道，到廈門應接。

沙灣的清軍雖然被打敗了，但還在淡水隆鎮一帶駐有重兵。革命軍預備向隆鎮前進，在獅子物遇到了清兵。那時清兵比革命軍多幾倍，鄭士良便下令，叫軍中沒有槍的

拿着戈矛在前，有槍的分左右翼，趁敵人沒有防備，一下子衝到山上，敵人在驚慌中敗退下去，殺死很多清軍，奪到不少槍枝，這是革命軍第二次的大勝。(五)

後來清軍絡繹來了一萬多，鄭士良曉得寡不敵衆，先向永湖進攻，清軍大敗，分向惠州白芒花淡水方面竄逃，提督劉邦盛受重傷，鄧萬林給馬拋下地去。革命軍提到清兵，都把他們的辮子剪掉，在營裏做軍役。這時離開戰才七天，革命軍連夜進佔了白芒花，人民都送食物飲料表示歡迎，熱血的青年都願來做革命的實際工作。第二天向廈門前進，在崩崗墟地方又與清兵六七千人遭遇，結果又把清軍擊敗，一直追到三多祇，軍威更大，清兵不敢再來交戰，於是便佔領了新安大鵬到惠州平海一帶沿海的地方，只等候國父的接應，便可向內地進攻。(六)

國父在台灣得到報告，十分欣慰，正等候各方面的助力，誰料宮崎來了覆電，說菲列濱的那批軍械全是廢鐵，更不幸是惠州軍事發動的第十天左右，日本政府忽而換了新內閣，總理伊藤對於中國的方針，和前內閣不同，禁止台灣總督和中國革命黨接洽，又

禁止武器出口，禁止日本軍官投効革命軍。

國父二次革命的計劃，到這時整個的被破壞了。於是派遣日人山田良政和同志數人，到鄭士良那邊去送信，說「政況忽變，外援難期，卽至廈門，亦無所得，可自決進止」。

（一七）四一號

這樣不幸的消息，在鄭士良是如何重大的一個打擊呵！二十九日的早晨，鄭士良在黃沙洋接到信後，便告訴了大家，沒有一個不慨嘆的。軍隊解散之後，鄭士良帶領了他原有的數百人繞路回香港，而山田竟因迷了道路，爲清兵所殺。（一八）

在惠州革命失敗後，接着又發生了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的一件事。

史堅如自從奉國父的命令，回廣州規劃軍事後，不久便籌備好了，本想在鄭士良之先發難，可是因爲財政方面沒有來源，一直等待着。在惠州起義以後，他在廣州屢次想起兵接應，終於沒有機會，結果便決心設法炸死兩廣總督，使敵人內部受一重創。他把祖產廉價賣掉一部分，弄到三千塊錢，便託鄧蔭南和黎禮，祕密購買炸藥二百

磅，配製好後，轉存在某福音堂。又以宋少東夫婦的名義，把總督衙門旁面民房的後樓租下一座，搬進去後，便測定總督衙門的方向，連夜秘密掘洞，他和幾個同伴把洞掘好，算算離兩廣總督德壽的住室只有十多丈，把鉄銅貯藏了炸藥放在洞底裏，用引線接到洞外。一切佈置好，時候已是早上四點鐘了，於是把香點着，關了門出去，大家分路出城，約好在往香港去的船上相會。

誰料他們走後，沿路不聽見什麼響動，等了一會，史堅如疑心安置得不好，便獨自回去，看出引線沒有燒着，於是便在屋子裏躲了一天，到晚上再佈置好，第二天早上點好了香，關了門出去，他怕再和昨天一樣，便不離開廣州，只在西關等候，果然一小時後「轟」的一聲響，到處傳說總督衙門被炸了，但後來聽得說總督沒有炸死，只從牀上震到地上，吃了一次虛驚，只有前後左右轟塌了八間屋子，總督衙門並沒有炸掉。

史堅如心想炸藥這樣猛烈，爲什麼還不成功呢？要去看一個究竟，誰料半路上便被義介字營勇捉住，在夏曆九月十八，便爲中華民國的革命而犧牲了。（九）

原來史堅如究竟是一個書生，不懂炸彈的安置方法，因雷管過少，炸藥沒有全部爆發的緣故。史堅如想炸死德壽，結果目的沒有達到，反爲德壽所害，事情雖沒有成功，但已經把清吏嚇了半死了。像這種慷慨激昂的舉動，自我犧牲的精神，無非受了國父的精神感召所致，無怪乎史堅如遇難之後，國父十分悼惜了。（十）

那時楊衢雲從日本回香港，在那裏設塾教英文，暗中仍舊進行革命運動。史堅如炸案發生後，當局指楊衢雲爲主使人，買通兇徒危害他。同志們多勸他離開香港，他不肯，說願爲革命犧牲。一天，正在授課時，暴徒進來向他開槍，他立刻用手中的書本去打敵人，結果被害了。

國父那時在橫濱，聽到消息後很悲痛，於是便召集同志開會追悼，並且募款撫卹他的遺族。（十一）

（一）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九二；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

（二）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三五。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編印

(三)見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落花夢「惠州之革命」；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一頁三九。

(四)見國父自傳：「時台灣總督兒玉頌贊助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

(五)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九三。

(六)見國父自傳；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第一編第四節「惠州革命」。

(七)見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落花夢「惠州之革命」；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一頁一四一。

(八)見國父自傳；宮崎書中有一段記載此事，十分動人：「鳴鎗打鼓，革命之同志方拔隊起程以向廈門之時，忽有從香港經海豐而至軍中之人。傳孫君之令曰：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爲。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嗚呼，此劈頭之大打擊，實足友同志之心，而流方銳之氣。軍中二萬之革命健兒，接此報，皆眼皆欲裂，拔劍擊石，憤呼之聲動集……然軍無吝糧，彈藥不繼，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得已而至於解體也。」

(九)見國父自傳；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

頁一〇二——一〇；鄧慕韓編史堅如事略（建國月刊二卷六期）；廖平子著庚子壬寅及庚戌間之革命拾遺（建國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命書（十）見 國父自傳；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一〇七。

（十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四三；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前後二節；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九九——一〇〇。

（三四）革命的理論戰

一 惠州革命失敗之後，國父在悲憤中，從台灣回到橫濱。第二年（紀元前十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仍往日本，往來於橫濱東京之間，這時 國父年三十六歲。一 國父在日本，從事籌款和宣傳的工作，預備第三次的實力發動。這時有一件事使 國父感到無上安慰的事，便是中國人的覺悟。國父在他的自傳裏說：

一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吾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以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觀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加以那時義和團事變之後，八國聯軍攻破北京，滿清帝后都逃往西安，北京陷在外人手中有一年多。滿清政府向各國求和，賠款四百五十兆兩，給中國民族增了莫大的恥辱外，還增了莫大的負擔；朝廷的尊嚴不能維持了，一般有志的人士，都熱心救國，傾向於國父的革命運動。（一）

國父曉得革命不全靠武力，理論和宣傳都是很重要的，當革命的理論和宣傳達到某一程度時，然後採用實力的發動，那麼費力少而成效顯著了。所以自從第一次革命失敗，國父便注意於文字的鼓吹。爲了許多旁的事情所纏繞，一直沒有實行。直到第二次革命的前夜，國父才派陳少白到香港籌劃出版報紙，於是國父在革命的武力戰爭以外，又開始了革命的理論戰。

陳少白在紀元前十三年（己亥一八九九）的夏曆十二月，在香港出版了中國日報，這是中國革命黨的最早的報紙，中國日報出版後，一方面攻擊滿清政府，一方面宣傳革命運動。從此黨裏的一切行動，都以中國日報爲機關。惠州革命時，海內外同志在南洋

香港惠州間到處奔波，也以中國日報做招待的處所。那時經費常鬧恐慌，靠着李紀堂馮自由等設法維持。(二)

同時東京留學界，受着國父在日本宣傳革命的影響，也發行兩種刊物。楊廷棟等出版譯書類編，翻譯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穆勒約翰的自由原論等書，介紹新思想給國人。馮自由等創辦開智錄旬刊，專發揮自由平等學說，後來沈翔雲等又發行國民報，專門鼓吹民族主義。這些對於國父的革命，都有間接的幫助。(三)

到八國聯軍破北京，滿清政府忍辱求和，訂了辛丑和約之後，日本留學界的思想言論，格外多集中於革命問題。吳祿貞在留日學生會館演說，把會館比做美國費城的獨立廳。馬君武等在東京牛込區設立機關，天天鼓吹排滿，聲氣很盛。國父這時在日本，許多熱血的人士都去拜訪他，聽他革命的理論和見解。(四)

紀元前十一年冬天，國父到香港，親自看察中國日報，並且指示陳少白等革命理論的戰略。不久便回到日本。那時戴翼暈等因東京的國民報停刊，回上海出版大陸報

月刊，排斥保皇黨，言論十分激烈。革命的理論戰，又從日本蔓延到上海。（五）

第二年（壬寅一九〇二）的秋天，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恆等，在上海成立中國教育會，並組織愛國學社，發揚革命的理論，培植革命的人才，於是上海的革命潮，震蕩東南學界中，為滿清官吏所注意了。……天天鼓吹革命，……國父在日日本，……再過一年，又有上海蘇報案的發生，國父在他的自傳裏說：

「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

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

清廷雖勝訟，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六）

紀元前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和紀元前八年，是革命書報最盛的時代，尤其是革命

黨和保皇黨的報紙，在各地互相對立着，大開筆戰，但結果終是革命黨的報紙獲得勝利，人心也一天天傾向於革命，這是國父革命理論戰的成功。（七）

(一)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四九；半粟編著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頁七。

(二) 見陳少白述興中會革命史要；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三〇：「命陳少白設中國日報於香港。」

(三)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五五。

(四) 同上頁五六。

(五)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五〇：「冬十二月，至香港，居中國報社，旋返日本。」

(六) 關於蘇報案的詳細情形，可參考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一三五—一四二。

(七) 同上頁五二—五三。

(三五) 各地的革命潮

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和第二年的辛丑和約，對於國父領導下的革命事業，是一味猛烈的興奮劑。其影響於革命理論的，有革命書報的勃起；影響於革命行動的，除

掉惠州革命和史堅如炸案外，又有東京和上海的革命潮。

留日學生最初的團體組織，開始有勵志會，不過目的在聯絡感情，並沒有政治作用，但其中的重要份子，都和革命有關係，八國聯軍的後一年，廣東籍的留日學生馮自由等在東京組織廣東獨立協會，促廣東省向北京宣佈獨立，很得國父的贊助。國父的接近粵籍留學生，也是從這時才開始。

當紀元前十年（壬寅一九〇二）的時候，章炳麟也因鼓吹革命，從內地避到日本，和國父往還很是密切。

章炳麟和秦鼎彝等，那時在東京發起舉行「支那亡國紀念會」，訂於三月十九那天，明崇禎皇帝殉國的忌日，在土野精養軒舉行紀念式，目的在激勵一般人排滿的民氣。誰知先一天章炳麟忽然被警察所傳去，說爲了邦交關係，叫他們中止舉行。這不用說，當然是清公使蔡鈞搞的鬼了。

第二天精養軒的門前，留學生到了幾百人，雖然經過日警的勸阻，大半都不肯走散。

。那時 國父帶領了十多個華僑，從橫濱趕來參加，看到這種情形，便臨時改會議爲聚餐，以避日警的監視。那天回到橫濱，便召集同志多人在永樂樓補行了「支那亡國紀念會」的紀念式。

最有趣的是當章炳麟等被傳到警察所，警長問章等是「清國何省人」；章回答說：「我們都是支那人，並非清國人」。又問「是紳士還是平民」，章回說是「遺民」，警長沒有辦法只是搖頭。章氏並作了一篇紀念會的緣起，登在香港的中國日報上。（二）陳少白等並在永樂街報館，也舉行紀念式。

因爲清公使蔡鈞壓迫留學生，引起東京學界的極大反感，和蔡鈞大起衝突，尤其吳敬恆在清使館中抗爭得最厲害，蔡鈞於是請日政府逐吳返國。第二年的夏曆四月，因爲俄國在東三省延不撤兵，上海的革命份子吳敬恆鄒容等開大會於張園，反對滿清政府的辱國外交，不久蘇報的案子起了，革命的風潮便充滿在黃浦江上。（三）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五五；三十七歲。紀元前十年清光緒二

俄國對費夫德爾有為國變遷中實受其人之，勝庭與中會謝遊支路來見 國父，德示

第十章 同盟會成立前後

事謝繼然不效，呂泰示大革命而奇並趨下。

謝繼然不效，呂泰示大革命而奇並趨下。

謝繼然不效，呂泰示大革命而奇並趨下。

民國紀元前十年（壬寅一九〇二）的冬天，安南河內開博覽會。國父因為安南總

督賴美 Dumer 屢次託東京法國公使轉約他遊安南，一向因為事忙，沒有能成行。這時

趁博覽會的機會，到安南去遊歷。

當國父到河內時，安南總督賴美已經離任回國，叫他的秘書長哈德安，招待國

父。國父到後，哈德安十分殷勤。在河內時結識僑商黃隆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會齊等

，他們都表示信仰國父，後來在欽廉河口等次革命，這幾人盡了很大的助力。

第二年的春天，國父仍舊住在安南河內，那時他年紀是三十八歲。

後來河內博覽會閉幕了，國父預備再作一次環球的漫遊，借此考察各方面的情形

，物色革命的人才，決定經由日本和檀島，再到歐美。先從河內往暹羅，經西貢，到秋天才達日本。(一)

自從國父到安南（紀元前十年一九〇二年的年底），以至離安南經日本而達美國（紀元前八年一九〇四夏）這時期中，受革命風潮的感應，因而起來作排滿運動的，在廣東有李紀堂洪全福的起義；洪全福是洪秀全的族中弟弟，和李紀堂謝纘泰等在紀元前十年的十二月除夕，預備在粵省起事，結果消息洩漏了，死掉十多人。(二)在雲南有周祥雲的起事；周祥雲在紀元前九年的夏天，在雲南臨安起兵，打下臨安，結果因勢孤失敗。(三)在湖南有黃興馬福益的起義；黃興等人在紀元前八年的十月，預備清太后萬壽節日，在長沙萬壽宮，轟炸在場的全城官吏，後來也因洩漏敗事。(四)不過這幾次事情雖然不成，已表示大革命的前夜蒞臨了。

紀元前九年的秋天，國父從安南回到日本橫濱，和僑商廖翼朋住在一處。(五)那時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許多人，都到興中會橫濱支部來見國父，表示

贊成革命。國父便託他們在日本物色有志的學生，組織起團體，從事革命運動。

(六)

日本留學界這時忽有一個困難的問題發生，那便是駐日的清使曾經向日本政府交涉，凡是留學生抱有革命思想的，禁止他們學習軍事。

國父曉得這事，並且因為他們的請求，便和他的日籍朋友日野少佐計劃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日野願意極力幫助，並且允許約好朋友担任教師，於是便在東京青山附近，把學校組織起來，爲防日本政府干涉，一切都採秘密。

學校組織好後，便招了許多革命同志，實行軍事訓練，學生有李錫青等十四人，規定學期爲八個月，入校時宣誓服從革命，尤須保守秘密，但不久慢慢給外面人知道了，大家稱做「東京的梁山泊」了。

開學後二月，國父到檀香山去，內部沒有人主持，因此發生風潮，不得已宣告解

散。國父到美國後聽到報告，十分慨嘆。

紀元前八年（一九〇四）的春天，國父從日本到檀香山去。臨行的時候，把日本的黨務交給馮自由，家事托給橫濱山下町九番法國郵船公司的買辦黎煥堉。（八）

國父的大哥一向留在檀香山，並且對於革命盡了極大的力量。據鄭照述「孫中山先

生逸事」中說：

「是年（一八九六），先生復由檀島渡洋而至美國，在僑胞中鼓吹革命，復再由紐約而至英倫。於此被中國公使誘困於中國使館，幸得其師康德利博士仗義救援乃免於難。此事人所共知，無庸贅述。但恢復自由之後，先生經濟頓陷困境，即函告其兄眉公求其援助。眉公深明大義，熱心革命，即把牧場所畜之牛馬牲口陸續賤賣，匯款接濟，先生乃得再事活動。計眉公前後為革命盡力，幾至傾家，其後家道中落，不能復振，真是為中華民國之重大犧牲。其甚，後死者不能不為之表彰也。」——逸經第四期。

日 又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中說：

（六）

「癸卯（一九〇三）總理由日至夏威夷島，舊日親友，每有疾病，輒就之求診，強而後可，惟一藥便靈，衆咸驚爲神奇。故其太夫人楊氏嘗有言，革命目的在救人，行醫目的亦

在救人，等是救人，何必東奔西跑。其兄德彰曰，行醫祇能救少數人，革命則能救多數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應始終一貫，豈可輕易變更，前功盡棄云云。聞者咸奉爲至言。逸經第十七期。

火奴魯魯本是與中會的發祥地，但這時候保皇黨的勢力方盛，他們的機關新中國報，排斥革命十分劇烈，革命黨也沒有辦法。卻巧那時有舊式報館名檀山新報，又叫做隆記日報，本來是國父的親戚程蔚南所辦，因爲沒有人才，所以缺少精彩。國父看到了這情形，便把牠改組爲黨報，並且親自撰著論文，向保皇黨大加聲討，革命的陣綫爲之一新。

國父看到保皇黨勢力的雄厚，自己覺得非聯絡洪門會，不足以增加聲勢。於是便依了他母舅楊文納的勸告，毅然加入洪門會致公堂的團體中。等到國父離開檀島，坐船到舊金山時，保皇黨果然設法阻止。國父登岸，被留難在烟治埃倫木屋中一天，幸虧美國致公總堂總理黃三德，和夫同日報總理唐瓊昌的幫助，才以五千元保出候訊。公堂判罪

那時主持大同日報論壇的是康派歐榘甲，因為有反對國父的文字，爲致公堂所逐，於是國父便託馮自由請了劉成禺來當主筆。大同日報從此鼓吹革命，美國華僑很受感動。

國父又陪着黃三德出遊各埠，鼓吹洪門總註冊，以團結力量，回復民族主義的固有精神。於是便親自訂定致公堂新章規程八十條，說明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九）

國父預想新章如能實行，那麼洪門會員都一律要繳納註冊費，全美致公堂會友有十萬人以上，這項收入很是可觀，大可供給內地革命軍之用。新章經過舊金山總堂贊成，並推國父和黃三德遍遊南北東西一百多埠。到處勸告洪門會中人，實行總註冊。國父雖然熱心勸導，說得舌敝唇焦；而各分堂對於總註冊事，都不大起勁。國父奔走了好幾個月，看看沒有多大效果，把這事情交給黃三德辦理，他自己便到歐洲去了。

在國父剛到紐約時，和王寵惠等在一處，他曾經親自著作一篇告歐美人士書，題

目的是「中國問題的眞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十)東京日文革命評論和香港中國日報會譯出登載，這是革命黨第一次的對外宣言。

(一) 國父自傳中只說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這裏是根據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六五。

(二) 關於洪全福的起義，敘述起來很長，而且是革命史上的好資料，但在這裏似乎沒有詳述的必要。閱者要曉得詳情，可參閱建國月刊十卷六期廖平子著庚子王黃及庚

成間之革命拾遺；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十五章。

(三)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六六。

(四) 見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頁一八「黃興長沙革命。」；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二十一章。

(五) 同上頁一四六。

(六) 見國父自傳。

(七) 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六八；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一四六——一四七。

(八) 同上頁一四八。

第二編 壯年時期

1711
1712

(九)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七三；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 冊頁一四九——一五五。

(十)譯文見胡漢民編 總理全集第一集下冊頁九二九——九三六。

(三二七) 歐行的收穫

(一)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全集第一集下冊頁一六八；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 冊頁一四九——一五五。

國父在檀香山和美國，勾留了將近一年，第二年（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的春天，又從美國到歐洲去。（一）頁一八一——一八二黃興著革命。一：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 冊頁一六八。

那時有湖北人賀之才胡秉柯等，被派到比國留學，在經過上海時，剛剛遇到劉成禺從日本來上海，領赴美的護照。他們幾人都是熟識的，於是劉成禺便告訴他們說：「國父在美國，就要動身到英國去，因此爲他們四人寫了介紹信，介紹他們去見國父。」

這幾位留學生到了比國，便把劉君的介紹信寄到倫敦荷蘭公園英人摩根的寓所，約國父到歐洲大陸上來。那時國父還沒有離開美國，所以他們等了好久才收到國父的回信，說正想到比國一遊，不過缺少川資。同時劉成禺也有信給他們，說到國父經

濟困難，請他們設法。

他們接到信後，便向各地同學籌集款子。那時比國留學生不過三十多人，德國二十多人，法國也只有二十多人。於是竭力湊集，比國湊到四千多佛郎，德國湊到二千多馬克，法國千餘佛郎，於是由賀之才電匯給國父，並邀留德學生朱和中到比國去。國父得款後，便趕速到歐洲來，賀之才和胡秉柯並且親自到比國東海岸的哦斯丹埠迎接。

(二)

國父到了比京後，住在留比生史青家中，和留比的學生們接連着談了幾天幾夜，所說的都是革命進行的方略和建設事業。那時朱和中成見很深，主張以向新軍運動爲初步，並歷述吳祿貞等歷年在湖北運動的成績；國父則主張以組黨爲初步，并列舉事實證明，辯論了好久，終於說服了他。

國父看到留歐學生的新精神，使他十分高興，所以在他的自傳裏說：

「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

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

於是國父便提議組織革命團體，得到大家的贊同，有人對國父所擬誓約的天運

紀年，和當天發誓一層，略表示懷疑，國父努力解釋，認宣誓手續是非常重要的事。

(三)

於是開第一次會於北京，共有三十多人，國父引尚書秦誓牧誓例，親自製完誓

詞，以天運紀年，大家推國父爲盟主，各自寫姓名在誓詞上，牠的格式是：

具願書人○○○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始有卒倘有食

言任衆處罰

天運 年 月 日

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

孫文

宣誓後，國父便和在場的人一一握手，很高興的慶賀說：「你已經不是清朝人了

！」同時國父也照樣寫了一張誓文，交給賀之才等收執，聽說這張紙現在還在史青的

收藏中，在國父的信徒目中這當然是無上的珍品了。

一九〇五

後來 國父又把同盟見當時的各種秘密手式口號，一一說給他們。那時會名還沒有

確定，只通稱革命黨三字，直到那年冬天，得到東京同盟會本部的信，說已確定名稱爲中國同盟會，於是德法比三處才一律通用同盟會的名號。

不久 國父便和朱和中到柏林，又得劉家佺等二十多人加盟，於是便在柏林開第二

次會。從德國回英國，加盟的只有孫鴻哲一人，隨後又到巴黎，得湯薊銘等十多人加入，於是便在巴黎開第三次會。（四）

國父在巴黎時，因爲要和法國軍政當局有所接洽，而身邊沒有錢，不得已再向留歐同志商量。於是各黨員再發起籌款，供 國父國際酬應的費用。在巴黎籌得一千多佛郎

，在柏林籌得一千多馬克，在北京籌到二千多佛郎。 國父這樣才能夠專心辦理外交，

尤其以對於法國參謀部的交涉最是得手。第二年法國參謀部曾派武官多人，陪着中國革命黨人視察各省，協助中國的革命，便是 國父這時在法國外交的結果。

這時有一件可笑的事情，但也可以看出 國父的寬宏大量。

當國父和他的信徒在柏林開會時，有湖北學生王發科王桐楚，加盟於團體中。後來有一個滿洲學生告訴他們說：「我將要寫信到國內，撤去你們的官費，並且要你們的性命。」他們聽到這話嚇死了，答應跟着國父到巴黎設法退盟。到巴黎後，尋到同鄉學生湯薊銘，便和他商議。湯也是新加盟的，聽到這話，也十分害怕，便一同去訪國父，想哀求發還誓書。

國父那時因留歐革命團體已經成立，而駐日本的革命同志又幾次三番的有信來，催促他回日本，他便想從巴黎直接回去，動身的日期也定了。因為新任安南總督韜美和國父有舊交，並且一向贊成中國革命，國父因此和法國殖民大臣有所接洽，還沒有結果，於是暫時便住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館，靜靜地等候着消息。

一天，國父從外面回來，忽然發覺有人進過屋子，貯藏東西的小皮箱被刀割一大洞，連忙打開一看，所有黨員入會誓書以及和安南有關的重要文件，都被人偷去了。國父大為驚訝，經過多方面偵查，才知道緣故。

原來王發科等到旅館時，剛剛國父出外，便以朋友名義，走進國父的房間，看見他的小皮箱，於是使用小刀把皮箱割破，取出誓書和其他文件，趕速回到駐法使館，向清使孫寶琦叩頭哭訴。容山日本特種警察快美將。」又頁一七五：一四一十號。孫云前

（那時孫寶琦算是開通的官吏，又恐發生另一次像倫敦使館的同樣笑話，因此便把各誓書發還他們本人，並且罵他們說：「你們加入了革命黨，是背叛清朝了；而又來自首，並且告密，是又背叛革命黨了。而又想陷害同學，你們的人格呢？你們的良心呢？」）國父接着便厲色地說：「趕快把名冊送還孫文，否則我當先撤去你們的官費，再慢一點並說的話，也許孫文要叫法警來捉你們。」幾個人又嚇死了，趕快回到國父的寓處，哭泣着自認偷竊，請求寬恕。國父非但沒有發怒，而且用好話安慰他們。（五）

品官讀事後，國父對人說：「被竊後他的焦急，為倫敦出險後所未有。第一是因為數十位同志的生命攸關；第二是恐怕從此失掉聯絡知識階級的機會；第三是安南方面的活動因此破壞，損失可惜。」

當時。國父的失物雖然收回。但他和法政府交涉的內幕，因此爲清政府曉得了。盟書被竊的消息傳到北京，他們（賀之才等）提議重行宣誓，規定此後選擇黨員極端嚴格，品行有虧或信仰不堅的人一概淘汰。（六）

改組定後，大家因爲國父就要動身，於是舉行第三次籌款，爲國父旅費。後來並規定革命工作幾件事：第一，黨員每月各捐學費十分之二，存儲生息，以備革命之用。國父後來兩次遊歐，就依賴這筆款子供給。第二，每月聚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和建設事業，同時並着重報紙宣傳，使外人明瞭中國革命的宗旨。這是國父歐行的收穫。

（一）據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三二：「三十九歲。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甲辰（一九〇四）。春由日本赴檀島尋赴美洲。」又頁一七九：「四十歲。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春由美赴歐。」可見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和美國逗留了將近一年。

（二）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一八七。即文公總，去歲國父與孫君，嘗

〔論旨〕(三)同上頁一八八。黃。宣。國父並與謝門項。日。以。又。錄。張。手。錄。

(四)見 國父自傳；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七九頁一八〇。謝「謝人」。

(五)關於這節事情，吳稚暉稱牠爲「小小佳話」，惟人數和事實，各家所述不同，這

大家自認是綜合各家的敘述，採其合理者。閱者要知道詳細，可參閱吳稚暉著中山先生的

革命兩基礎，中山先生年系；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革命史上冊頁一八九。謝又詳既

前平良謝九一。

第二世謝維堂「謝維德」對中。華。立。立。國。平。良。與。謝。一。五。十。六。謝。維。國。官。道。人。不

國父回到日本橫濱，便籌備創立革命同盟會，不久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那是紀元

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八月二十的事，國父年四十歲。（一）國同盟會一。派

自從這年初秋從歐洲回到橫濱，各省留日學生從東京來看國父的，十分踴躍；黃

興陳天華馮自由張繼宋教仁以及宮崎寅藏等，更是天和國父見面，籌劃革命的事業

。大家以爲非聯合各省的革命黨員組織一個大團體，決不足以推翻滿清。經過大家的贊

同後，決定在七月三十日假東京赤阪區虎之門黑龍會爲會場，召集各省同志開一籌備會

同時，討論進行的方法。如東京赤河調虎文門黨將會黨會集，召集各省同志開一籌備會。大家以那天到會的，除掉國父以外，有黃興張繼陳天華馮自由胡毅生馬君武鄧家彥等五與數十多人，除甘肅一省沒有留學生外，其餘十七省的人都有參加。

自孫國父首先說明開會的理由，並提議名稱叫做「中國革命同盟會」，因為這個會是秘密組織，恐怕標出革命二字反使實行發生阻礙，所以討論結果，簡稱做「中國同盟會」。那時有人主張叫做「對滿同盟會」，國父便說，革命黨的宗旨不專在排滿，應該注意到廢除專制創造共和的意義，結果大家贊成了。

第二步提議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十六個字做誓詞，有些人不懂平均地權的解說，要求取銷，國父於是起立詳細說明平均地權的意義，結果又得到大家的擁護。

於是會員大家舉行宣誓式，誓詞和在北京的相仿，只把「具願書人」改做「聯盟人」，「倘有食言」改做「如或渝此」。宣誓之後，國父並教給他們祕密口號，以及新握手禮，

又推馬君武陳天華起草會章。

將散會時，屋子的後部因爲到會的人數過多，坐席忽然「轟」的一聲坍倒了。國父笑着說，這便是顛覆滿清的預兆，大家聽到國父的話，都拍掌歡叫。國父也許是一位預言家吧！否則他怎麼知道不到七年之後，滿清政府果然被他們消滅了呢？

第二天，（三）留學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歡迎國父大會，到會的有一千三百人，來得遲的在門外擠不進去，可見情況的熱烈了。國父當時起立演講，對革命的理論，講述得很詳細，演辭載在那時出版的民報第一號上。

到了八月二十日，同盟會又借赤坂區霞關子爵的阪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因爲會場和清使館很近，所以會員都有誤走到清使館的，說起來雖然可笑，但也可以看出國父那時看滿清政府如無物了。

那天通過會章後，便開始選舉，投票結果國父當選爲總理，黃興爲庶務，陳天華爲書記，宋教仁等爲交際，謝良牧爲會計，鄧家彥爲執法部長，馮自由等爲評議員，並

決議組織民報，不久又發表了革命方略，說明革命的目的有四，便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革命的步驟有三，便是「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這個革命的方略和步驟，是國父一貫的思想，一直到後來沒有變更。（四）

同盟會的成立，使國父增加了不少勇氣。

國父革命的目的，在於解放同胞的痛苦，救我們中華民族。他雖然知道革命的工作是艱鉅的，革命事業的成就是遙遠得幾乎有些飄渺的，但他仍是孤身奮鬥，企圖驚醒國人的迷夢，他決沒有希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身而成，直到同盟會成立的一天。

所以國父在他的自傳裏說：

「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這種不求成功，而只有自我犧牲的信念，是國父成就偉大事業的原因。

國父到這時，才敢定中華民國的名稱，把定名的意義說給黨員聽，使他們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傳布中華民國的思想。因為在當時，排滿的思想是比較普遍的，但排滿成功之後，還是實行所謂反清復明呢？還是另立別一種新的政體呢？大家的腦筋中都不大清楚，所以國父特別注意中華民國的名義。(五)

在那年冬天，同盟會本部討論中華民國的國旗問題。

關於中華民國的國旗，國父主張沿用與中會的青天白日旗。國父說，青天白日旗是先烈陸皓東所發明的，與中會許多烈士爲這面旗子而流着鮮紅的血，不可以不留作紀念。

那時有提出井字旗的，金瓜斧銀旗的，五色旗的，但國父都不贊成。他主張在青天白日旗上，增加紅地，改作紅青白，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愛的真意義。所以後來潮州惠州欽州廉州等次的革命，事實上都是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三色旗爲革命標幟。到國民政府成立後，國父主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已經在日光中各處飄揚了。

(六) 國父生前的青天白日旗被孫中山派員收回，由孫中山派員收回。

同盟會成立之後，不到一年，加盟的已超過二萬人，支部也先後在各省成立了。從

此革命的風潮，一天比一天高起來，革命的發展，幾乎是使人不易相信地加速。(七)

(一) 同盟會在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七月三十日在東京開籌備會，到八月二十日才正式成立。

(二) 見 國父自傳；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一八一。

(三) 關於 國父在歡迎席上的演辭，可參閱甘乃光編中山全書頁二〇〇；(說明中國民

國父中華革命之重要。) 國父自傳 總理全集第一集上冊頁二八八—二九一。

(四) 見胡漢民編 總理全集第一集上冊頁二八八—二九一。

(五) 見 國父自傳。

大衛斐。(六) 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一九九—二〇〇。

法國武官和民報 立限一應派由選派與。大家皆謂中樞不

同盟會成立那年(一九〇五)的冬天，國父率領着謝良牧鄧萃韓等四人，到南洋

西覓去。

輪船經過上海吳淞，法國武官布加卑，因安南總督的介紹，到輪船上來見國父。

當時國父和布加卑並不認識，安南總督因為所商的是關於革命的機密事情，不可不特別鄭重。所以事先便把他的名片一張分做兩半，一半早先便送給國父，後來又把另一半交給布加卑，說明會面時以這個為信據。

國父坐法輪到吳淞後，布加卑便登輪來見，見面後彼此把名片證明符合，便開始會談。國父談起中國革命的方法，布加卑說明法國政府允許出力幫助，談了好一會才分別。

國父到了西貢後，不久便重到歐洲去。

在到歐洲去之前，國父從安南西貢到英屬新嘉坡，便在那邊設立了同盟會，加盟的有陳楚楠張永福等十二人，新嘉坡的同盟會，是南洋羣島英荷兩屬的革命總機關，這是紀元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正月間的事，那時國父年四十一歲。

二月裏到了歐洲，視察各地同盟會的情形，並且指導他們怎樣工作。三月裏又從歐

溯經南洋再到日本。……

是時天從南洋到日本，輪船經過上海吳淞時，法國駐華武官布加卑預奉巴黎陸軍大臣的命

令到又來到輪船上見國父。(三)……

布加卑見了國父，便申述法國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的好意，問國父各省革命的

實力，和聯絡軍隊的成績。國父約略地告訴了他，請他派人幫助，辦理調查清軍實力

限和聯絡軍隊的事情。布加卑答應了，並且在駐紮天津的法軍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國

父調遣……

國父到日本後，(四)便派廖仲愷天津，幫助布加卑調查中國革命實力以及翻譯

各報所載的革命消息，派黎勇錫(仲實)和某武官調查兩廣；派胡毅生和某武官調查四川

雲南，派喬義生(宜齋)和法武官歐極樂調查長江沿岸各省。……

當喬義生和歐極樂到南京和武漢時，南京和武昌兩處的新軍都表示歡迎，在南京有

趙伯先接洽，約同營長以上的軍官和喬義生歐極樂見面，秘密會商進行的方法和步驟。

他們到武昌時，劉敬安等在武昌聖公會開會歡迎，武昌軍界到的很多，歐極樂演說革命，非常激烈，喬義生代他翻譯。黨員們聽說法政府有心協助，感到十分興奮。

在聖公會的日知會書報社開會時，不料新軍鎮統張彪也改裝躲在一旁，因此被他發現了祕密去。同時兩湖總督張之洞，也聽到這個消息，便派海關洋員某英人偵察歐極樂的行踪，在津滬的海程上和歐極樂交結，歐並不疑心他，不料所藏的革命黨調查紀事錄竟給他偷去，張之洞便報告滿清政府，因此革命黨在南方軍隊裏的潛勢力，受一個大打擊。那時清政府和法公使交涉，法公使便向巴黎探問，法政府訓令說不必過問，清政府也沒有辦法。後來法國政府改組，新內閣不贊成這種政策，召回布加寧等，這件事就此終結。——後來劉敬安等被囚，竟因此犧牲了。

現在再說到那時革命的理論中堅——民報。

同盟會在東京開成立會時，大家提議發刊黨報。宋教仁因為他所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剛剛那時被日政府禁止出版，願意改為黨報，大家贊成他的辦法。

同盟會成立後，國父便叫胡漢民陳天華發刊民報。

於是在那年十月廿一日，民報的創刊號便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出版了。民報的發刊辭，是國父授意胡漢民筆錄的，對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意義，發揮得十分透澈，是研究三民主義的主要文章。（五）

第二年的六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在上海出獄後，便到日本來主持民報，所以民報從第六期起，由章太炎主編。

民報在第二年的十月十二日，在東京錦輝館開一週年紀念會，到會的有六千多人，是留學界的空前盛會。國父在那天演說「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梁啟超因此在新民叢報對民生主義大加非難，民報因此和新民叢報筆戰了一年多，這可以說是革命理論的重要戰役了。（六）

國父在他的自傳裏說：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

，可謂成功最著者。」

中國的大革命，是依着時勢的推移而到了。但揭開這革命的序幕的，民報無疑地盡了牠的很大的力量。

(一)照國父自傳上，以及各書的敘述，都說國父的會見布加卑，是丙午（一九〇六）年的事，其實在乙巳（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布加卑已經第一次見國父了，關於這一節事，可參考建國月刊一卷四期鄧慕韓述「孫先生自述」拾遺頁八三。

(二)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八七。

(三)這是第二次的會見，國父自傳上說得很詳細。

(四)關於國父委派廖仲愷等，各書雖然沒有言明回日後才委派。但以事理推測，第一，國父那時是路過吳淞，身在船上，決不能多勾留，也無從委派；第二，那時法國各黨官都還在天津；第三，那時廖仲愷等沒有隨行；所以我說國父回日本後，才派遣他們出去。

(五)見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一集下冊頁一〇三一——一〇三三。

(六)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二九八——二九九。

第十一章 繼續不斷的犧牲——奮鬥

(四〇) 從第三次到第五次革命失敗

天色將明了。但在天色將明之前，常常有一個黎明前的黑暗——黑漆一般的深夜。在這窒息似的空氣中，人們嘆不出氣來了，然而終於在重重的壓迫下掙扎起來。

於是在河南有王漢謀刺鐵良的事情發生，(一) 在北京有吳樾炸案的發生，(二) 在浙江有曹阿狗案的發生。(三) 他們當然是爲國父的主義而犧牲了，但他們却揭開了大革命的序幕。

接着便來了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的萍瀏革命。

那時 國父在日本，黃興等回湖南，聯合哥老會作實力的發動。他們分三路出兵，一路佔據瀏陽向長沙進展；一路佔據萍鄉的安源礦山做根據地；一路從萬載應應長江。

那時長江一帶剛剛是荒年，萍鄉首先發動，各地響應，但不久都爲清兵所敗。（四）

當兩方面的軍隊在湖南激戰時，消息傳到日本東京，同盟會的會員，沒有一個不十分興奮，幾乎到發狂的程度，心想立刻趕到內地，和敵人拚命。每天到總關部請求投軍的很多，有的急得跳腳，有的忍不住痛哭。當時的激昂情況，使人人看了都受感動。

可幸，一次的起事，全由會員的自動，事前國父並不知道，臨時來不及籌備，匆來反抗。多同志到長江各省運動軍隊，已經來不及了。革命軍失敗後，黨人犧牲掉

二十 滿清政這是同盟會員第一次的流血。

援，希望革命失敗後，第二年（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的春天，國父生去見趙事秋又籌備在潮州起事，國父從日本派喬義生和日人鷲野等到內地接應，後，他們必同志沒有能齊集，所以沒有起事。（五）同盟會員等封南華去。

國父萍瀏起事後，清政府看到各地革命的潛勢力，非常恐慌。東京的同盟會本部，許多法國友在日本的行動，更爲人所注意。

那時長江一帶剛剛是荒年，萍鄉首先發動，各地響應，但不久都爲清兵所敗。（四）

當兩方面的軍隊在湖南激戰時，消息傳到日本東京，同盟會的會員，沒有一個不十分興奮，幾乎到發狂的程度，心想立刻趕到內地，和敵人拚命。每天到機關部請求投軍的很多，有的急得跳腳，有的忍不住痛哭。當時的激昂情況，使人人看了都受感動。

一次的起事，全由會員的自動，事前國父並不知道。臨時來不及籌備，多同志到長江各省運動軍隊，已經來不及了。革命軍失敗後，黨人犧牲掉

這是同盟會員第一次的流血。

革命失敗後，第二年（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的春天，國父
專秋又籌備在潮州起事，國父從日本派喬義生和日人萱野等到內地接應，後
同志沒有能齊集，所以沒有起事。（五）同盟會與革命黨南去。辦得決了
萍瀏起事後，清政府看到各地革命的潛勢力，非常恐慌。東京的同盟會本部，
父在日本的行動，更爲人所注意。

知道國父在日本，是中國內地一切革命的策源地，而日本又離中國這樣近，次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將革命黨人逐出日本境外，日本政府承允了。紀元前五年的正月二十日，國父便帶同着胡漢民等往南洋去。他們先到了來再到安南，在河內設總機關部，計劃革命軍事的進行。(六)內設機關部，月間，國父的信徒余通余濟成等，率領潮州饒平縣黃岡的會黨，預備採取械起事。剛剛這時會黨中人，爲警兵捉去押禁，於是會衆便攻入協署，殺

黃岡，向洪洲前進，可惜不久便被潮州的鎮兵打敗。後來他們約定九月間在海陸豐起事，國父派了萱野送軍械到惠州油尾附近，因爲消息洩漏，沒有起卸便仍回日本。(七)會黨起事，由於恐不其敢哭。當潮的黨員黃史，到人人言下將受炮彈。

黃岡方面既不順利，國父便令鄧子瑜連絡會黨，在四月二十二日，起事於惠州七女湖，博羅會黨起來接應，但先後都被清兵和團練打敗。京、同盟會前會長，對會一團不氣。這是國父第二次和第三次失敗，但國父決不因此而灰心。發誓與清軍。(八)

國父第三次的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國內的人心却大見振作了。許多熱血的青年，忍受不住黑暗政治的壓迫，都起來作反抗的舉動。廣州劉思復的謀刺李準，（八）浙江徐錫麟的擊死安徽巡撫恩銘，（九）以至於秋瑾的被捕犧牲，（十）雖然事情沒有成功，但那種悲壯的事實，激昂的氣概，已經使一般人受到重大的刺激了。

同年七月，廣東欽廉兩府有加重糖捐的事情發生，於是鄉民推舉劉恩裕做首領，起來反抗。

滿清政府派郭人漳趙伯先兩軍去平亂，欽廉民衆也推代表到安南河內，向國父求援，希望國父能發動武力，他們願作內應。國父於是派黃克強去見郭人漳，派胡毅生去見趙伯先，勸說他們服從革命。兩人都表示贊成，說只要有堂堂正正的革命軍起來，他們必定反戈相應。

國父看到機會很好，便派萱野長知回日本購買軍械，同時在安南招集同志，聘請了許多法國退伍軍官，預備等到軍械到了，便佔據防城，以及東興一帶沿海的地方，爲革

命軍的根據地。

東興和法屬安南的芒街，僅僅隔開一條河，有橋可通。只要有軍械，立刻便可組織成功二千多人的正式軍隊，再集合欽州團勇和新軍，便可成爲一枝聲勢浩大的革命武力。

誰料東京方面，因購械事發生風潮，計劃完全破壞。當時黨軍和清軍的內應，已於二十七日攻破了防城，等着武器不來，十分焦急，便向欽州方面發展，希望郭人漳部隊出來響應，結果失敗了，黨軍又回到靈山，希望趙伯先部隊接應，結果又失望了。（十一）

在沒有辦法之中，國父便叫他們退入十萬大山。

這是國父革命軍事的第五次失敗。

那時滿清政府派鐵良到江西萍鄉去考察設立兵工廠的計劃，鐵良沿路騷擾，王漢因，謀刺不得，投井自殺。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勸各國考察憲政。

國父以緩和民心，吳德特別從安徽趕到北京謀炸宋成，因而被害。

(三)紀元前六年夏曆七月，浙江黨人曹阿狗因謬演陳天華所編的「猛回頭」一書，被滿人嵩連殺害。

(四)見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上冊頁二五：「萍醴之役」；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二十八章「丙午萍瀏之役」；中山先生自傳。

(五)見建國月刊一卷四期鄧慕韓述「孫先生自述拾遺」頁八四；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九八。

(六)見 國父自傳；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一九六：「二十日偕胡漢民汪精衛往星洲，轉赴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經營粵桂滇軍事。」

(七)同上頁一九五。

(八)同上頁一九八。

(九)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冊第三十六章：「丁未安慶徐錫麟之役。」

(十)秋瑾字璿卿，別號競雄，又稱鑑湖女俠，一九〇七年六月四日在紹興大通學校被捕，紹興知府責福嚴厲訊問，秋瑾只寫「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爲口供。關於詳細的情形，可參閱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冊第三十七章：「丁未紹興秋瑾之役。」

(十一)同上第四十四章：「丁未防城之役。」

(四一) 從第六次到第九次革命失敗

欽廉革命失敗後，國父便和黃興胡漢民，以及法國軍官安南同志百多人，改由安南進攻廣西。因為鎮南關的形勢險要，預備先佔領了做軍事的根據地。

鎮南關附近那樸村駐紮遊勇，很有戰鬥力，國父便派人去聯絡他們，作為進攻鎮南關的先鋒。

民國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夏曆十月廿六的晚上，革命的先鋒隊突然進攻鎮南關，大家偷偷地走山背後爬上去，守兵沒有多大抵抗，便降順了革命軍，第二天早上，鎮南鎮中鎮北三砲台陸續地舉起了青天白日旗，於是這個被法人稱為東方第二旅順的鎮南關便收復了。

國父那時設機關於河內甘必達街六十一號，廿七的上午接到佔領鎮南關的電報後，第二天早上便和黃興胡漢民，以及日人池亨吉法國退職砲兵上尉男爵狄氏等人，坐了越

西鉄路的火車到前線去。在同登站下車，直向那模村進發，下午便到了。

那時關上已預先派人來接，就在這天夜間點着燈上山，黃興因爲身胖體重，由幾個人扶着上去。早上九點鐘到關，軍隊十分歡迎。那時清將陸榮廷還堅守着鎮南關本營，專候龍州大兵，所以這天僅派小隊向三個砲台攻擊。革命軍也專候國父的來到，再向龍州作大規模的進擊。

三個砲台之中，鎮北是頂重要的一個，國父便和黃興等在鎮北指揮作戰。他先檢閱一下砲台的內部，查出有十二生的克虜伯大砲一門，其餘小砲十門左右，大小砲彈有幾千個。

廿九日的清早，清軍援兵已到，齊向革命軍攻擊。國父便指揮法武官狄氏親自發砲，向距離四千米突的清軍大本營轟射。第一彈便打中了，清兵死傷了六十多個，十分慌張。

國父便下令大小各砲陸續施放。遠遠地不見清營着火，一股股的黑煙直冒起來。

那天下午有一個採樵的女人，拿着清軍參將陸榮廷的密函登山求見，信裏最重要的幾句話是：

「榮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於輕舉妄動。及觀今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傑孫逸仙先生爲公等畫策，無任欽佩。榮廷現有衆六百餘人，隨時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驅使。倘荷錄用，即請給一確證，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則有清兵五百自憑詳開來。後日更有清軍二千自龍州開來，事急萬分，祈爲自重。」

國父接到信後，便討論辦法，結果以山上大砲雖多，而快槍缺乏，沒有方法進取。決定由黃明堂堅守五天，國父和黃興等立刻回河內籌款買槍，以資接濟。一面寫密函，仍舊叫樵婦帶回陸營，叫他爲內應。

廿九的晚上，國父和黃興等下山，仍從山後的小路下來，剛剛遇着大雨，又因爲近敵營，不便點火，在黑暗中摸索下來，潤濕的山路很不好走，好久才到山下。

到文煙時，已經半夜裏了，住在同志瑪那的家裏。第二天早上，忽然有法國武官來

查詢，池亨吉便把日本政府的護照拿出來，說是同了夥伴來觀戰的，並無其他用意。法武官沒有話說，握手而別。

一行人在十一月初一日上午登車，正午到了諒山，已有河內僑商楊壽彭等來接。到了河內之後，便從事於籌餉購械兩事。那時有法國銀行家前來接洽，願向本國代募革命軍債二千萬元，不過第一批若干萬元。要在佔領龍州的一天才能過付，雙方正在協商條件，在初五的晚上已經得到鎮南關失守的消息，借款的事便停頓了。

原來孤守鎮南關的軍隊，因為十萬大山的軍隊路遠不能到，清軍援兵大至，連戰七晝夜，最後不能支持，才棄關退入安南境。(二)這是 國父第六次的失敗。

清政府自鎮南關的事件發生後，便回駐北京的法公使交涉，聲明 國父現居安南河內的甘必達街六十一號寓所，指揮革命軍事。鎮南關事件是 國父的主動，說是大礙清法兩國的邦交，要求將 國父驅逐出境。

法公使向巴黎政府報告，結果由越南總督在談話裏，勸 國父離開安南。 國父到

這時便把經營粵桂滇三省的軍事交給黃興和胡漢民兩人代理，他自己在第二年（紀元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的二月裏離開安南，到新嘉坡去。那時 國父年四十三

歲。

關於革命軍佔領鎮南關的事情，安南法文報記載得很詳細，現在譯錄一段如下：

(三)

最近來華人從越南赴廣西邊界者且昂其侈，留心時事者多疑不日有大事發生。至十二月初十日，果不出所料，是日夜半至二日拂曉，有中國革命黨人一隊從那模村附近突然攻擊鎮南關砲台三座。該處有清兵百數十名，守兵皆已納降，守備不肯，乃褫其軍服，放之於同登，且軍許其自回諒山私宅。於是革命軍三色旗飄揚於三要塞之上。三日清晨至十時頃槍聲不絕，此

乃革命軍從山上砲台與鎮南關東方之清軍小砲台互相轟擊之故。未幾山上忽吹洋號進軍，旋有革命軍四十餘人欲下山襲擊清軍大營，因清軍開放七生的野戰炮極為猛烈，遂即退入台內。革命軍總數似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又由同登至鎮南關之路上，有華人多名及日本人八名。九名或乘馬或乘車，馳赴戰地，此輩皆由東京而來。與此次軍事極有關係。風聞革命黨在

諒山貯有巨款，該處居民曾日擊駐同登法國軍務官兼丈勇團司令陶菲於二日率馬隊視察鎮南

張黃與陸兩軍人，謀議自決，決計與法軍相持。然革命黨首領等在同登休息及進餐之際，各人皆與法國武官交關時，革命黨對之行禮致敬。當革命黨首領等在同登休息及進餐之際，各人皆與法國武官交換名片，故對法國絕無惡意云。——十二月六日法文東京獨立新聞。

（毒害）國父離河內時，允黃興籌備重入欽廉，以集合那邊的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計劃取雲南做根據地。只言更番，更番代。效是國父計其五，取元兩三。

黃興在那年的夏曆二月十二日，帶領了欽廉的那枝軍隊，繞道安南，進攻欽州。法國守兵都拍掌歡迎，絕不干涉。飄揚着青天白日旗，高吹着洋號，革命軍列隊前進，路上遇到清軍一小隊，被黨軍衝散。於是他們便佔據了欽廉上思一帶，支持了幾月，大小數十戰，敵人一見便逃退。黃興的聲名因而大振，可惜後來因為彈盡援絕而退去，這是國父第七次的失敗。（四）國父重獲救日人，其安南黨主則謂。對來本國革命

辭職。第七次革命剛剛失敗，接着便來了第八次革命。

國父到新嘉坡後，黃明堂和同志一百多人，連絡了清軍，在三月廿九日襲取了河口，並佔領了南溪，清軍降的有五千人。雲貴總督錫良聽到消息後大驚，於是調集營隊，

電機關在廣州高第街宜安里，專門主持這件事。

運動新軍妥當後，預備在第二年的正月起事。那時新軍有熱度過甚的，借二標營兵士和巡警因細故衝突的機會，在元旦的一天，乘機起事。到第三天便和水師提督李準正式打起來。倪映典倉猝入營；親自帶領了一部分軍隊從沙河進攻省城，到橫枝岡，被敵軍襲擊，倪映典中流彈死，軍中無主，於是便紛紛散掉了。——這是國父第九次的失敗。

• (八)

經過這多次的失敗，國父的信徒們十分失望，同時又因為向華僑募捐受了刺激，於是黃復生汪精衛等七人，組織一個暗殺團，到北京去謀刺清攝政王載灃，沒有成功，黃汪兩人都被捉囚在獄中。(九)

第二年的三月，南洋黨員溫生才在廣州擊死孚琦，自己也送掉性命。——這些起事和炸殺案，直接間接都是受了國父的感化或指導的。(十)

(一)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冊第四十六章「鎮南關之役」；文公直編中華

民國革命史頁二七。

(三)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冊頁一九七。

第二手

(四)見國父自傳；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頁二八。

第五冊八路 (五)見文公直編中華民國革命史頁二八「河口革命」；國父自傳。

第六冊黃世三 (六)見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 總理年譜頁二一四——二一五。

第七冊

(七)同上頁二一〇。

(八)

(八)見建國月刊六卷四五期陳春生著「庚戌廣州新軍舉義記」。

(九)見東方雜誌三十週紀念號汪精衛自述；國父自傳；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冊第五十章戊申汪黃謀炸清攝政王；甘乃光編中山全書頁一二七——一二八。

關於黃汪炸案，中山先生自傳中說是六次革命後的事，其實黃汪起意於六次革命失敗後，發動則在第九次失敗之後。

(十)見文公直著中華民國革命史頁三五。

附記

(附記)關於欽廉革命到溫生才刺李琦的一段史料，在中國革命史上當然是很好的材料，但在國父傳記上只能簡略地說一下。

激勵精神貫澈始終

隨取事國父自從鎮南關革命失敗後，便從安南移居到新嘉坡。

滿清政府因為國父屢起革命，十分嫉視。安南香港日本各地，因為和中國很近，國父都不能自由居住。以致國父對於中國的活動地盤，已經完全失却。於是他便把國內一切計劃，都交給黃興胡漢民二人。他自己便再作漫遊，擔負籌款的責任，以接濟革命的進行。(一)

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國父在新嘉坡，決定到歐洲去漫遊，那時國父四十四歲。

惠州防城欽廉河口等次的革命，革命的槍械糧餉，都依賴南洋僑胞的資助。到這時候革命的局勢，一天天的擴大，用度也因此更加繁重。國父想向英法荷等國政府，或其資本家方面活動借款，所以決意重到歐洲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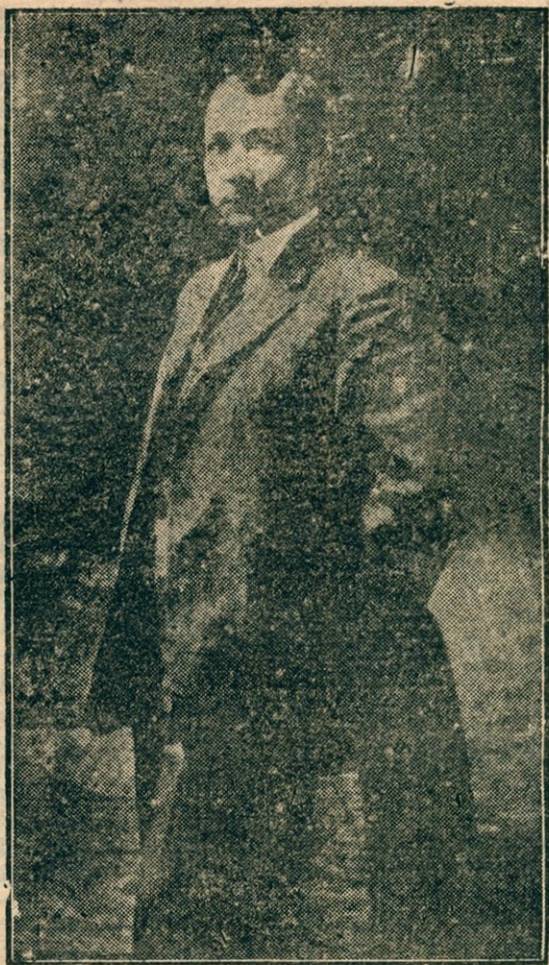
那年夏曆的四月初一日，國父從新嘉坡啓程到歐洲去。南洋的黨務，委託鄧澤如等維持進行。在五月初三日。船到法國馬賽，國父便上陸到巴黎去。(三)

國父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和法國一位資本家接洽投資的事情，因為得到前安南總督賴美的贊助，談判要成功了，忽然法國政府改組，新內閣總理比利仁不贊成這件事，資本家因此猶豫不決。國父曉得事情不成功，便離開法國到比利時。(四)

六月十七日，國父到了北京，視察那邊的黨務，二十二日到了英京倫敦，看到那邊沒有多大發展，便在夏曆的九月十七日從倫敦啟程，再到美洲去。

第二年廣州新軍舉義時，國父正從美國東行中，到舊金山時，聽到戰敗的消息，立刻取道檀香山日本而回東方。經過日本時，曾經秘密登陸，後來立刻便被警察探出，不准居留。於是便由橫濱渡南洋，在七月間到了庇能（檳榔嶼）。(五)那是紀元前二年（一九一〇）的事，國父年四十五歲。

國父回來後，便帶了他的眷屬移居庇能柑仔園。南洋同盟會支部也已從新嘉坡遷到庇能。國父的大哥孫眉，和黨員黃興胡漢民等，先後都到了庇能。國父於是便再計劃軍事行動。(六)



國民紀元前三年
(在法京巴黎)

那時各人因爲新敗之後，良好的機關被破壞了，便利的地盤也失掉了，加以新軍獷狽地避到南洋來的，爲數也不少，招待安插，費掉不少財力，革命黨的食住行動等費用，也發生恐慌，大家看到革命的前途，似乎籠罩在一層死灰色中。談到將來的計劃，沒有一個不搖頭嘆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沒有話說。（七）

國父這時非但不灰心，並且鼓勵他們，安慰他們。

他說，這樣一次失敗，那裏便要灰心呢？從前他的失敗，幾乎爲世界上不當人看待，比起現在，實在有一百倍的困難。現在我們雖然一時失敗，而革命的風潮已經盛行，華僑的思想也已開通。從今以後，只怕我們沒有計劃沒有勇氣罷了！如果大家能始終不變，抱定宗旨，那麼財用一層，自己當出力負責設法。（八）

那時黃興以爲廣東省黨人，受了很大的打擊，不容易再起事，因此想改從緬甸入雲南，聯絡雲南的軍隊起義。國父仍以爲廣東重要，一力主張在廣州重起。趙伯先說，如果要再起事，必當遣人帶了幾千塊錢回國接濟同志，免得他們散掉。

庇能會議的目的在籌款，現在計劃既定，國父便預備遍遊南洋各處。但那時荷屬認國父是危險份子，不准前往，日本安南暹羅復有出境的命令，英屬又因為國父在庇能清風閣演說革命，丘哲卿把演辭拿去登在報紙上，並譯出刊在西文報中；又有林某報告當地政府，說國父演講革命運動籌款，恐怕和地方治安有礙；於是當地政府乃勒令國父一星期內出境。(十)

以東亞大陸的廣大，南洋島嶼的繁多，竟沒有一寸的土地可以給國父立足，國父當時的處境，該是多麼的困難呵！但偉大的革命領袖，他只知道爲大家謀解放，決不注意個人幸福的犧牲的，於是國父便不得不遠遊歐美了。(十一)

南洋英屬，地廣人多，革命同志的數量也大。那時鄧澤如奉了國父的囑咐，担任英屬籌款的責任。胡漢民在新嘉坡籌款，十多天後，數目還沒有上萬。胡漢民因爲這個數目，距離國父的預算，相差過多。各同志對這次舉事雖贊成，可是款項却只量力而

止，傾家爲國却不易辦到，於是便約鄧澤如到新嘉坡，商議進行。鄧澤如到了新嘉坡之後，以爲以這地方之大，人數之多，決不會沒有熱心的人，第一步要設法使他們瞭解。決議在晚晴園開會，同志們相繼演說。

胡漢民說明這次國父決定大舉計劃，實在是漢族存亡的關鍵，現在內地同志，都竭力籌備，等待着機會發動；尤其希望海外的同志，能夠竭力資助，使事情成功。

後來黃興和鄧澤如在壩羅會見了，黃興因爲荷屬的款子靠不住，而英屬僅得萬元，現在事勢已迫，如英屬不能籌足預定的數目，那麼局勢絕對處於失利的地位，因此不願再回香港，惟有決心實行個人主義，學黃復生一樣的犧牲自己和滿洲當局拚命而已。說着，便大哭起來。(十二)

大家聽到黃興的憤激，都興奮起來，努力籌募的結果，慢慢也有五萬的數目了。

底能會議時，國父寫信到美洲，請他們籌款。從下面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國父

的熱烈和決心。(十三)

「前函所云需十萬元，始能布置周到，實收成功之效者，非待十萬到齊後發動；刻下已開始陸續布置，在在籌款矣。此次之動，乃因日俄協約，時勢甚急，汲汲不可終日；而內地革命風潮，亦已普及，民心軍心，皆同歸向；加以吾黨久困奇窮，不能稍待，有此三者相迫而來，不得不發，故主動各人，決意爲破釜沉舟之舉，誓不反顧，與虜一搏。有十萬元爲事前之布置固起，無之亦必冒險而起也。况精衛君已去，吾輩何忍徒生；若事不成，則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也。弟亦決意到時潛入內地，親與其事。故今日若得十萬元，則出以安全；不得十萬元，則必出以冒險耳。此十萬元不過一安全冒險之問題，非起不起之問題也。今內地同志已有決死之心，亦何暇計其安險。但念海外同志，必不忍內地同志獨出冒險，而不一援手，以拯之於安全之地位也。故欲各盡所能，以相有濟；內地同志捨命，海外同志出財；庶免內地同志有輕擲寶貴性命者，則誠莫大之幸矣。弟望美洲各都同志，各盡義務，惟力是視，能籌足十萬元固佳，否則多少亦望速速電匯，以應急需，是爲至禱！中國興亡，在此一舉，革命軍盡此一役也。十一月由南洋，弟孫文謹啓。」

美洲華僑籌款，由陳耀垣馮自由等辦理，本很踴躍。國父在同年（紀元前二年）十一月六日從庇能出發，到美洲後，華僑的籌款，更見可觀，除南洋以外，大概以維多利亞溫哥華都郎度的致公堂最是努力。都埠的致公堂甚至把產業變盡，以應軍

需，以許一鄂等人主持最力。(十四)

一九一〇年的大籌款，以國父的倡導，爲數很可觀，大概在十五萬元到十八萬元之間。(十五)這數目在滿清政府不夠修理一個御用的花園，但在那時的國父和他的信徒，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了。

款項既有了着落，於是才開始了第二年的大革命。

(一)見國父自傳；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總理年譜頁三二九。

(二)同上。

(三)同上：「五月初三日抵法國馬賽旋至巴黎。」

(四)同上：「居月餘，與法國一資本家接洽投資事，得前安南總督賴美贊助，將成，乃法政府遽然改組，其新內閣大臣比利仁，不予同意，資本家因遂遲疑，總理知事不諧，離法科比。」

又中山全書(甘乃光編)頁一四八一—一四九一抵歐洲以後致各同志述借款書。

(五)見國父自傳；甘乃光編中山全書頁一二八：「由美回南洋時致吳稚暉書。」

(六)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冊頁一四〇。

(七)見 國父自傳；鄒魯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第二節。

(八)見 國父自傳；鄒魯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

(九)見 國父自傳；鄒魯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

(十)見 國父自傳；鄒魯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中冊頁一四一。

(十一)見 國父自傳。

(十二)見鄒魯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第二章第一節；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

史中冊頁一四一。

(十三)見鄒魯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

(十四)見鄒魯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建國月刊第六卷第四五期合刊梅喬林李綺庵

編「開國前美洲華僑革命史略。」

(十五)見鄒魯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黃興胡漢民的收支報告。

(四三) 第十次革命及其失敗

鹿能會議以後，國父既爲國內革命軍事運動解決了經濟難題，又指示同志們此後

第二編 壯年時期

發動的方向和路徑。同志們奉了國父的命令，以革命黨全部的人力財力，先在廣州發動，然後輪到長江各省，於是便組織統籌部分職任事以成政府的規模。(一)

統籌部設在跑馬地三十五號，大家推黃興做部長，以下的機關各自分設。另外設立實行部在香港的擺花街，專門製造炸彈。又因為從前的失敗，都因為一機關一部分破壞，每每牽連全局，議定各事由主任負責，不相過問，以保持慎密。

實行的第一步，一方面運動新軍和防營，一方面運動各地民軍。又預定攻下廣州以後，一部份進展湖南湖北，二部份由江西向南京，一部份留在粵省做預備隊。籌備好後，於是照國父的預定計劃，徵集同志八百多人為先鋒隊，開始發難。二國父的革命

後來他們又在廣州設置機關，事情是很有趣的。

因為廣州租屋，必須有担保並有家眷的才行。於是海旁西街和寶賢坊兩處先後設立米店，以為担保租屋的用處，同時即可把米袋藏着器械，以便運械。至於家眷，那麼除原有姊妹妻女以外，便由女同志假做家屬，以掩人耳目。便是用僕也都由女同志充任